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上海五權書社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4156B

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#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劉谿 徐哲身撰

天台山農評

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選婿 大夫守義當讎拒婚

話說劉秀緩步登壇，南面坐定，受文武百官朝賀已畢，改元建武，頒詔大赦，改鄴城爲高邑。是年本爲更始三年四月，史家因劉秀登基，漢室中興，與劉玄失敗不同，所以將正統歸於劉秀，表明建武爲正朔。且劉秀後來廟號叫做光武，遂沿稱爲光武皇帝。小子依史演述，當

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選婿 大夫守義當讎拒婚

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還婿 大夫守義當驛拒婚

二

然人云亦云；從此將劉秀文叔四個字，高高擱起，改名爲光武皇帝。讀者須要注意，以後如說到光武皇帝，却就是劉秀文叔了。閑文剪斷，敝歸正文。如今光武正統已定，先暫按一段，特將劉玄一面細敍一敍。話說劉玄在長安聽說劉秀正了大統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忙將李松趙萌召到殿上說道：兩位卿家，你們曉得麼？如今又出了一個皇帝了。李松趙萌聽他這話，大吃一驚，一齊問道：誰做皇帝？劉玄笑道：就是劉秀啊！適才探事官進來說的。劉秀現在鄗城，自立爲大皇帝，頒詔大赦天下了。我想他既然要做皇帝，不如就讓他去做罷，省得我吃辛受苦的煩麻不了。李松忙道：主公，你這是什麼話？自古道，萬民之主，九五之尊，豈可輕易讓與他人的？如今他既然做了皇帝，我們要趕緊想法子將他撲滅才好。劉玄翻了一會子白眼，才答道：你們忒也多事，別人要做皇帝，與你們有什麼相干呢？趙萌急道：你曉得什麼！目下不想法子去撲滅他們，一俟他們勢力養成，就要來撲滅我們了。劉玄笑道：這話更是胡說；天下那有這樣不講理的人？他做皇帝，我也不去反對他，他反要來尋着我嗎？恐怕沒有這回事罷！李松急道：偏是你講得有理；到了刀斧臨頭，你才後悔呢！劉玄把頭搖得像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煞博浪鼓一樣，一百二十個不相信。二人也無法可施。一班文臣武將，早有異心。張印申徒建出班奏道：蕭王劉秀，天下歸心，今正大統，正是順天應人，主公識時，何不趁機讓位呢？劉玄大喜道：二卿之言，正合吾意。他方才說了兩句，尙未說完。李松剔起眼睛，向張印申徒建厲聲大喝道：賣國求榮的奸賊，快少開口。張印被他一罵，只氣得三光透頂，暴跳如雷，亦潑口罵道：你這狗頭，是什麼東西，擅敢潑口傷人。朝廷大事，自有公論，何用你這膳夫干預？羞也不羞。李松更不可忍耐，忙大聲喊道：武士何在？話猶未了，從後面轉出武士十餘人，各懷利刃，直撲二人。張印見勢頭不對，忙在腰間掣出寶劍，一路砍出殿門，無人敢當，竟讓他走了。申徒建措手不及，被衆武士刀劍齊下，登時砍得血肉模糊，死於非命。這時劉玄嚇得矮了半截，渾身發抖的動個不住。這時趙萌王匡陳牧三人，也不待令下，便去點了五千精兵，逕紮新豐。李松也帶了三千兵馬，去紮擲城。誰知張印出來，便飛馬趕到華陰，投奔赤眉大帥樊崇，百般攛掇，勸他出兵，進襲長安。樊崇早有此心，可巧軍中刼到劉氏子弟二名，崇心中忽生一計，便將一個名叫劉盆子的，扶爲皇帝，招搖惑衆，聚衆興師，直向長安進發；一路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選婿 大夫守義當驛拒婚

四

上搶劫燒殺，無所不爲；未滿三日，已到了長安城下。旌旗蔽天，矛戈耀日。長安城中雖有些兵士，無奈皆是老弱殘卒，那有抵抗的力量，只得連夜保着劉玄逃到新豐。趙萌、陳牧、王匡等，聞報大驚，星夜聯合擲城李松來復長安，八千人馬，將長安圍困得水洩不通。樊崇、張卬帶了三萬赤眉，進得長安，肆意劫掠；未到半日，已經劫得十室九空；聽說劉玄兵到，慌忙收集衆賊，開城迎敵。各排陣勢，大殺一場。李松、趙萌等抵敵不住，引兵敗走，衆賊兵領隊追上，將李松等殺的殺，捉的捉，一個未曾逃脫。衆賊大勝，收集兵士，將劉玄帶到殿上。劉玄嚇得面無人色。劉盆子坐在殿上，好像泥塑木雕一般，一言不發。樊崇大喝道：「那個劉玄到了現在，還不將玉璽交出，等待何時？」劉玄只得將玉璽卸下。張卬張目大叱道：「這樣無用的東西，留在世上，有何用處，還不將他結果了呢？」忽的兩傍邊轟雷價的一聲答應，將劉玄、趙萌等一千人完全縛起。劉玄滿口哀告。劉盆子倒心中好大，不忍對樊崇說道：「樊老爺子！我看這些人怪可憐的，不要殺罷，將他們放去就是了。」樊崇倒也強盜發善心，正要傳令放下。誰知張卬恨如切骨，厲聲說道：「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生。今天將他們放了，難保後來不來作對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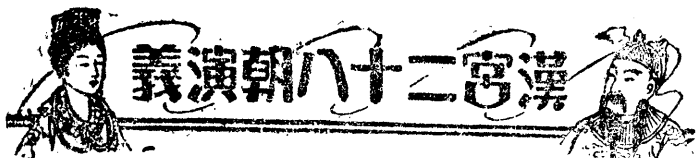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到了那時，才後悔不及呢！樊崇聽了他這兩句話，心中一動，忙喝道：推出去砍了！話猶未了，走出幾個武士，鷹拳活雀般的抓了出去；刀光一亮，可憐劉玄、趙萌等身首異處了。樊崇對張印說道：我看劉玄手下有一個將官，名叫成丹，端的是個好漢；現已被我們捉住，囚在後面；要是將他收服住了，倒是一個大臂膀呢！張印點首道：不是你說，我幾乎將他忘了；此人與我有一面之交，憑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來降就是了。樊崇大喜道：如此，就煩神前去罷。張印滿口答應，告辭出來，到了後面，令人將成丹放下來。張印打恭作揖的說道：小弟遲來一步，致將軍受屈了。成丹滿面羞慚，低頭無語。張印又道：吾兄智勇雙全，屈居羣奸淫威之下，弟實替兄抱屈。如今樊將軍扶助劉盆子爲帝，何不施一臂之力，建功立業？將來名垂竹帛，永遠不朽呢！成丹答道：敗軍之將，尙有何顏再事別主，請從速處決罷。張印忙答道：大丈夫棄暗投明，方不失英雄本色，請將軍不要執一才好呢！成丹也不答話，默默無言。張印心生一計，忙着人將樊崇請來。樊崇見了成丹，躬身到地，口中說道：得罪將軍，千祈恕罪。成丹趕着答禮說道：敗將請速處決罷！再加以禮節，實在無地可容了。樊崇笑道：將軍那裏話來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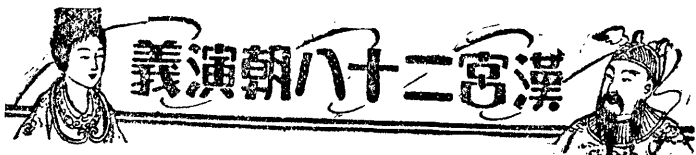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亂世之秋，四方無主，惟盆子是漢家嫡派，所以不才等願效死力，扶助主公，恢復漢家基業。將軍肯以萬民倒懸爲念，請助一臂之力，崇等感謝不盡矣。成丹仍未答話。又經張印軟說細勸，成丹才死心塌地的服從他們。話休煩屑，再說光武帝接位之後，連日接到各處消息，先聽說赤眉造反，倒也不十分介意；後來聽說劉玄等被赤眉殺了，長安失守，勃然大怒，便與鄧禹商議道：如今赤眉猖獗，若不早除，必爲大患。鄧禹笑道：赤眉烏合，未足爲患，臣願請兵五萬，一鼓蕩平便了。光武帝大喜道：卿家肯去，孤無憂矣！卿家請先出發，孤卽首取洛陽，後來隨機策應如何？鄧禹大喜，點頭稱是，忙下令點齊人馬，自己帶了馮異、王霸、耿弇、李通、劉伯姬、景丹六員大將，尅日與光武帝分頭出發，在路非止一日；那日到了長安城外，紮下大營，埋鍋造飯，還未晚餐，猛聽金鼓大震，一隊賊兵，從西南上斜刺殺來，原來樊崇等早已得着消息，日夜預防。這隊賊兵，正是成丹領兵在城外巡閱，瞥見東南上煙塵大起，曉得漢兵已到，忙來迎敵。鄧禹見賊兵已有準備，心中也自吃驚，忙點將帶兵，列成陣勢；一眼望見成丹躍馬橫槍，立在垓心，便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回頭向馮異笑道：那不是成丹麼？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異道如何不是鄧禹道頭陣要煩將軍出去，方不致失了銳氣。馮異心中一想，今天鄧先生獨要我出馬，是什麼意思呢？沉吟了一會，猛的省悟道：是了！他一定教我去罵他一番，曉喻大義吧。他想到這裏，更不怠慢，倒持獨脚銅人，撥馬闖到核心，向成丹招呼道：來者莫非成功曹麼？成丹雙手當胸一拍，答道：然也。馮功曹別來無恙否？馮異點了一點頭，開口說道：成將軍，我們分別以後，不覺倒有四年多了。聽人家說：你扶助劉玄，我很替你可惜！以為朋珠投暗，永無出頭之日了。他說到這裏，成丹也不答話，拍馬搖槍來取馮異。馮異暗想道：本來鄧先生教我來指陳大義，不想這狗頭竟不受教訓，只好將他打殺罷。他揮動銅人，與成丹翻翻滾滾，大戰了一百多合。成丹深恐馬乏，忙用槍逼住馮異，喝道：等一會，我換馬來，和你決一勝負。馮異哈哈大笑道：今天勝負已分，何必再分勝負呢？成丹剔起眼睛，喝道：你待怎講？馮異不慌不忙的說道：你也是個功曹，我也是個功曹，你入赤眉，我爲漢將，同是一樣出身，却變着兩般結局，可嘆呀！可惜！請問你的心肝到那裏去了？不顧天下萬人唾罵，竟爲赤眉強盜，不獨貽羞三代，且要遺臭萬年。我馮異爲漢家名將，功垂竹帛，你成丹爲落草強徒，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還婿 大夫守義當驢拒婚

八

殺之不足以謝萬民；到了勢窮力盡的時候，刀斧加頭，後悔無及了！如今誰勝誰負，天下自有定論，無須我再嘵嘵了。你且回去，細思我言。馮異罵到這裏，成丹滿面雪白，口吐白沫，大吼一聲，往後便倒。馮異見罵倒成丹，忙揮軍掩殺，衆賊兵拼命價的將成丹搶入城中，緊閉城門。樊崇見成丹這樣，大吃一驚，忙問什麼緣故？衆賊便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。張卬發恨道：「巨耐馮異這個匹夫，信口亂言。成將軍是個直性的人，竟被他佔着上風去了。讓我出城和這匹夫分個高下。他說罷，點齊三千人馬，吶喊出城，一馬闖到核心，厲聲大罵道：『馮異！賊子，快來納命！馮異得勝，正要回營，聽他罵陣，勃然大怒，兜轉馬頭，正要動手，瞥見耿弇一馬飛出，扭住張卬便鬥。二人大戰了八十多合，張卬刀法散亂，力氣不勝，帶馬要走，馮異穿雲閃電般的闖到核心，大吼一聲，一銅人如泰山蓋頂的打了下來。張卬大吃一驚，措手不及，登時腦漿迸裂，翻身落馬。耿弇揮動大隊，掩殺過來，將那些賊兵只殺得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只恨爺娘少生兩只腿，沒命的四散奔逃。馮異與耿弇又領兵追殺一陣，才收兵回營。鄧禹大加贊賞，一宵無話。到了第二天，正要領兵攻城，只見城門大門，並無一軍一卒，鄧禹心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中好生疑惑。耿弇道：「想是賊人連夜逃去了。」馮異道：「這倒不可料定。衆賊的詭計多端，倒要小心一點纔好。」他們正自議論，忽見探馬進來報道：「賊人連夜向陽城去了。」鄧禹問了個實在，才領兵進城。剛到城門口，猛聽得裏面隱隱的有鼓角聲音，馮異大驚，撥馬帶兵回頭。衆三軍見頭隊退下，便知有了緣故，連忙陸續回頭。倒把一個鄧禹弄得莫名其妙，忙問：「馮異是什麼緣故？」馮異道：「方才正要領兵進去，猛聽得裏面鼓角怒號，這不是顯係有賊兵埋伏麼？」鄧禹就沉吟大笑道：「將軍錯矣！豈不聞兵法有云：虛即是實，實不是虛；是實非虛，非虛即實麼？」我想一定城內沒有一兵一卒了。」馮異道：「這倒奇了！你說沒有，鼓角聲音，究竟從那裏來的呢？」鄧禹笑道：「你們大膽進去，自有道理。」李通王霸那裏還能忍耐，縱馬入城。大隊也隨着入城了，到了紮營之所，進去一看，原來是幾只羊，被賊兵吊在牆上，頭朝下面，在羊頸下懸着一面大鼓。那羊吊得難過，前面兩只脚不住的在鼓面上亂搔。在外面聽起來，倒也抑揚頓挫，像煞人敲的一樣。諸將看到這裏，才佩服鄧禹的高見。原來樊崇見張卬陣亡，成丹又病，料知孤掌難鳴，點齊衆賊，向陽城遁去。到了陽城，正要行劫，有一個頭目上前獻議道：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選婿 大夫守義當讎拒婚

十

此去漢家陵墓不遠，何不去掘棺搜抄一下子？一定有不少奇珍異寶呢！樊崇大喜，便棄了陽城，轉道向陵寢進發；不到半日，到了園陵。守陵的官吏，早已溜之大吉。一衆赤眉，闖進陵寢，揮動兵刃，不多時將一百三十二座后妃的塚廓，完全撬開，將棺材擡出，動刀動斧，七手八脚，將棺木劈開，只見那些妃子顏色如生，渾身珠寶玉器。那些賊兵，將珠玉劫下，每人按着一個死美人，實行工作起來。樊崇最注意是呂后的塚廓，等到將棺木劈開，只見呂后含笑如活人一樣，真個是千嬌百齡。樊崇淫心大動，叱退侍從，解甲寬衣，竟與呂后做起生死交易來了。等他方才將事做過，那呂氏的尸身，突然化成一灘血水，和槎樣白骨，把個樊崇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從地上爬起；渾身沾着許多血水，既腥且臭，懊惱欲死；正要領隊出陵，猛可裏四處喊聲大起。李通王霸耿弇馮異帶了無數兵馬，闖進園陵。一班赤眉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全被生生的縛住。樊崇還要抵抗，爭奈來將誰不是猛如虎豹，還容他動手嗎？衆將奏凱而回，到了長安。鄧禹領隊出城迎接，一一慰勞已畢。耿弇道：鄧先生妙算如神；果然我們馬到成功，一些也未出先生意料之外。鄧禹笑道：不才早已料到這些奴才，一定是要做





出這一齣來的。大家進了城，互相道賀，專等光武帝到來。到了第二天辰牌時候，早有探馬飛來報道：聖駕現在已到新豐了！請先生定奪。鄧禹聽得，便知洛陽已得，十分喜悅，忙預備接駕，大排隊伍。長安城中的百姓，聽說光武帝到了，誰也如見天日一般，頂香捧酒，將一條長安大道，跪得密密層層；到了午牌時候，才見斧鉞羽葆，一隊一隊的擁護着聖駕，遠遠而來；後面旗幟飄揚，追隨着無數的大兵；霎時到了城邊，衆百姓齊呼萬歲。光武帝下了龍車，一一親自慰問已畢，然後才慰勞衆將士；一會子領隊進城，即日升殿。鄧禹出班將掃除赤眉的前後說了一遍。光武帝滿心歡喜，便傳旨將樊崇、成丹等一班渠魁，梟首示衆。劉盆子將玉璽摘下，格外施恩，封爲榮陽侯，賜俸終身；發放既定，於是大封功臣，所有什麼官職的名稱，漢書上自有記載，無須小子再來曉舌了。從此以後，萬民樂業，國泰年豐；雖有一兩處草寇造反，一經天兵征勦，無不平服。這也不要多贅。如今單講朝中有一位大臣，姓宋名弘，官居大中大夫，爲人生平剛直不阿，清廉似水，政聲卓著。他是光武帝第一個信服的大臣。他本身所得的薪俸，完全分散與貧寒九族。光武帝體貼入微，不時賞賜各種珍寶。可是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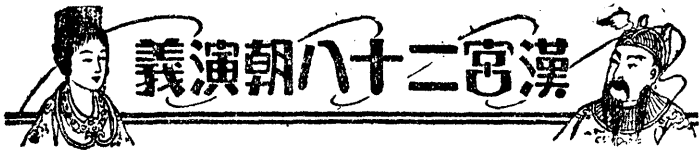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選婿 大夫守義當臨拒婚

一一一

弘生性拘謹，無故斷不輕受。由是光武帝愈加欽敬。有一天，宋弘薦一個人，姓桓，名譚，到朝中執事。光武料知他所薦的人，諒必不錯，便封爲諫議大夫。執事數月，果然清正無倫。光武帝自是歡喜；後來聽說他喜彈琴，便將他召入宮中，命他彈琴。桓譚也不好推辭，祇得彈了一回。光武帝龍心大喜，賞絹五百匹，黃金三十斤。不想這個消息傳到宋弘的耳朵裏，勃然大怒，便將桓譚大大的申斥一番。桓譚垂頭喪氣，自己認錯罷了。光武帝的長姐，湖陽公主，到了現在，還未有夫婿，所以光武帝心目中早已屬意宋弘。有一天，光武帝到了湖陽公主的宮裏，探了口氣。湖陽公主果然有嫁人的口吻；不過嫁雖是嫁，她却來得非常認真，須要自己親眼選中，才能答應呢。光武帝忽然心生一計，到了次日，便大筵羣臣，召桓譚鼓琴，令湖陽公主立在屏後，聽他擇選。不一會，羣臣奉詔，先後俱到，獨有宋弘未到。桓譚前次被宋弘一責，心中不禁揣揣不安，又礙着帝命，不敢不彈，便胡亂彈着。這時宋弘正色進來，對光武帝奏道：「臣薦譚入朝，無非望他忠誠輔主，稱職無慚，不料他詭道求合，反令朝廷耽悅。鄭聲這是臣所薦非人，應請坐罪。」光武帝改容，令桓譚退下。這時跑出一個宮女，附着光武的



耳朵說了幾句。光武點首稱是。宋弘入席，鄧禹馮異等，無不整容起敬，獨宋弘若無其事。酒至半酣，光武帝親自向宋弘說道：「孤家聽得俗語有兩句說話，是貴易交，富易妻；這兩句話，大約也是人情常有的事吧。」光武還未說完，宋弘正色答道：「主公那裏話來？臣聞貧賤交，不可忘；糟糠妻，不下堂。怎好見利忘義呢？」光武聽他這兩句話，真個是啞口無言，暗道：「這事一定不諧了。這正是：

漫道落花原有意，

誰知流水本無心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鄧禹老謀深算，指示裕如，活畫一個智囊，誠不愧爲雲臺諸將之翹楚也。呂后生前淫亂無度，死後復被赤眉蹂躪，孰謂蒼蒼昏曠哉？讀湖陽公主擇婿一段，不禁喟然長嘆。光武爲中興之主，猶有此失，宋弘之爲人，端正有度，洵可風也已！

## 第七十七回 倒鳳顛鸞喁喁私語 立妃廢后赫赫天威

第七十七回

倒鳳顛鸞喁喁私語

立妃廢后赫赫天威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七回 倒鳳鸞嗚鳴私語 立妃廢后赫赫天威

一四

却說光武帝聽得宋弘兩句話，便知婚事不諧，只好打消此議。等到筵散之後，羣臣告退，光武帝進了內宮。湖陽公主含羞帶愧的坐在金圈椅子上，默默的不做一聲。光武帝曉得她爲着婚事不成，才這樣的，自己也不好上前勸慰，只得用閒話岔開；談了一會，便向靜寧宮郭娘娘那裏去了。湖陽公主坐了一會，自己覺得沒趣，懶懶的朝着架上鸚鵡發呆。可是那隻鸚鵡非常靈慧，抖着翅膀，對她說道：穆穆文王，意亂心慌。湖陽公主聽了，不禁嗤的一笑，悄悄的罵道：你這孽障，又來作死了，搨得我一頭灰。那鸚鵡煞是作怪，又響着喉嚨念道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她聽了牠這兩句，不禁又打動他的心事；只是對着牠閃着星眼，楞楞的出神，暗道：畜類尙知有關雎之韻；可嘆我劉黃年過三十，仍然待字閨中，孤衾獨擁，對月興思，畫眉生感；悔不該投生富貴人家！到如今弄得高不成，低不就；從此以往，說不定老死閨中罷了！若當初託生一個貧賤人家，隨便擇一個如意郎君，夫倡婦隨，百年諧老，倒也受盡人生的樂趣咧！她自己對自己嘆息了一回，雙眼沒神，渾身發軟，幾乎要從椅子上軟灘下來？那些宮女見她這樣，誰都曉得她又觸起心事來了。原來這湖陽公主本來是個多愁多



病的佳人，而且年過而立，猶待字深閨，怎能不起標梅之嘆呢？所以平素那些宮女，見她總是愁眉淚眼的。起先大家搭訕著還來勸勸她呢，後來知道她的生性古癖，所以大家益發不去惹她。見她發起愁來，大家都遠走高飛去遊玩了，樂得她一個子清靜些。她平時鎮日無所事事，惟有讀經閱史做生活。光武帝是個明白人，曉得他的姐姐獨居寂寞，常常的來和她趕圍棋，論文讀畫，替她解除煩悶。可巧今天郭娘娘身體不爽，光武帝放心不下，與她沒有談了幾句，便起身走了。她悲感了半天，慢慢的起身，輕移蓮步，走到廊下，沒精打彩的閒眺了一會。可是一個人心中不自在，憑你怎樣來尋趣，總覺得呆呆的毫無生趣，隨時隨地的，皆現出一種慘淡的色彩來。其實景物何常慘淡，不過隨着她的心地，爲轉移罷了。她站立了一會子，越覺得十分煩悶，便喚了一個宮女，引着路，一逕向御園走來。到了御園的門口，那些後宮衛士，和看管園的官吏，見公主遊園，誰敢怠慢，連忙大開園門，一齊敬禮。湖陽公主見他們過來敬禮，心中大不耐煩，一揮玉腕，便令免禮。那些衛士官吏謝恩，八字排開。她扶着宮女，婷婷嬈嬈的走進花園。這時正當暮春時候。那園內的芍藥牡丹，怒放得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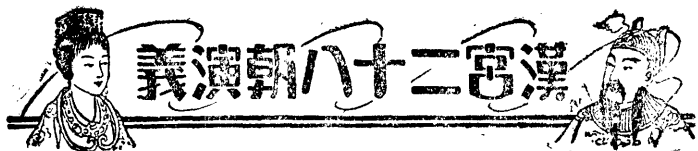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七回 倒鳳鸞驚鳴私語 立妃嬪后赫赫天威

一六

錦蓋一樣，展着笑靨，飄搖欲活。那些桃杏枝頭，早已褪了顏色，碧陰連雲，子藏葉底。她觸景生情，不禁又起了一重感想，暗道：草木逢春，尙有生榮之日；獨我劉黃人老珠黃，何日才能與草木一樣的逢春向榮呢？她想到這裏，忍不住粉腮淚落。可怪那些樹幹裏的小鳥，不住的磔磔格格的叫個不住，似乎嘲笑她懷春一樣。更有那送春的杜宇，一聲一聲的喚着：不如歸去！不如歸去！她的一顆芳心，可憐早就麻醉了，那裏還有心來領略那些欲去的春光呢？懶洋洋的走到競芳亭裏，坐了一會子，便又扶着宮女，回到宮中。從此紅顏易老，白首難諧。小子是個憨大，直來直道，有一句，說一句，向不喜憑空捏造，顛倒是非。以後湖陽公主她擇婿與否，小子尋遍史鑑，也未有記載，所以小子也祇好將她就此擱起，另表別人罷。光陰似箭，一轉眼十五週年，如飛而逝。這年正是建武十五年的八月十二日。光武帝在那鷄聲三唱，曉樓四鼓的當兒，便在淑德宮中陽貴人的臥榻上起身了。金鐘三响，聖駕臨朝。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將，躋躋蹒蹒，鶴立兩傍，當由值殿官唱道：有事出班啓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話猶未了，只見武班中閃出一人，手執牙笏，三呼萬歲。光武帝見來者不是別人，正是大司馬吳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漢光武帝問道：卿家出班，有何議論？吳漢俯伏金階奏道：臣等一介武夫，追隨聖躬，有八年。自我主正統以來，四方靜肅，萬民樂業，刀槍入庫，馬放南山，滿佈昇平氣象。近數月來，微聞南方交趾以及湖廣之間，又有不良之徒，明目張膽，躍躍欲試。臣之愚見，兵甲許久未經訓練，倘有不測，爲之奈何？微臣今天冒瀆聖躬，敢請旨下，將三都軍馬調來，逐日操練，一有征伐，無往不利也。此乃微臣愚見，未識聖躬以爲如何？他將這番話奏完之後，靜候光武帝回答。光武聽他這番話，大不爲然，便答道：大司馬的意見，未爲不是；但現在天下疲耗，急待滋養之氣，且隴蜀一帶，逐次盪平，交趾湖廣各處，縱有一二莠民，當有該處有司治辦，何須勞師動衆，枉耗資財呢？以後非遇警報，勿再言兵。吳漢不敢再奏，只得謝恩退下。右班中鄧禹向賈復說道：聖上不納大司馬的奏詞，大人可知道是什麼用意呢？賈復笑道：這無非是聖上久歷兵戎，厭心武事罷了。鄧禹笑着點頭。霎時當值官高喊退朝，羣臣紛紛退去。光武帝退朝，逕向靜寧宮裏而來。郭娘娘連忙接駕進宮。郭娘娘見光武帝面有不悅之色，便問道：今天退朝，萬歲何故這樣不悅？光武帝便將大司馬吳漢所奏的大意說了一遍。郭娘娘

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七十七回 倒鳳鸞驚鳴鳴私語 立妃嬪后赫赫天威

一八

正色說道：大司馬的意見，果然不錯，萬歲何故不准其奏呢？光武帝冷笑一聲，向郭娘娘道：梓童既然這樣替他扳駁，想必另有高見，孤家倒要來領教領教。郭娘娘道：萬歲那裏話來？妾身並非庇護大司馬的意旨，須知天下清平，還防鷄鳴狗盜；凡事俱以預備爲佳，免得臨時措手不及，爲害不淺。如今內患已平，還防外侮。自古道：軍馬爲國家之屏障，豈可置之不理？深望萬歲三思才好。光武帝只是拈鬚微笑，一語不發，心中却一百二十個不贊成。又過幾天，光武帝大讌羣臣，一班功臣爵士，俱來入席。光武帝親自執壺與衆臣斟酒。真個是肅穆一堂，無不守禮。酒至半酣，光武帝執壺向功臣問道：衆卿家當初要是不遇見孤家，預備做些什麼事業呢？鄧禹首先立起來答道：微臣不遇聖躬，自忖學問，可做一個文學掾吏。光武帝大笑道：卿家出言，未免過謙了；卿家志行修整，可官功曹。以次問到賈復。賈復立起來答道：微臣出身寒素，百無所長；非遇萬歲，素衣終身罷了。光武帝益發笑不可仰的答道：卿家品學兼優，何能落拓如此，最微也可得一縣令。又問馬武。馬武起身答道：臣一介武夫，除廝殺而外，一無所長；得遇萬歲，畢身微幸，否則一屠戶耳。這幾句話，說得哄堂大笑起來。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武帝笑道：「只要不爲盜賊，亭長可以稱職。」光武帝今天有意遍問羣臣，一來是暗炫自己，二來是試試羣臣有無棄武修文之心。結果心中十分詫異，不獨一班文臣出口之乎，就連一班目不識丁的武將中，王霸、李通、馬武之輩，也都談吐風雅，超俗不羣。原來自從那日光武帝駁回吳漢上疏之後，鄧禹等一班便澈底了解光武帝的心理了。三三兩兩，退朝議論，大家皆欲順從天意，你讀書，我閱史，滿口咿唔，鎮日價手不釋卷。更有李通、馬武等一班不識字的人，加倍用功，一天到晚，手不釋卷的苦讀，預備聖上來試驗。閑話少說，再表光武帝見羣臣一個個都像溫文爾雅的書生，將那血戰沙場的武夫氣概，一洗乾淨，怎麼不喜呢？他偏與一班武將談個刺刺不休。可怪他們應答如流，口似懸河，滔滔不絕，把個光武帝樂得心花大放，盃不離手，只飲得滿面霞光，薰然大醉。羣臣見光武帝已有了九分酒意，深恐酒後失儀，便紛紛告退去了。穿宮太監忙扶着聖駕，逕向靜寧宮而來。此刻光武雖然有了酒意，却認得路徑，忙對太監說道：「快扶孤往淑德宮去！」太監那敢怠慢，連忙轉道，逕向淑德宮而來。不一會，到了淑德宮的正門口。一羣宮女忙進去稟知麗華。麗華慌忙出來接駕。只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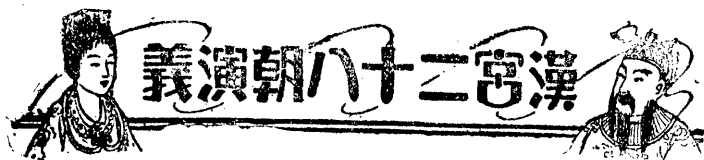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七回 倒鳳鸞鸞鳴鳴私語 立妃廢后赫赫天威

110

光武帝吃得酒氣薰人，踉踉跄跄而至。麗華帶着一羣宮女迎來，將光武迎進宮中。光武帝醉眼模糊，坐在沈香榻上，用手搭着麗華的香肩，飄搖欲睡。這時可把個麗華着了忙，急催宮女去辦醒酒湯。枳椇露，手忙腳亂，一會子將醒酒湯送來。麗華親自接了過來，用嘴吹了一吹，才用羊脂玉的茶匙舀了一茶匙，送到光武帝的唇邊，輕輕的喚道：萬歲！請用一匙醒酒湯呀！光武帝微睜醉眼，望着她儘管發笑。她又輕輕的喚道：萬歲！請用罷！再停一會要冷了！光武帝猛的用手一格。麗華一驚，忙將身子往後一縮。幸喜手中的醒酒湯，沒有拋去，連忙將碗匙遞與宮女，自己輕舒玉臂，將光武帝扶着，將粉臉偎到光武帝的腮邊，問道：萬歲！莫非見罪賤妾服伺不週麼？光武帝哈哈大笑道：大司馬那裏話來！自古道：君不正，臣可諫；父不正，子可諫；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。何況你又南征北戰，屢建奇功，孤家何能見罪與你呢？麗華聽他滿口醉話，不禁掩口失笑。光武帝剔起眼睛向麗華喝道：郭聖通！難道孤家這幾句話說錯了麼？你這樣的輕狂，還稱得起一國之母嗎？我每次有什麼國事，你都來來扳駁我；休要惹得氣起，將你貶入冷宮去受罪！到了那時，看你扳駁不扳駁了。他說罷，又癡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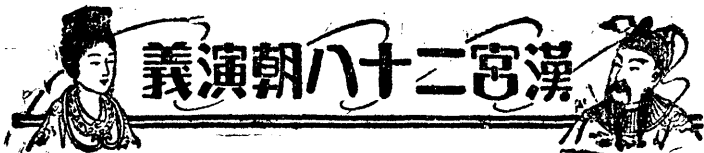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一陣子，伏在麗華的肩上。麗華聽了他這番話，却怔住了，細細忖量半天，暗道：酒後訴真情；他既然說出這些話來，我想與郭氏一定不睦了。他沉思了一會子，暗道：萬歲本與我結褵在前，而且海誓山盟，永爲鸞鴦；不想他又與郭氏再婚，倒弄個後來居上；她竟爲梓童，我倒爲貴人；天下事那有這樣反背公理呢？我要和他去爲難；無奈她現已大權在手，一翻了眼，拿出正宮娘娘的派子來，我可要吃不銷了。如今萬歲在面上看來，對於她也不見得有什麼好；而且今朝又說出這些話，難保暗中不發生什麼嫌隙罷。她想到這裏，柳眉一鎖，計從心來，忙將光武帝扶着，便教宮女先將枳棋露取來醒酒。一轉眼，枳棋露送來。麗華硬灌了兩茶匙。不一時，光武帝果然漸漸的甦醒過來，便讓口喝。麗華忙去倒了一盃茶，親自用小金盤托送到光武帝身邊，含笑說道：請萬歲用茶罷。光武帝忙將茶盃接了過去，呷了一口，便向麗華笑道：愛妃這裏宮女儘多，何消煩你的精神？孤家倒生受了。麗華含笑答道：萬歲不用客氣罷；方才賤妾等服侍不週，不見罪就算萬幸了。光武帝聽了她這兩句話，十分蹊蹺，便知酒後失言了，漲紅了臉，忙問道：我可是說些什麼的？想也想不起來了。麗華笑道：沒



有說什麼。光武帝搖頭笑道：「我不信；這一定說什麼話，得罪你了。愛妃！千萬莫要見怪！只怪孤王今天多吃一盃愛妃！孤王這裏陪罪了！他說罷，撩起龍袍，便要跪下去。慌得麗華伸出一雙纖纖玉手，拉住他笑道：「萬歲！這算什麼？不要折殺賤妾罷！光武帝涎着臉笑道：「好人，你今天可能恕我酒後無德，我就感謝不盡了！麗華掩口笑道：「萬歲！敢是酒還未醒麼？光武帝忙道：「早就醒了。麗華笑道：「既然醒了，爲何顛顛倒倒的纏不清我？又沒有說什麼，儘管這樣躡頭蟲似的向誰陪小心呢？光武帝笑道：「孤方才聽見你說出那句話來，恐怕酒後失德，有什麼言詞得罪你，所以向你陪個小心；不料你反而說我未曾醒酒，這不是冤枉人麼？麗華也不答話，嗤的笑了一聲，便將外套宮粧卸下，坐到床邊，向光武帝正色說道：「如今萬歲也好去了，專是在這裏纏混什麼？將大好光陰，輕輕的耽誤了，豈不可惜！快點請駕回宮罷！光武帝見她嬌嗔滿面，越發情不自禁，用手將她的玉腕抓住，笑道：「愛妃！你叫孤王到誰宮裏去？麗華道：「萬歲不要胡混罷，再不去，又有人在背後議論我爭寵奪夕了。光武帝笑着，一把將她摟到懷中，接了一個吻，說道：「是誰膽敢說這樣的話呢？愛妃！快點寬衣罷！辰光不早了。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她也不答話，連着小衣，往床裏面一睡，一言不發。這時來了兩宮女，替光武帝將龍袍內衣脫下，扶他上床，一面又替他們用被衾蓋好，退了出去。光武帝到了這時，正是慾火中燒，不可遏止，而且又是酒後，再也按捺不下，便摟着麗華心肝寶貝的亂叫，像煞嬰孩索乳一般，噤咕了半天。麗華心中暗想道：伴君如伴虎，再不答應，恐怕要決裂了。便將小衣慢慢的解了半天，才解了下來。光武帝還能再耐一刻麼，騰身上去，大演起來。麗華又做出各種的浪態來，把個光武帝演得喘若吳牛，恨不得將身子化在她的身上。直演到瞧樓四鼓，才算停鑼息鼓。光武帝將她緊緊的摟住，問道：愛妃！你方才究竟爲着什麼事情，嗔怪孤家呢？請你直接告訴孤家罷。她聽了，不禁滿臉淚痕，哽咽不住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光武帝見她這般模樣，更是弄得莫名其妙，益發加緊問道：好人，你爽性說出來，孤家好代你出氣。憑她是誰，只消一聲，管教他立刻死無葬身之地。她哭得和淚人一樣，總是不肯說出端底，把個光武帝弄得又氣又憐，低聲下氣的誦道：愛妃！你有什麼冤枉，儘管對我說；我總替你出氣就是了。你只管哭，不肯爽爽快快的說了出來，究竟算什麼意思呢？她用絹帕將粉腮上的積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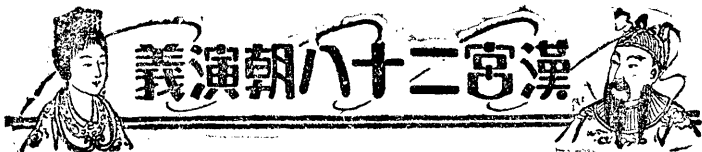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七十七回 倒鳳鸞嗚咽私語 立妃廢后赫赫天威

二四

拭去，然後哽哽咽咽的說道：賤妾與萬歲本是先訂百年，互相可以體諒；不想後來這個她說到這裏，却又故意噎住不說了。光武帝愈是疑雲疊起，催問道：愛妃！你怎的說了兩句又停住？作甚呢？她說道：寧教我受一點屈，不要去說罷；省得萬歲聽見，又多增煩惱，還是不說爲佳。自古道：冤仇宜解不宜結，爲人讓步不爲癡。光武帝急道：愛妃平日不是一個極其爽快的人麼？怎的今朝一句話就吞吞吐吐的這樣難說呢？她道：她的勢力，無論如何，比我來得大；山雖高，怎能遮住太陽呢？要想和她作對，不是以卵擊石，枉討沒趣麼？光武帝聽了她這兩句話，心中才有五分明白；但是還不知道她們究竟爲着什麼事情參商的。他攬着她，接了幾個吻，問道：愛妃！你是孤家的性命；你被別人家欺侮，賽如我被人家欺侮一樣；還是請你快一些說出來罷，免得孤家在這裏納悶吧！她道：老實說一句，誰和萬歲是第一個花燭夫妻呢？光武帝道：那個還問什麼，不是你還有誰呢？她冷笑一聲：現在的天理，簡直一點也沒有了，有多少後來居上的人，心還不足，還要依勢凌人，一些兒也不肯放鬆。幸虧我是寬宏的人，換了別一個，不曉得要鬧出多少花樣來了。自己身爲萬民之母，一點不莊重，鎮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日價的就將爭寵奪特的念頭，橫着心裏；鷄腸猴肚，穿長補短，自己不好出來罵人，却叫一班宮女出來罵人。萬歲爺！你老人家鎮日價忙在國家大事，那裏知道我們的內容呢？她說到這裏，便不再說了。光武帝本來是個極聰明的人，還要她細說麼，便冷笑了幾聲，對她說：愛妃！你且暫且息怒；今天早朝，孤家包替你出氣就是了。她假意驚惶道：萬歲！那動不得，那就害了賤妾了，還是由她去罷。光武帝也不答話，合着眼睛，打了一個朦朧，已到寅牌時候，只聽鷄聲亂唱，鐘鼓齊鳴，麗華急忙先起身，然後服侍光武起身。光武帝梳洗已畢，帶怒上朝，受了文武百官朝拜已畢，便命值殿官修了一封草詔，廢郭后爲庶人。羣臣聽了，莫不大驚失色。這正是：

舌乃是非本，

口爲禍福門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本回開篇第一段，描寫劉黃懷春，纏綿悱惻，深刻如見。光武拒絕吳漢諫議，欲棄武修文，自是另具肺腸，不與歷代尙武帝王同歸，吾當深敬之。及讀至受陰氏獻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八回 袁若挑燈高賢陳妙策 弑夫媚敵蠻婦動癡情

二六

媚一段，不禁廢然欲倦。以光武如斯之英武，尚爲婦人所利用，欲再求一好德，不好色之人，何可得乎！

## 第七十八回

袁若挑燈高賢陳妙策

弑夫媚敵蠻婦動癡情

却說光武帝聽了陰麗華一番諷刺讒媚的諛詞，察也不察，竟至下詔將郭后廢了。朝中文武，誰都不曉得一回什麼事情，互相驚訝不置。可憐一位德行俱備的郭娘娘，奉了旨意，也不辨白，繳出印綬，徙居冷宮，聽候發落。那個色藝兼全的陰貴人，竟安安逸逸的超居中宮，母儀天下了。這時羣臣中，却惱動了一位大臣。你道是誰？就是大司寇鄧邯。他越班出來，俯伏金階，三呼萬歲已畢，奏道：「臣聞夫婦之好，父子間尚且難言，况屬臣下，怎敢參議？但望陛下慎察可否，勿令天下貽譏，社稷方可無憂。」光武帝尙自游惰。鄧禹賈復馬援馮異四位大臣，一齊出班，各上陳詞，俱云：「郭后未失德儀，不可廢爲庶人，致失萬民仰望。」光武帝才對衆臣說道：「諸卿能深體孤意，但是孤家此舉，想亦未曾過甚吧！」鄧禹奏道：「聖躬威德早著，海內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歸心，但此舉微臣等殊不明瞭內容，不敢妄加指議。不過顧名思義，還是請聖躬三思後行才好。光武帝道：衆卿之議，不爲無見；孤王格外施恩，順從諸卿便了。衆大臣謝恩退下。光武帝便傳旨封郭后爲中山太后，郭后次子輔爲中山王，還有三子，劉康、劉延、劉焉，亦俱封爲王位；也不易儲，原來郭太后長子劉彊早已在建武二年間，已立爲爲皇太子了。陰氏亦有五子，名陽、蒼、荆、衡、京。許貴人寵幸極甚，故祇生一子，名英，至此亦准了諸臣之請。乃令竇容告廟，將各皇子晉封公位，不在話下。單講前次吳漢會云交趾有人作亂，究竟是誰讀者恐怕不甚明白，在下趁此敘一叙交趾麓冷縣令徵凡，生兩個女兒，長名側，次名武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雙手可舉千斤。徵側行年十九，早與邑人詩索爲妻；徵武亦有了夫婿，姓巴，名邱，俱是南方勇士。徵側的容貌，醜得不堪，雙目深陷，有如鷹隼，闊口獠牙，一頭紅髮，慣施兩把截頭刀。徵武却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十二分齊整，性情極其暴戾，慣使兩口青鋒刀。她嫁了巴邱之後，夫妻之間，却都不和睦。可是徵側的心理，却非常野橫，常想殺進中原，奪取漢家的天下。她的父親徵凡，不准亂動，所以她們不敢重違父命，鎮日價勾徒結類，舞刀弄棒的。徵凡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八回 蒼者挑燈高賢陳妙策 弑夫殞敵蠻婦動癡情

二八

以爲她們好武，也不去十分阻止。誰知今年六月裏，徵凡患疫死了。她們姊妹兩個，見她的父親死了，益發無管束，和兩匹野馬一樣，歹心勃發，四處招集兵馬，準備起事。不到半月，竟招到有三萬多蠻兵，徵側便想自居爲南方女大王。交趾太守蘇定，深恐她們的勢焰滔天，便令兵馬司帶了五千名健卒，到麓冷縣去繳械。徵家姊妹，聞報大怒，公然引動蠻兵，羣起反抗，將五千兵，殺得十去八九。還有幾個腿快的逃回去，報告蘇定。蘇定開得這個消息，大吃一驚，忙要領兵，親自去征勦。猛可裏只聽得四處喊殺連天，金鼓大震。探馬飛報：日南合浦各處蠻兵，俱接應徵家姐妹，反進交趾境內，請令定奪。蘇定聽了，嚇得張口結舌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料想孤城難守，不如棄城逃走罷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便收拾細軟，帶了家小，騰雲價的不知去向了。這時徵家姐妹，帶着各路的蠻兵，蜂擁進了交趾的城邑，東搶西劫，爲所欲爲。未到三日，連奪六十餘城。由是蠻兵愈聚愈多，這時已不下四十餘萬，威名大振，遠近皆驚。更有與交趾搭界的地方，官民人等，無不惴惴不安。深怕大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，你也飛章告急，我也遣使求救。那告急的表章，真個似雪片飛來。光武帝聞報大怒，對衆臣說道：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想南蠻，竟有這樣的野心，膽敢不服王命，強佔土地，殊深可恨！待孤家親領大兵，前去勦滅便了。鄧禹聽了這話，連忙出班奏道：「主公乃萬乘之君，怎好輕自勞動聖駕？臣舉一人，包在三月之內，掃除蠻夷便了。」光武帝問道：「愛卿所保何人？」鄧禹道：「虎賁中郎將馬援，足智多謀，的是征討能將，何不着他前去呢？」光武帝大喜道：「愛卿之言，正合孤意。」便加封馬援爲伏波將軍，又令扶樂侯劉隆、明遠將軍段志、偏將軍王霸、大司馬吳漢四人，爲左右參贊，點齊精兵十萬，尅日興師。馬援奉旨謝恩，次日，便與隨行諸將點齊兵馬，航海南征。艤艦戰艦，多至千隻，鼓浪乘風，其快如箭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天到了合浦，馬援下令停泊岸傍，正要登岸。明遠將軍段志，立在馬援的身傍，猛的倒下，口流白沫，不省人事。衆將大驚。馬援對衆將說道：「段將軍不慣登舟，而且初到南方，水土不服，致有此疾，快令軍醫醫治。」隨軍的醫生忙來診視，藥方還未開下。段志大叫一聲，早已嗚呼哀哉了。衆將軍見還未出手，先亡大將，一個個搖頭撇嘴，都暗道：「此番出兵，不見得什麼順利吧！獨有馬援若無其事，對衆將慨然說道：大丈夫以身許國，血戰沙場，當以馬革裹尸，才算幸運呢！諸位將軍，勿以小挫，便欲灰心才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七十八回 耆者挑燈高覽陳妙策 試夫媚敵變婦動癡情

三〇

好！諸將領聽他這番話，說得慷慨淋漓，誰不興奮鼓舞呢？一個個伸拳擄袖，預備廝殺。馬援一面令人將段志尸身，用棺盛好，運回原籍，一面拔隊登陸。這時方在九月的時候，赤日炎炎，征汗如雨，和北方的三伏天氣差不多。馬援下令，紮起大營，暫住兩日。吳漢問道：如今我們方到此地，正好乘着銳氣，去攻合浦，怎麼反先住幾天呢？馬援笑道：吳將軍你只其一，不知其二；士卒們遠涉征途，未免勞苦，而且這兩天又是奇熱得十分厲害，士卒們誰有鬥志呢？不如暫息兩日，一面先派人探明地理，再行進兵，也不爲遲。吳漢聽他這番話，十分佩服。到了天晚，馬援一人徒步出去，在大營四週閒行了一回，瞥見山麓裏燈光隱透，似乎有人家的樣子。馬援觸動心事，背着手，逕向那燈光處走來。走到那燈光所在，只見數椽茅舍，聽見裏面隱隱有讀書聲音，馬援嘆道：如今亂到這樣，這裏還有讀書人安居此地，真是人間仙境。他便走近去，用手敲門。裏面一會子有個十二三歲的小僮，將門開放，揉着瞌睡的眼睛，問道：現在半夜三更的，是誰在這裏吵鬧？馬援聽他說話的口音，竟不像是南方的口吻，心中暗暗納罕，便答道：勞你通報你家主人一聲，就說有個姓馬的求見。那小僮答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進去。不多時，那面走出一位儒冠道服的人來，年紀大約在二十左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砂，一種風雅態度，直令人望而生敬。馬援雙手一拱，那少年也答了一個禮，便請馬援入室。只見裏面陳設得精雅非凡，明窗淨几，書廚內滿堆着牙籤玉軸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那少年便請馬援入座，自己陪着，小僮獻茶。那少年首先向馬援問道：尊駕莫非平西羌的虎賁中郎將的馬援將軍麼？馬援聽他這話，不由的大吃一驚，忙答道：正是在下，不知尊駕何由得知呢？那少年笑道：小子去年在春富山舍舅處，聽得舍舅談起將軍來，端的是個絕大的英雄；鄧禹以後，一人而已。當時小子還不十分盡信，及聽說將軍平服西羌，屢建奇功，小子才心儀神往。今天見將軍的面貌，與舍舅所說相同，故冒昧奉問一聲；不料果然是將軍，真是三生有幸呢！馬援聽他這番話，便料到他一定是嚴子陵的外甥了，便肅然起敬道：蒙加獎許，實不敢當；但不知尊駕可是嚴老丈的令甥尤清麼？那少年起身答道：然也。馬援問道：不知閣下何故遠來此地？乞道其詳。尤清笑道：辱承下問！小弟七歲時卽到此地，從師求學了；到了十五歲的時候，家嚴家慈相繼棄世，小弟子然一身，不願再往北土，所以就在此地與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亂世相混了。馬援道：以先生的天才，退隱未免可惜。小弟身膺王命，來平蠻虜，先生還肯出山助弟一臂之力麼？尤清笑道：山野村夫，厭世已久，自忖非材，不堪大用，祇請收回成命罷。馬援再三敦請，無奈尤清立志頗堅，不願再與塵世相見。馬援知道勸也無益，便問道：先生既不願出山，但是小弟遠去此地，水土民情，皆未了解，與軍事上不無發生許多障礙，敢請有以指教。尤清也不再推辭，便將地勢民情風俗，一一的指示與他。馬援心中大喜。這時樵樓已敲四鼓，馬援忙辭了尤清，便要回營。尤清親自將他送到大門以外。馬援正要動身，尤清忙喊道：馬將軍請暫留一步，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與你。馬援聽罷，慌忙住腳，回頭問道：先生有何指教？尤清道：大軍出發之前，務要多辦大蒜，每人嘴裏都要含一瓣大蒜，方可人馬平安，此地山嵐瘴氣，極其厲害；而且一班士卒，又是初到此地的，不耐惡心，就要發生瘟疫；有了大蒜，就不怕什麼山嵐瘴氣了。馬援稱謝回營；到了辰牌時候，便下令去買大蒜一百担備用。軍需官奉令去辦。衆將不知是什麼緣故，齊問馬援買蒜何用？馬援便將尤清的囑咐說了一遍。衆將大喜。霎時大蒜辦來，馬援便如法泡製，下令動兵，直向合浦進發。未到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半日，大兵到了合浦城下。早有探馬飛報蠻兵首領哈明。哈明聞報大怒，點兵出城迎戰。哈明手持熟銅大砍刀，坐下烏錐馬，衝到馬援的營前，厲聲罵戰。馬援領着衆將帶了三千兵馬，列成陣勢。只見哈明耀武揚威，正在那裏罵陣。吳漢便過來請令。馬援見吳漢討令，心中大喜，忙令他出陣。吳漢拍馬闖到核心，厲聲大喝道：「蠻囚少要逞能，快快過來納命！」哈明掄起熟銅刀，兜頭就砍。吳漢舉槍相迎。二人大戰了一百多回合，吳漢覷準一個破綻，長嘯一聲：「手起一槍，哈明翻身落馬。」馬援見吳漢得勝，便令王霸帶兵前去搶城。自己和劉隆、吳漢揮軍掩殺，將那些蠻兵殺得東逃西散，血流成河。王霸這時早將城奪了，在城上鳴金收兵。馬援見城已得了，滿心歡喜，忙率大軍進城；又命王霸帶了三萬精兵，去攻九真。未到半日，九真已下。話休煩屑。不到半月，將蠻兵佔據的六十多個城邑，完全奪了回來。十萬雄師，一齊向交趾進發。那天到了交趾，便下令將交趾城團團圍起。側貳姐妹聽得各探報，正要起兵去迎敵天師，不想失敗得這樣快法，兵臨城下。她們那裏有一些懼怯，姐妹商議迎敵之計。徵貳道：「讓我去打頭陣，不將這幾個狗頭捉住，誓不回頭。」她說罷，點齊了三千蠻兵，開城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八回 袁孝挑燈高賢陣妙策 拭夫媚敵蠻婦動癡情

三四

挑戰。王霸也等不得馬援令下，大吼一聲，一馬闖到垓心，厲聲喝道：你那蠻婆娘，快來納命！徵貳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揮動青鋒刀，來戰王霸。兩個搭上手，翻翻滾滾的大戰了一百多合，未分勝負。金鼓大震，兩邊士卒吶喊助威。又戰了三十合，王霸漸漸不支，鎚法散亂，祇有遮架工夫，沒有還手的能力。吳漢長嘯一聲，一馬飛來，替回王霸。那徵貳戰着王霸，不禁心中暗道：久聞北方多出美男，怎的這人也生得這樣醜怪呢？及看見吳漢出馬，以不像王霸那樣醜怪了，三縉長鬚，方面大耳，鳳目有神，心中已起了愛慕之心，和吳漢又戰了五十多合。吳漢不是她的對手，虛幌一槍，敗回陣來，對馬援喘息說道：叵耐這蠻婆着實厲害，非常棘手。馬援勃然大怒，便要親自出馬。劉隆上前說道：殺鷄焉用牛刀？諒這蠻婆能有多少伎倆。讓末將前去，將她結果便了。馬援道：劉將軍須要小心爲要。劉隆點首答應，拍動白馬，耍起長槍，逕取徵貳。徵貳見自己連敗兩將，不禁十分得意，站在垓心，罵不絕口。瞥見漢陣中沖出一個少年將軍來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砂，目似朗星，眉比漆刷，真個是千般秀麗，百樣溫文，她把一縷愛的念頭，從脚底一直透到頭頂上，閃着星眼，看得呆了。劉隆闖到垓心，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一聲大喝道：你那蠻婆娘，發的什麼呆？快來納命罷！這一聲，方才將她飛出去的魂靈，收了轉來，忙舞雙鋒，和劉隆戰了二十餘合，故意兜轉馬頭，落荒就走。劉隆那裏肯捨，縱馬追來，趕到無人之處，徵貳霍的扭轉馬頭，認真和劉隆廝殺。不到二十合，劉隆槍法散亂，被徵貳看個破綻，一伸玉手，將劉隆的腰用力一扯。劉隆坐不穩，翻身落馬。徵貳隨着飛身下馬，將他往懷中一摟，假着粉臉，展開笑靨，向劉隆說道：我的冤家，你今天可不要強了。可依我一件事情，放你活命；否則青鋒刀他沒有眼睛，用手一帶，你可要到閻王那裏去了。劉隆聽她這些話，心中早已明白；他却生出一計，便涎着臉皮問道：小姐你請說罷！我劉某不是不知趣的；憑你怎麼，我沒有不答應的。她向劉隆飄了一眼，然後笑道：你要是不棄我是個蠻女，我願隨你做個。她說到這裏，雙頰飛霞，便噎住了。劉隆笑道：你的意思，我已曉得了；但是還有一個人，將他放在那裏呢？看官，這本是劉隆有心和她開頑笑的，誰知竟碰上了疼指頭了。徵貳聽他這話，却大費躊躇，沉吟了一會子，便毅然對劉隆道：將軍且請放心，奴家自有道理。劉隆便知她已有夫婿了，便又對她說道：既蒙小姐青眼相加，劉某感激無地，不過要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八回 煮茗挑燈高賢陳妙策 拭夫媚敵嬖婦動癡情

三六

想真正百年偕老，那麼小姐非依順我們漢家不可。徵貳笑道：這也無須將軍多慮。奴不將身子附託於你便罷；既然將身子事你，焉有夫南妻北之理，當然報順漢家呀。劉隆見她事事遵從，却一時想不出別的法子來難她了；正要開口，瞥見西北上煙塵大起，便知兵卒趕來，忙對徵貳說道：姑娘請放手，後面的兒郎趕到了，被他們看見，反爾不美。徵貳連忙放了手。兩個人驀地分開，飛身上馬，各持兵刃，故意大殺起來。不一刻，兩邊的士卒，俱已趕到。二人假意大殺四十個回合，徵貳幌了一刀，帶馬收兵入城而去。劉隆也隨後領兵回營，見了馬援，也不隱瞞，便爽直的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。馬援鼓掌笑道：將軍的艷福，真正不淺！帳下諸將，俱來道賀。劉隆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此刻也不做聲，這也不在話下。再說徵貳回城，徵側連忙接入大帳，慰勞了一陣。徵貳懶洋洋的退入自己的住處。這時已經到申牌時候，不一時，吃過晚飯，她一個人坐在房裏，兀的亂想出神。她的腦海裏不住的浮着一個劉隆，何等俊俏！何等英武！何等溫文！越想越愛，正在這悶思的當兒，侍女跑進來報道：巴將軍回來了！她聽了這一句，怒從心上起，便啐道：他回來就回來，何必你們大驚小怪的做什麼？難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道我還去迎接他不成？那個侍女，碰了一個釘子，努着嘴，站在一傍，一聲不響。一刻兒，巴邱已經走進房來，見她怒容滿面，忙滿臉堆下笑容來，低聲問道：小姐！今天敢是和誰鬥氣，這樣的<sup>不悅</sup>？她見巴邱那一付可憎的面目，和劉隆相比，真有天淵之別，不禁將平日的愛情，完全付與東洋大海，見他問話，便氣沖沖的答道：我和別人生氣，與你什麼相干？誰要你來獻這些假意殷勤呢？巴邱不覺十分詫異，暗道：他從來沒有待我這種樣子；今天究竟爲着什麼事情，這樣動怒？他便走到她的身邊，說道：莫非不才有什麼不到之處，得罪了小姐麼？她見他這樣的問着，不禁大聲說道：誰敢得罪誰呢？我十年不見你這個東西也罷；只怪我當初瞎了眼睛，嫁了你這個不尷不尬的鬼罷了。巴邱聽了，把那無名火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住大聲罵道：好不識擡舉的賤人！估量着今天在戰場上，一定是看見什麼美男子了，便生野心了，好好好！咱老子也不是一盞省油燈。她更不能耐，用手在桌子上一拍，罵道：好雜種！我看中美男子，你便怎麼樣？巴邱更不能下臺，用手去拔寶劍。她早已掣劍在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劍飛來，巴邱早已身首異處了。她殺了巴邱，總算洩了心頭之恨。這正是：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九回 除蕩婦血染芙蓉帳 掃蠻囚烟迷翠翠峯

戀慕心頭客，

斷送枕邊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馬援帶兵南下，苦無一人爲之嚮導，於無意中得逢尤清，指示一切，毋乃天命乎？徵貳見色弑夫，甘心媚敵，其忍可知。然則天下之大，如徵貳一流，正不知有若干在焉。劉隆彼時被執，所答應者無非權宜之計，宜其下回有激變之故發生也。馬援見劉隆已與蠻女訂約，而不加炯戒，反稱賀不置，讀者將無怪其昏瞶乎？然而明眼人當可心領神會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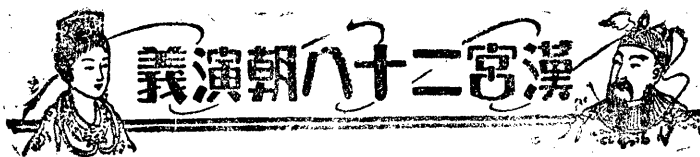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七十九回

除蕩婦血染芙蓉帳

掃蠻囚烟迷翠翠峯

却說徵貳將巴邱一刀殺了，總算除却心頭之恨，拔去眼中之釘，登時怒氣全消。嚇得那些侍女跌跌爬爬的便要逃走。她圓睜杏眼，掣刀在手，嬌聲喝道：誰敢走！就教和巴邱一樣。那些侍女聽見這話，嚇得連忙止住脚步，渾身發抖，一齊跪下，央求道：萬望小姐開恩，饒恕我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個罷！徵貳問道：你們可願意隨我歸漢？衆侍女沒口的答應。她結束戎裝，飛身上馬，正要出城，瞥見徵側蓬着一頭紅髮，躍馬而來，口中喊道：妹妹！何故將巴將軍殺去？莫非生了異心？  
麼？看官，你們看了這一段，不要奇怪嗎？這裏剛才將巴邱殺去，徵側那裏就知道呢？原來有個原因。當巴邱回來，他有馬夫，是寸步不離的。他進了臥房，那馬夫就在外面伺候。等到徵貳將巴邱殺了，他可嚇煞，拼命價的奔向大帳報信去了。徵側正在晚餐，瞥見巴邱的馬夫飛也似的跑進來，忙放下盃箸，問道：什麼事，這樣驚慌？那馬夫本來有些口吃，直喊不不不不不，一連喊出六七個不字來，臉急得和豬血一樣，一句話還未說出來。徵側見他這樣情形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忙向他說道：你且慢慢的講出來，不要心急！那馬夫又停了一會子，哇的一聲哭道：女大王爺！不好了！二王爺將我們家巴巴老爺殺了。徵側大吃一驚，不暇細問，飛身上馬，手綽兵刃，來到徵貳的門口，瞥見她戎粧齊整，預備到那裏去的樣子，徵側心中早料着八分了，便開口問她：她圓睜杏眼，向徵側喝道：我殺巴邱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？要你來查問什麼？難道我還怕你不成？徵側勃然大怒，向她喝道：你做下這種逆倫的事情，難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九回 除蕩婦血染芙蓉帳 掃髮囚烟迷翠翠

四〇

道還不淮我問嗎？好賤人！你究竟爲了什麼緣故，將巴將軍殺死，莫非今日在沙場上看中漢將了麼？好賤人！你如果是這樣的念頭，我勸你不要夢想罷！徵貳大怒喝道：你是我姐姐，又不是我的媽媽，我就是看中漢將，難道你還敢來阻止我不成？識風頭，趁早走開，不要惱得我性起，任憑你是誰，馬上教你死無葬身之地了。徵側聽她這番話，便知他認真的反了，真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那一副可怕的面孔，登時變了顏色，和猪肝差不多，張開大嘴，露出兩排金黃色的牙齒，哇呀呀直噴起來，舞動兩口截頭刀，來取徵貳。徵貳那裏懼怯，耍起雙刀，來鬥徵側。一蠟一妍，相映成趣。她兩個大殺了一百多合。徵貳一心要走，那裏還有心和她廝殺，虛晃一刀，兜轉馬頭，直向東門而來。一路上誰也不敢前來討死，只好望着她沖出城去了。徵側趕了一程，知道難已追上，只得回城。徵貳一馬放到漢營之前，對守營的士卒說道：煩你進去通報一聲，就說徵貳要見。那守營連忙進去通報。馬援聽說徵貳心中明白，忙教請進來。守卒連忙出來，對她說道：請進去罷！徵貳下了馬，在馬項下取下巴邱的首級，走進大帳，雙膝跪下，雙手將首級奉上，說道：罪女殺了巴邱，決志歸依漢家，萬望大將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軍收錄。馬援笑道：小姐深明大義，棄邪歸正，乃漢之福，某等亦不勝榮幸；但是劉將軍也不可失約，當此軍事惶惚的時候，不如就在今晚先成大事，以便明日進兵。他說罷，向劉隆說道：小姐誠心歸漢，爲何你連迎接都不去迎接，未免太覺無情。這兩句話說得劉隆面紅過耳，俯首難言。吳漢、王霸兩人，又走過去對劉隆說道：小姐絕義歸來，將軍自然要遵守前約，才是。劉隆也不回答話，走到徵貳身傍，躬身施禮，口中說道：小姐駕到，劉某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徵貳慌忙答禮。馬援忙命軍需官替劉隆去預備婚事，一面令劉隆將徵貳帶到他自己的帳篷裏去。劉隆也不置可否，便與徵貳到了自己的帳篷裏。徵貳向他問道：那坐在帳上的那位將軍，姓甚名誰？劉隆答道：就是我們行軍的主將，伏波將軍馬援。她微微領首，可是心中早又看上馬援了。她心中暗想道：怪不道人家常說，北方帝國之邦，多出郎才女貌，今日才知端倪；可恨我徵貳生長蠻邦，與一起禽獸般的人物，終日廝混；還算老天見憐，今日與劉將軍得成大事，也算終身之幸了。這且不表，再說劉隆見她追問馬援，心中暗想道：這個賤貨，眼中却又看上馬援了，真輕薄桃花，隨波逐浪呢！她既然能將她的親夫殺去，難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九回 除蕩婦血染芙蓉帳 掃蠻四烟迷翠峯

四二

保後來不看上別人，一看上別人，我還怕不和巴邱一般麼？他想到這裏，不禁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；但是他一分不露神色，和她有說有笑的。眼看看日落西山，劉隆便對貳說道：小姐請暫坐一會，我去去就來。她忙答道：將軍有事，請便罷。劉隆出了自己的帳篷，逕向大帳而來。剛走到大營門口，瞥見一個小卒，手裏捧着一顆人頭，往外面去，他連忙問道：所捧首級是那裏來的？那個小卒見他問話，忙立定答道：這是蠻婆子的男人首級，馬將軍令我丟去掩埋的。原來劉隆將貳帶走之後，吳漢便與王霸議論道：主帥這事，未免陷人於不義了。王霸悄悄的說道：可不是麼！這種亂倫無恥的蠻婆娘，不要說劉隆是大丈夫，任憑是誰，也不要的；你看主帥硬做下了主，令他兩個成婚，這事真正做得太無道德了。馬援本已聽見，他佯作不知，便令人將巴邱的首級拿去示衆。吳漢忍不住勸道：馬將軍巴邱雖是蠻人，念他死的可慘，將他首級掩埋了罷。馬援便准了他的所請。王霸便對馬援說道：主帥今天令劉隆與這逆倫淫奔的蠻婆結婚，不是硬陷劉隆於不義麼？馬援笑道：王將軍那裏知道；我看劉隆今天面帶殺氣，不要談結婚，只怕這貳還有些不利呢。王霸那裏肯信。吳漢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道：主帥既不願劉隆與她結婚，就該將這女子當下斬了，不是免得許多週折麼？馬援笑道：談何容易，你們不知她的厲害麼？而且她又未曾將兵刃卸下，一聲反起臉來，恐怕大家還要受累呢！吳漢道：寧可和她廝殺，拼個她死我活，倒不致失了劉隆的德行；如今洞房花燭，我想劉隆不是個魯男子，柳下惠吧？萬一和她真的成起夫婦來，不是將一個好端端的劉隆，陷得身敗名裂麼？馬援連連搖首說道：將軍們且請放心，斷不會有此一齣戲的；不信，今天三更時，自有分解了。他們那裏肯信，仍是爭論不休。再說劉隆聽那小卒說是巴邱的首級，不禁心中暗暗傷感道：巴邱！我和你今日無冤，往日無仇，你喪了性命，可不要在陰間埋怨我，劉隆霸佔你的妻子；在戰場上我不過以此話來難她，不想他認真就將你殺了。你放心！我劉隆堂堂的奇男子，那些禽獸的行爲，我斷不做的，請你放心罷！他暗暗禱祝了半天，才進了大帳。馬援與吳漢王霸正在那裏議論不休，見劉隆來了，連忙將話頭攔起。馬援首先向劉隆笑道：將軍命賦桃花，不想在這裏巧遇這段天賜良緣，我們今天可要吃盃喜酒呢！劉隆冷笑一聲道：主帥那裏話來？不是主帥極力作成我，又焉能白白的得到一位如

# 漢宮八朝演義

第七十九回 除蕩婦血染芙蓉帳 掃蕩囚烟迷翠峯

花似玉的美人呢？喜酒當然要吃，不獨主帥，就連諸位將軍，我也要一一的請過去吃喜酒的。馬援大笑道：好哇！俗語說得好，人饞做媒，狗饞吃蛇，可見還是媒人的口福不淺咧！大家談談說說，已是戌牌的時候。當由吳漢代作儂相，引新郎新娘同入洞房，共飲交盃。鼓樂喧天，十分熱鬧。衆將領俟婚禮告成後，一齊擁進新房，鬧了一陣子。劉隆忙命人在外帳擺酒。他們出來，以次入席。狼吞虎嚥，大吃大喝；猜拳行令，三元八馬，喊得震天價響的。一直吃到二更將盡，大家都有了酒意，便出席告辭。劉隆便出帳相送。王霸回頭向劉隆笑道：劉將軍！今天可要仔細些，不要過於孟浪才好呢！劉隆冷笑不言。接着諸將又和他嘲笑一陣子。他任憑人嘲笑，也不去爭論，一味的含笑敷衍。吳漢笑道：人生最快活的一天，就是今朝了。我想劉將軍於異地突然遇此良緣，心中不知怎樣的快樂呢？但是現在別的不要去說他，就是等到天送玉麟，珠胎暗結，十月之後，生出一個小劉將軍來，不知還是像爺像娘呢？如其像娘，那就有趣極了；鎮日價蠻言蠻語的，倒是一個變種的國民呢！這句話說得衆人大笑起來。王霸大笑道：我可保定像爺。吳漢問道：怎見得呢？王霸道：男子爲天，女人爲地。如果生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下一個小弟來，便是劉將軍替身，怎好像娘呢？大家又笑了一陣子，才紛紛的告辭回去。劉隆一人進了洞房，只見她低垂粉頸，默默含羞，早有喜娘喜姑等前來迎接劉隆，口中說道：「現在二更敲過了，意思要請劉隆入帳，共效于飛了。」劉隆一擺手，低聲說道：「我還沒有吃酒呢；向後天長地久的，何在乎今天忙呢？」喜娘喜姑疊疊的稱是，連忙去斟酒。劉隆忙擺手道：「這裏用不着你們了，你們退出去罷。」喜娘等睡眼婆娑，巴不得的這一句話，連忙狗顛屁股似的走了。劉隆走到她身邊，並肩坐下，手執銀壺，自己面前先斟了三盃，然後又在她的面前滿滿斟三盃，口中說道：「娘子！請飲三盃，算卑人一些兒敬意。」她連忙將三盃酒一仰粉頰喝了。劉隆又斟滿三盃，口中說道：「娘子！不才承你垂愛，感謝無已；請飲此三盃，好待不才聊伸歉仄。」她也不推辭，又將三盃喝了。以後劉隆甜言蜜語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哄得她心花怒放。試想她生長蠻方，那裏碰到這樣風流如意的郎君，又喜又愛；不知不覺的一連喝下二十餘盃。她本來是個盃酒不近的人，那裏禁得起喝了這許多的酒呢？不禁面泛桃花，眼含秋水，嬌軀無力，輕舒玉腕，搭着劉隆的肩頭，微微的笑道：「將軍！奴家實在不能再喝了。」劉隆假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着她笑道：卿卿！我也知道你不能喝了，我就和你入帳安息罷。她閃着星眼，向劉隆一飄，含笑不語。劉隆便將她抱起來，放到床上，替她寬衣解帶，用被衾蓋好，自己將燭花挑去，關起房門，手執着燭台，走到床前，但見她香息微呼，已經入夢，真個如雨後海棠，嬌眠正穩，鼻似瓊瑤，眉如春黛，說不盡千般旖旎，萬種風流。劉隆看得眼花瞭亂，魄蕩魂飛，那一般孽火直湧到丹田之上，情不自禁的，放下燭台，便去寬衣解帶，要同入巫山之夢了；剛剛將頭盜除下，猛的省悟道：咳！劉隆呀！劉隆呀！你怎麼這樣的見色忘義。他又將頭盜戴上，拿起燭台，走到窗前坐下，暗自尋思道：我好糊塗，這種不倫不類的女子，我當真就和她配偶了麼？不要說別的，就是巴邱的陰靈，也要來尋我的我。劉隆本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將來的前程，正是不可限量呢；怎好爲此等賤貨，敗裂我的身名，被天下萬世唾罵呢？咳！實在不值得！但我既然不願和她配偶，將她又怎樣發放呢？他沉吟了一會，自己對自己笑道：劉隆！你好糊塗，你將她勸醉了，做甚麼的，不是預備將她。他把話連忙噎住，輕手輕脚的走到床前，細細一聽，只聽得裏面鼾聲大作，方才放心。他又走到窗前，猛的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便又執着

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燭台，躡足潛踪的走到外帳，將自己的防身佩劍掛在腰間，重進房來，將房門緊緊的閉好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劉隆，你這時還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？再遲一會，等她的酒醒了，那可要棘手了。他想到這裏，惡狠狠的執着燭台，拔出寶劍，大踏步走到床前，正要動手，只見她那一副嬌而且艷的面孔，任憑你鐵石心腸，也要道我見猶憐，誰能遣此哩？他可是心軟了，連忙又將佩劍入鞘，坐在床邊，呆呆的望着她一會子，那顆心由怒生憐，由憐生愛的，不覺又突突的跳了起來。他暗道：不好，不好，我今天莫非着了魔嗎？硬着心腸，離開床邊，又到窗前坐下，對着燭光，浩然長嘆道：我劉隆血戰沙場，殺人如草，從未有一分懼怯；却不料今天對這個弱小女子，反而不能將她殺去，昔日的勇氣，却向何處去了？正自遊疑之間，忽聽得軍中刁斗已敲四次，不禁暗自吃驚道：眼見馬上天要亮了，如何是好？他此番下了決心，鼓足勇氣，走到帳前，飄的拔出佩劍，一眼望見她那副芙蓉面孔，不禁手腕一軟。那支佩劍嗒啷一聲，落在地下。他大吃一驚，連忙從地上將劍拾起，送到她的粉頸傍邊。可是奇怪極了。任你用盡生平之力，他手腕像棉花一樣，一分勁都沒有。正在這萬般無奈的當兒，瞥見她輕轉嬌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軀口中說道：劉將軍你可來吧！她說罷，用手將寶劍一抱。這時帳子裏突起了一陣冷風，將燭光吹暗。劉隆大驚，忙將燭台移過來仔細一看，只見白羅帳裏，一片鮮紅，那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，不知何故，首級早離了肩膀了。劉隆好生奇怪，仗着膽，將她的首級提起，逕往大帳而來。這時已到卯牌時候了，他大步進了大帳，只見馬援已經昇帳。他大聲說道：那不倫不義的賤人，已被我殺了，請令定奪馬援正在與吳漢議論他的事情，祇見劉隆手提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走進帳來，心中已經料着八九分了；又聽他這兩句，便齊聲稱贊道：劉將軍見色不迷，端的是位大英雄，大豪傑，我們怎能不佩服呢！馬援又道：劉將軍休要見怪，昨天本是權宜之計。其實我早就料到你的心理了。但是能够這樣的決裂，我們怎能不佩服呢？如今不獨爲國家除一大害，就是將軍也得名揚海內了。劉隆一面謙遜着，一面着人將徵貳的首級高吊桿頭示衆。大家便議攻城之策。正議論間，祇見守卒進帳報道：外邊有個蠻婦帶了一隊蠻兵，在營外罵戰，請令定奪馬援便分付劉隆帶兵一萬，繞道襲城，自己和王霸帶着衆將，一齊出營迎敵。到了戰場，兩面排成陣勢。只見徵側躍馬橫刀，大聲喊道：送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死的囚徒，趕快將我家妹子送出，萬事全休！如不然，使得我性起，殺得你片甲不回，那時悔之晚矣！王霸揮動雙鎗，一馬飛到城心，大聲喝道：賊婆娘！你難道眼睛都沒有生麼？看那桿頭上是誰的首級呢？徵側擡頭一看，不禁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潑咋了喉嚨，直噓道：氣死我也！先將你這狗頭殺了，好替我妹子償命說罷，拍馬舞刀來取王霸。王霸舉鎗相迎。二人半斤八兩，正自不分高下。詩索看得眼熱，揮動蛇矛，前來助戰。馬援更不怠慢，飛馬接住。大戰了八十餘合，馬援奮起神威，大喝一聲。刀光到處，詩索翻身落馬，死於非命。徵側看見她的丈夫殺了，咬緊牙關，拼命價來取馬援。馬援掄刀相迎。他兩人翻翻滾滾的大戰了五十多合。猛聽得城上一片鳴金聲，徵側不敢戀戰，丟了一個架子，收兵回城。誰知到了城下一看，只見城上滿插着漢家的旗幟。劉隆站在城頭，向她笑道：賊婆娘！可惜你來遲了，城被咱老子得了，請你到別處去罷！徵側這才知道漢兵厲害，帶着一隊蠻兵，沒命的向翡翠峰逃去。馬援也不回城，帶着大兵，一路追了下去；直追到獅頸山翡翠峯，却不見一個蠻兵的蹤跡，忙與王霸吳漢領兵在翡翠峯下，尋了半天，果然尋到一個大窟窿，上面鑄着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七十九回 除蕩婦血染芙蓉帳 掃蠻囚烟迷翡翠峯

五〇

金豁穴三個大字。馬援對衆將笑道：「我想那賊婆娘一定和那些蠻兵，在這穴裏呢。」吳漢點頭，獻計道：「末將倒有一計：用樹木堆在穴口，燒起來；現在正刮着北風，那股煙吹進去，還怕不將他們薰出來麼？」馬援道：「正是這樣辦法。」忙令兵士就去伐木，堆在穴前，放起火來。北風怒吼，那股濃煙直向洞裏鑽進去。不到一會，那些蠻兵果然在裏邊被煙薰得十分難過，一齊都往外跑。馬援指揮兵將，來一個，殺一個。這正是：

慢道一身無勁敵，

管教今夕了殘生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極其複雜，可以作四段讀：第一段，馬援領兵南征，描寫塞外風光，恍若置身於白山黑水之間；第二段，月夜逢尤清於異地，清靈跳脫，不落窠臼；第三段，劉隆孽緣，作者嘔盡心血，逐步寫來，入情入理；第四段，掃除餘敵，竟假煙力，以驅羣賊，異想天開，別樹一幟。



# 第八十回 繪遺容劉莊承大統 驚異夢蔡諳詣靈山

却說衆蠻兵被煙薰得雙目滿佈紅雲，兩手不住揉擦，淚如雨下，不能再在洞裏藏身了，只得拼命價你擠我，我軋你，向洞外紛紛出來，各尋生路；誰知奔到洞口，嚇得倒抽一口煙，回身又往洞裏逃生。洞裏面的蠻兵，不知底細，只往外擁來。有幾個曉得洞口有漢兵守着，出去准是送死，要想開口，無奈煙焰噤口，不能說話，身不由己的，被衆人推了出來。真個是禿頭上的蒼蠅，來一個，死一個。那徵側也被煙薰得十分難過，手揮兵刃，殺出洞來，迎頭碰着馬援。只聽他大喝一聲，手起一刀，將徵側斬爲兩段。霎時數千蠻兵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自相踐踏，要想半個活的也沒有。馬援見蠻兵已經絕跡，隨後遣官填缺，自己班師回朝。光武帝聽說馬援班師回來，當然喜不自勝，忙命校尉排齊仗儀，親自出都迎接，慰勞備至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再說陰麗華自從做了正宮之後，可是願望已足，每每想起皇太子還未易去，仍舊是郭娘娘生的劉彊爲儲君，心中未免常常憂慮，暗想：如果皇太子不易，將來我一定做不成。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回 繪遺容劉莊承大統 驚異夢蔡諳詣靈山

五二

正宮娘娘的。就此常在光武帝面前撒嬌撒癡的。無奈光武帝雖然被她迷惑，但是皇太子疆實在沒有一點不好之處，所以不忍更易。陰娘娘屢次挑撥劉疆的罪惡。光武帝只是枉聾作啞，不去理她。她曉得欲更易皇太子，斷非言詞可動，便暗中設法買通劉疆的近臣，傍敲側擊，嚇詐他自己讓與劉揚。那劉疆本是一個大賢大孝的人，見自己久處於疑忌的地位，早有退避之心；現在又聽得各處的傳聞，俱說光武帝急急的就要易儲，自己也落得借此告退，免得旨下，反爾不美；遂毅然上表，請卸皇太子之職，願爲藩位。光武帝不忍答應。劉疆又請左右諸臣，代爲說項。光武帝見劉疆辭意已決，萬分無奈，只得下詔道：

春秋之義，立子爲貴。東海王陽皇后之子，宜承大統。皇太子疆崇執謙退，願備藩國。父子之情，聖賢同之，其以疆爲東海王。此詔。

劉疆奉了詔書之後，忙將太子印綬交給劉揚。光武即日冊立東海王劉揚爲皇太子，改名莊。從此陰娘娘高枕無憂，也不再妄生邪念了。光陰易過，略泛泛眼，已到了建武三十三年了。光武帝在二月間，突然染病，日重一日；未到十天，在南宮的前殿中，壽畢歸天了。總計光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武在位三十三年，起兵春陵，迭經艱險，終能光復舊物，削平羣雄。可見他的智勇深沉，不讓高祖了。閑話少說。光武帝既然崩駕，太子莊當然嗣位，是爲孝明皇帝，卽日正位，命太尉趙熹主持喪事。自從王莽亂後，舊有禮節，一概散佚無存。諸王俱來奔喪，全與孝明帝同食同棹。凡爲藩家的官屬，亦得出入宮廷，百官無別。此時惱動了趙熹，正色立朝，手執寶劍，分別尊卑，整理儀節，復令校尉把守宮門，無論藩爵，皆不得擅入宮闈，如有故犯，格殺勿論。孝明帝又是個無剛斷的人，只得聽趙熹指使。此時內外百官，沒一個不懷遵法律，真個是穆穆雍雍，一堂肅然。尊陰娘娘爲皇太后，奉葬光武帝於原陵，廟名世祖。光武帝曾有遺言，一切葬具，俱如孝文帝制度，務從節省，不得妄費。因此多從樸實，屏去紛華。明帝承奉遺囑，在南宮的雲臺中，命巧手畫匠，圖繪亡故的二十八個功臣的遺像，乃是：

太傅高蜜侯鄧禹，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，大司馬廣平侯吳漢，河南尹阜成侯王梁，左將軍膠東侯賈復，琅琊太守祝侯陳俊，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，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，執金吾雍叔侯冠恂，積弩將軍崑陽侯傅俊，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，左曹合肥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回 繪遺容劉莊承大統 驚異夢蔡諧詣靈山

五四

侯堅鏢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，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，建義大將軍鬲侯朱佑，信都大守阿陵侯任光，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，豫章太守中山侯李忠，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，右將軍槐里侯萬修，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，太常靈壽侯彤，郅，衛尉安平侯姚期，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，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，城門校尉朗陵侯藏宮，捕虜將軍盧陽侯馬武，驃騎將軍愼侯劉隆，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，大司空固始侯李通，大司空安豐侯竇融，太傅褒德侯卓茂。

以上諸將，在小子這部漢宮演義裏面，有的會題過，有的沒有題過的。不過有個疑問，我想讀者諸君，一定是要來責問的：以上諸將，在什麼時候死的，怎麼不一一的敘明呢？是的，應當要敘明；不過小子有幾句話，要對讀者們道歉，我所著的是漢宮演義，不是完全歷史小說，所以沒有什麼驚奇和香艷的資料，祇得高高擱起，不去多說廢話了，所以將他們的死亡情形，也只好馬馬虎虎的總束一筆了。再說明帝令人將二十八個功臣的遺容描好，擇日登台，文武百官，一齊頂禮致敬。東平王劉蒼也到雲臺敬禮，遍看遺容，獨少馬援，不禁滿肚





狐疑，便向明帝問道：馬援勞苦功高，爲什麼反落雲台之外呢？明帝微笑不答。看官馬援自從征了交趾之後，又領兵去征武陵，在壺頭山病歿了。可是他血戰沙場，南征北討，論功績不在鄧禹馮異之下，爲何反落雲台之外呢？有個極大的緣故，小子趁此交代明白。馬援征平交趾之後，誰知他是患濕氣的人，愛吃交趾出的薏仁，臨回的時候，特買了十餘石，用車裝回。因此惹起文武的議論，說：馬援賣國求榮，此番回來，裝着十餘石珍寶回來。這個風聲，傳到光武帝的耳朵裏，心中大怒，便要拿馬援問罪。幸虧朱勃一力保奏，始得罷議。但是光武帝從此不肯重視馬援了。馬援死後，光武帝越發恩待稀少。蘭夫人見丈夫蒙此不白之冤，終日啼泣。還是朱勃上了一封奏章，將馬援生平的戰績，細細的表明，又替他剖白冤枉。光武帝才准歸葬舊塋，又到馬援家中，將他生的第三個女兒選進宮中，伺候陰娘娘，格外施恩，又封馬援四個兒子爵位。誰知馬援的三女兒靜儀，進了皇宮，一舉一動，陰娘娘無不歡喜；選入宮中的時候，才十三歲，舉正端莊，不同凡女，所以光武駕崩之後，陰太后便將馬靜儀冊立爲正宮。這一點，也可稍慰馬援於九泉之下。再說明帝見劉蒼問詢，含笑不語。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回 繪遺容劉莊承大統 驚異夢蔡謫靈山

五六

蒼暗忖明帝的心理，大約是爲內親的關係，不便列入吧！其實舉不避親，何妨列入呢？明帝與衆大臣致敬已畢，禮成告退，是晚入宮所幸的，是扶玉宮；睡到三更時候，突然入夢，恍惚中瞥見有兩個青衣童子，手執幢幡寶蓋，頭梳雙丫髻，面如古月，走到明帝跟前，點首示禮。明帝不知不覺的立起來，隨着兩個童兒，信步出了皇宮，脚下生風，漸漸的平地而起，把個明帝大吃一驚，身不由己的隨風逐霧的行去。走了多時，只見前面有條極闊的黑水大河，他騰身過去，到了對岸，再睜眼一看，只見青山隱隱，殿閣重重，祥光瑞氣，五色紛逞，鸞鶴成羣，花木籠罩。明帝十分高興，暗道：孤家爲一朝萬民之主，論福也算享着了，不知道還有這般出處呢！真個是神仙之處，何日到此靜修一世，倒比做皇帝來得好呢！正自遲疑之間，那兩個青衣小童，一轉眼不知去向了。明帝好生奇怪，東張西望，那裏還有一些踪跡呢；瞥見那座山頭上，霞光直冲霄漢，從那霞光裏面，泛出無數的蓮花，霎時萬朵菌苞，結成一個修羅寶蓋，在寶蓋上面又現出一個丈六的金人，頂上白光，像煞雨後白虹一樣，扶搖直上，和祥光同樣透入雲端。明帝仰起脖子，看得呆了。不一會，祥光漸漸散去，那個金人也就淡淡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消滅於無形了。明帝還仰着頭在那裏望呢。猛聽得震天價響的一聲狂吼，明帝低下頭來，仔細一看，只見斑斕猛虎，從山麓裏跳了出來，張牙舞爪，直奔明帝。把個明帝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呼救命！正在這危急之時，瞥見天空落下一種東西來，像屏風一樣，擋住大蟲的去路。那個大蟲見了，倒豎着尾巴，向山麓裏沒命的逃去了。明帝好不奇怪，忙近來仔細一看，那裏是屏風，原來是一本極大的書，上面簽着四個大字，乃是大乘寶卷。明帝暗自尋思道：這書我倒沒有看見過呢！不想他竟有這樣的厲害，居然將大蟲嚇得走了，倒要細細的來看他一看。他邁步就向這大乘寶卷跟前而來；到了這書的面前，定睛一看，可奇怪極了，不獨那書上沒有一個字，便是那簽上明明白白的大乘寶卷四個字，也入於無何有之鄉了。明帝十分詫異，暗道：久聞靈山有佛，此地莫非就是靈山麼？明帝偶然一回頭，那書冉冉的騰空而起。明帝再擡頭一看，那大乘寶卷升到半空，迎風一幌，猛的化成萬丈金龍，從半空搖頭擺尾的翻騰下來，將明帝週身縛住。明帝嚇得張口結舌，一身冷汗。猛可裏聽得有人在耳邊呼喚道：萬歲醒來！萬歲醒來！明帝再睜眼一看，原來是黃梁一夢，見買貴人在身邊。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回 繪遺容劉莊承大統 驚異夢蔡謫詣靈山

五八

不住的輕輕叫喚。明帝醒來，覺得一身冷汗，翻着眼睛，只是在榻上尋思夢境。賈貴人見他從夢中驚醒，頭上汗珠如黃荳一般流個不住，不禁着了忙，低聲問道：「陛下方才夢着什麼的？這樣大驚小怪！敢是着了夢魘了麼？」明帝搖首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」賈貴人不敢再問，忙喚宮女將香湯伺候。明帝盥了面，稍定一定。賈貴人復又含笑問道：「萬歲！方才究竟看見什麼的？」將臣妾嚇得抖做一堆。明帝便將夢中的情事，仔細說了一遍。賈貴人緊簇娥眉，想了半天，莫名其妙。一會子，景陽鐘響，明帝披衣而起，忽忽的上朝，受了百官朝拜已畢，便對衆臣將夢境細細的說了一遍。衆大臣中有的說好，有的說壞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獨博開大夫傅毅出班奏道：「臣聞西方有神，傳聞爲佛，佛有佛經，旨玄意奧。從前大將軍霍去病征討匈奴的時候，曾得屠修王所供的金人，置於甘泉宮，早晚焚香致敬；後被王莽一亂，想不復存。萬歲所夢的金人，莫非就是佛的幻影。而且西方有一國，名叫天竺國，離此地不過萬餘里，世稱爲佛祖降生之地。佛的始祖，名叫釋迦牟尼，乃是天竺迦淮衛國王的太子。國母摩耶氏夢得天降金人，後來有娠，生下釋迦牟尼。生時正當周靈王十五年，天放祥光，已有一種預兆。」



到了他十九歲的時候，自以爲人生在世，永遠脫不了生老病死四個字。他想超出三界之外，便立志修行，屏絕六慾，不食煙火。經過了二十八年，方得成道，獨創一種教旨，傳受生徒。教旨分淺深兩種：淺的名叫小乘經，深的名叫大乘經，有地獄人迴的討論。這時天竺國頗多邪教，能使猛虎毒龍，化爲幻術；自從佛主得道之後，便一一的反邪皈正了。後來突然在無那宮中死了。國王國母，大驚啼哭，用棺將他的尸身盛好。不意他突然在棺中坐起，講經說法，說得玉龍彩鳳，俯伏塔前，聽他說法，花雨繽紛，瑞氣滿佈宮廷。他將經講過之後，尸身又復倒下在棺材外面。不知那裏來的一蓬火，將棺材和尸身完全燒化。在空中現出丈六的金身，祥光照耀；鼻子裏沖出兩道白毫，像兩條玉籠管一樣；頭上滿露舍利子，金光直沖霄漢。他的大徒弟阿難，二徒弟迦葉，領着五百多名的信教人，虔心朝禮。停了半天，那空中的莊嚴佛祖，才淡淡的騰空而逝。阿難迦葉後來到寶鷲峯修道。不知道兀立山上，有一隻大鵬，殊爲厲害，一口能將四十里方圓的人，吸下肚去。當時阿難迦葉，便同心協力，想將這大鵬除去，無奈自己法力微淺，不能制服。有一天，觸動了大鵬之怒，便和阿難迦葉二人爲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回 繪遺容劉莊承大統 驚異夢蔡諳詣靈山

六〇

難，鬥起法來。阿難迦葉竟不是大鵬的對手。正在性命相搏的時候，佛祖和普賢文殊兩菩薩，從空而至，各自先將蓮花寶座降下，隔住他們。誰知大鵬不知高下，竟來和佛祖較量。佛祖廣大慈悲，不忍傷他性命。那大鵬見佛祖未曾動作，只當他沒有什麼能耐，便展開雙翅，掄起利爪，來抓佛祖頭上的舍利子。佛祖用手一指，喝道：好孽障！你還不皈依，等待何時？那大鵬張着翅膀，再也飛不起來。阿難迦葉文殊普賢合掌念道：善哉！善哉！那大鵬立在佛祖的面前，厲聲說道：釋迦！你使廣大法力，將我纏住，害了我也！佛祖論道：爾作惡萬般，食人無算，上天早已震怒，欲雷劈汝身，風裂汝肉；汝至今尚不知省悟；如今快快皈依佛門，懺悔前愆，同登樂土。大鵬點首會悟，飛上佛祖的頂上，欲翹合目。佛祖便邀文殊普賢永住靈山了。萬歲德行感動天地，昨夜莫非到靈山去嗎？再則萬歲會云親眼看見大乘寶卷，並佛祖的金身，更是班班可考，再無疑惑了。這番話，說得明帝滿心歡喜，忙對傅毅說道：卿家的高見，是極！是極！孤家意欲派人到西域去求真經，以救萬民而拯愚惡，但未知卿家以爲如何？傅毅忙奏道：天下現在清平，正需感化；萬歲此舉，真是甘露遍施，澤及萬民了。微臣等敢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仰望呢？孝明帝便對衆臣說道：那位卿家肯體貼孤意，往天竺求經去呢？連問數聲，竟未有一人答應。一個個面面相覷，呆若木偶，不置一詞。誰也不願意拋妻別子，遠涉異地，啊！還有幾個曠達之流，可不要將肚子笑痛，暗嗤迷信，只好在腔子裏格格的不敢笑出聲來。明帝連問十幾聲，見沒有人答應，好不動氣，便發作道：朝廷有事，現在連應命的都沒有了；將來一有什麼變化，可不是束手無救麼？衆大臣見明帝罪怪，越發不敢聲張，木立兩傍，毫無聲息。這時中郎蔡諳出班奏道：微臣願往天竺求經。明帝見蔡諳願去，滿心歡喜，忙道：卿家肯去，真是社稷之幸了。蔡諳又奏道：微臣尚有一言，不知我主可能准許否？明帝答道：卿家只管奏來，孤家無不依從。蔡諳奏道：微臣此去，預算行程，來去至少有一年的時光；但是沿途千山萬水，無數的艱險，一朝遇着毒蛇猛獸，可不要枉送了性命麼？明帝忙道：既是卿家願去，孤家早就預備三千武士，隨你保護了。蔡諳又奏道：主公差矣！此行非尋常可比；如果照陛下的意思，一則多費時日，二則徒耗金錢，於事有損無益；依臣看來，不若差一二勇士，與微臣一同前去足矣。明帝道：卿家之言，正合孤意；但是堵下羣臣，誰能再像家卿這樣體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回 繪遺容劉莊承大統 驚異夢蔡諳詣靈山

六一

貼孤意呢？話猶未了，武班中走出一人，大踏步走到金階之下，三呼萬歲，俯伏奏道：「微臣願保蔡中郎前去。」明帝展目仔細一看，原來虎賁中郎將林英，心中大喜，正要傳旨，瞥見胡明也挺身出班奏與明帝，情願隨往。明帝便准了旨，擇了吉日，沐浴齋戒，在西門外建立一壇，名叫受經壇；到了他們啓程的那一天，命文武百官，一齊登壇敬禮。明帝每人親敬三盃御酒，命人獻上黃金三百斤，作爲路程之用。蔡諳等拜謝受下，便辭了明帝，又和羣僚作別之後。三人道出西門，直向潼關進發。在路非止一日，有一天，走到酉牌時候，看看天色已晚，無處投宿，一眼望去，俱是荒郊曠野，衰草連天，蔡諳好不心慌，忙對林胡二將說道：「如今天色已暗，肚中非常的饑，又無住宿的去處，如何是好？」林英道：「且再走一程看，總有人家的話猶未了，瞥見前面樹林中有一線燈光，直透出來，三人大喜，放馬直奔這燈光的所在而來。這正是：

水窮山盡疑無路，

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

明帝追念功臣，繪遺像於雲臺，共得三十二人，垂爲紀念，未始非揚清激濁之方。但以馬伏波之關係后戚，致成湮沒，名曰避賢，實在一偏之見。彰善癉惡，當示大公，方不致爲後世所物議。若以親疎別之，則陋矣。觀驚夢一段，殊屬荒誕不經。尤有一傅毅，故圓其說。嗟！手心卽是佛，未必卽在靈山天竺也。

## 第八十一回 悲月影空房來怪婦 奮神威廢院殲花妖

話說蔡諳等正苦沒有住處，林英用手向前面一指，說道：看那樹林裏面，不是有燈光閃出嗎？顯見是有人家的去處啊！蔡諳和胡明齊朝前面一望，只見前面的樹林裏，果然有一線燈光，從樹幹中直透出來。蔡諳大喜，忙對二人說道：慚愧！今天不是那裏有人家，險些兒要沒處息宿哩！林英道：可不是麼？我們就去罷！說話時，三人馬上加鞭，三匹馬穿雲價的直向那燈光的地方而來。一轉樹林，果然露出一座小小的村落來。三人在黑暗裏，還能辨認一些，只見簷牙屋角，參差錯落，祇能望見大概，可是夜深了，一切都沉寂了，靜悄悄的連雞犬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一回 悲月影空房來怪婦 奮神威廢院殲花妖

六四

都不聞。三人下了馬，各自牽着韁繩，走到第一家門口，向門裏一瞧，只見裏面黑越越的一點燈光也沒有。胡明便要上前敲門。蔡諳忙道：「胡將軍休要亂動！這裏人家大約已是睡熟了，我們到別家去借宿罷！」胡明聽他這話，忙住了手。又走第二家，仍然是雙扉緊閉，一些聲息也沒有。林英嘖嘖的奇怪道：「我們方才不是看見這裏有燈光的麼？怎的走到這裏，反而不見了？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蔡諳笑道：「這一點道理，你都不明白。我們在遠處看來，這裏差不多全在眼中。現在到了跟前，祇能一家一家的在我們的眼中，那有燈光的人家，或許在後面，也未可知。再則這有燈光的人家，現在已經睡了，亦未可知。林英點首稱是。三人順着這個村落，一直向西尋去，剛走村落的中間，瞥見有個黑影子，蹲在牆跟傍邊，把個蔡諳嚇得倒退幾步。林英忙問道：「什麼緣故？」蔡諳附着他耳朵，悄悄的說道：「看那牆跟下面黑黢黢的，是個什麼東西？」你去看看！林英便拔出佩劍，走到前面，故意咳嗽一聲。只見那黑影子忽然立了起來，大聲問道：「半夜三更的，你是什麼人，在這裏轉什麼念頭？」林英才知道他是個人，忙走近來，低聲說道：「請問這裏可有宿店？」那人說道：「有的，有的，你們幾個人？」林英忙答



道：三個。那人道：你走這裏一直朝西去前邊，就是宿店了。說話時，靠身邊一家人家，忽的將門闩了，裏面露出燈光來，照在那人的臉上，只見他已經鬢眉斑白了。從裏面走出一個二十歲歲的少年人來，將老頭子攙扶着說道：老爺子！你老人家這幾天肚子裏不滿意，應該請郎中先生來診視診視，才好呢！夜裏常常到外面解手，萬一受了風，可不是要的。那老頭子蹣起鬍子說道：不打緊，不打緊，用不着你們來耽心。他們說着，走進門去，砰然一聲，將門關起。蔡譜等忙向西而來，走了數家，果然見一家門口，懸着一個幌幌子，門內燈光，還未熄去；門邊還有一塊招牌，上面有幾個字，因為天時黑暗，辨不出是什麼字來。胡明性急，便大踏步走上前，用手在門上砰砰敲得震天價響的。裏面有人問道：誰敲門呀？胡明答道：我們是下店的，煩你開一開門罷！那裏面的人答道：下店在酉牌以前，現在不下了。胡明道：請你開門罷！因為我們遠途而來，一時尋不到下宿的地方，所以到這會才到這裏的。裏面答道：不行，不行；我們這裏沒有這種規矩的，你們到別處去罷！胡明按不住心頭火起，大聲說道：你這裏的人，好不講道理；咱們下店，又不是不給錢的，爲什麼偏要推東阻西的？難道你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第八十一回 悲月影空房來怪婦 奮神威廢院殲花妖

六六

們的招牌上標明過了，酉時就不下客麼？蔡誥忙道：胡將軍！他不下就罷了，何苦與他去口辨作什麼來？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自古道：東村不下客，西村一千家呢！說話時，門已開了，走出一個身高九尺的大漢來，上面穿一件藍布短襖，露着一隻碗粗的赤膊在外面，下面圍着一條虎皮的腰裙，雙目陷入印堂，高鼻濶口，滿面橫肉，打量他這個樣子，竟像一個屠戶。只聽得他揚聲問道：那裏來的幾個鳥人，在這裏吵鬧什麼？咱家不下客，難道你一定要強迫我們下客不成？胡明把那一股無明的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搶過來，劈面就是一拳。那大漢原是個慣家，忙將身子一側，讓過一拳，胡明一拳沒有打中，身子往前一傾，忙立定腳，正要再來第二拳。那知那大漢趁勢一掌，向胡明太陽穴打來。胡明曉得厲害，趕緊將頭一偏。誰知大漢早已將掌收回，冷不提防他一腿，從下面掃來。胡明手靈眼快，雙脚一縱，又讓過了他一脚，正要還手，瞥見那大漢狂吼一聲，撲地倒下，不能動彈了。胡明莫名其妙，立在一傍，直是朝那大漢發呆。這時林英走到那大漢跟前，喝道：好雜種！你想欺負我們遠來的旅客麼？今朝可先給你一個厲害。那大漢血流滿面，躺在地下，只是哀告道：爺爺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們請高擡貴手！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萬望饒命！林英冷笑一聲說道：「你可知道咱們的厲害了。那大漢只是央求饒命。」林英才俯下身子，將他一把拉起來，用手朝他的右眼一點。那大漢怪叫一聲，身子一矮，右眼中吐出一顆彈子來。林英喝道：「快點去將上好的房間收拾出來，讓咱們住！」這時店裏的小夥子走堂的一齊擁了出來，預備幫着大漢動手。瞥見那大漢走了下風，誰敢還來討死呢？齊聲附和道：「就去辦，就去辦。」胡明還要去動手。蔡諳一把扯住道：「穀了，穀了，讓人一着不爲癡。」這時那小廝嚇得手忙腳亂，牽馬的牽馬，備飯的備飯，烏亂得一天星斗。蔡諳倒老大不忍。一會子盥面漱口，接着吃了晚飯。胡明問道：「那裏是我們的住宿地方？」那些小廝沒口的答應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，請客官們隨我們進來吧！」蔡諳隨着那個禿頭小廝，直向後面，一連進了幾重房子，到了最後面一宅房子，一共是三間，靠着一所廢院，門朝南。他們進了門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兩暗一明。裏面每間裏設着一張楊木榻，帳子被褥，倒也潔淨，一切用具都是灰塵滿佈，好像許久沒有住過人的樣子。蔡諳不禁疑惑起來，忙向那禿頭小廝問道：「你們這裏，別處可有房間麼？」那小廝把頭搖得像博浪鼓一樣的說道：「今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天的生意，真是好極了，別處一間空房也沒有了。蔡諳又問道：我看這房間裏，好像許多天沒有住過人的樣子。那禿頭小廝答道：果然，果然；因為我們這裏平常沒有什麼客人來下店，所以這房子祇好空起在這裏預備着；如果客人多了，就將此地賣錢了。胡明忙道：那麼，這裏既然空着三個房間，方才那個漢子，爲何又說不下客呢？禿頭小廝答道：客官們不知道，原來有個緣故。蔡諳忙問那小廝道：什麼緣故呢？禿頭小廝突然噎住了，翻着雙眼，只是發呆。林英倒疑惑起來，大聲喝道：小狗頭，又要搞什麼鬼？有什麼話，趕緊好好的從實說來，不要嘔得咱老子性起，一把將你這小狗頭摔得稀爛。那禿頭小廝，嚇得尿滾屁流，忙跪下來央求道：爺爺息怒，小的就說。蔡諳忙叫他立起來。那小廝立起來，吞吞吐吐的說道：我們這裏有個例子，到了酉牌一過，就下客了，別的沒有什麼緣故。林英道：叵耐這小雜種搗鬼，說來說去，不過這兩句話，給我滾出去。那個禿頭小廝，得到了這一句，宛如逢着救命一般，一溜煙的出去了。蔡諳對林胡二將說道：請各自去安息罷，明天還要趕路呢！林英正色對蔡諳說道：我看這店裏的人，鬼頭鬼腦的，倒不可不防備一些呢！蔡諳說道：可不是麼？



門的人都以小心一點爲是，不要大意才好呢！胡明大笑道：你們忒也過慮了，眼見那個牛子，已經吃足了苦頭，還敢再來捋虎鬚麼？我不相信。林英道：這倒不要大意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胡明那裏在心，笑嘻嘻的走進房間去睡覺。林英也到西邊一個房間裏去了。蔡諳在中間明間裏，他一個人坐在床前，思前想後，又不知何日方可到天竺，將經取了，了却大願。尋思一陣，煩上心來，那裏還睡得着，背着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踱了半天。這時候祇有兩邊房間裏的鼯聲，和外邊的秋蟲唧唧的聲音，互相酬答着，破這死殭的空氣，其餘也沒有第三種聲音來混雜的。蔡諳悶得好不耐煩，便開了門，朝外面一望，只見星移斗換，一輪明月，已從東邊升起。這時正當深秋的時候，涼颼吹來，將那院裏的樹木吹得簌簌的作響。他信步走出門來，對着月亮，仰面看了好久，才又將頭低下，心中暗暗的觸動了無限閑愁。思妻想子，十分難過，信步走到一座破壞的茅亭裏，坐了一會。那些秋蟲似乎知道他的心思，兀的哽哽咽咽叫個不住，反覺增加了他的悲傷，暗自嘆道：悔不該當初承認這件事的；如今受盡千般辛苦，萬種淒涼，還不知何時才到天竺靈山呢？沿途能安妥穩穩的，將經求回，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一回 悲月影空房來怪婦 奮神威廢院竊花妖

七〇

就不負我一番苦心了；萬一發生了什麼亂子，那就不堪設想了。他自言自語的一會子，猛的起了一陣怪風，吹得他毛髮直豎，坐不住，便立起來要走。這時星月陡然沒有什麼光彩了，週近的樹木，只是簌簌的作響。蔡諳此時心中害怕起來，便大三步小兩步的跑進門來，將門關好，挑去燭花；又坐了一會，覺得漸漸的困倦起來，便懶洋洋的走到自己的床前，面朝外往下一坐，用手將頭巾除下，放在棹上；又將長衣脫下，回過身來，正要放下，瞥見一個國色無雙的佳人，坐在他的身子後面。他可嚇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忙要下床；無奈兩隻腿好像被什麼東西絆着的一樣，再也擡不起頭來；又要開口喊人，可是再也喊不出來；真個是心頭撞小鹿，面上泛紅光，瞪着兩隻眼睛，朝着那女子只是發呆。只見她梳着墮馬髻，上身穿着一件湖縐小襖，下身繫着宮粧百褶裙，一雙金蓮瘦尖尖的不滿三寸，桃腮梨面，星眼櫻唇，端的是傾國傾城，天然姿色。蔡諳定了一定神，仗着膽問道：你這位姑娘，半夜三更，到我的床上做甚？男女授受不親，趕緊回去，不要胡思亂想！須知我蔡諳一不是貪花浪子，二不是好色登徒。人生在世，名節爲重，不要以一念之差，致貽羞於萬世。他說了這幾句，





滿想將這女子勸走。誰知她不獨文風不動，反爾輕拚皓腕，伸出一雙柔荑玉手，將蔡諳的手輕輕握住。嚇得蔡諳躲避不迭的，已經被她握住了，覺得軟滑如脂，不禁心中一跳，忙按住心神。只聽她輕啓朱唇，悄悄的向他笑道：「誰來尋你的這裏本是我的住處，今天被你佔了，你反說我來尋你的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蔡諳忙道：「既是小姐的臥榻，蔡某何人，焉敢強佔呢？」請放手！讓我到他們那裏息宿罷！那女子那裏肯放手讓他走，一雙玉手，緊緊的握住，斜飄星眼，向他一笑，然後嬌聲說道：「不要做作罷，到那裏去息宿去？今天難得天緣巧遇，就此她說到這裏，嫣然向他一笑。這一笑，真是百媚俱生，任你是個無情的鐵漢，也要道我見猶憐，誰能遣此哩！」蔡諳定一定心神，正色的向她說道：「小姐千萬不要如此，爲人不要貪圖片刻歡樂，損失終身的名譽。」她微露颯犀說道：「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；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要知奴家亦非人盡可夫之輩；今天見君丰姿英爽，逆料定是一位大英雄，大豪傑，不料果然中了奴家估量；良宵甚短，佳期不常，請勿推辭罷！」蔡諳此時正是弄得進退兩難，想要脫身，無奈被她緊緊的握住雙手，想要聲張，又恐大家知道了，難以見人；只急得渾身發顫，滿面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一回 悲月影空房來怪婦 靈神威廢院纏花妖

七二

緋紅。她見他這樣，不禁嗤的一聲，悄悄的笑道：「君家真是一個未見世面的拙男子了！見了這樣的美色當前，還不知道消受，莫非你怕羞麼？」我二人在此地，要做什麼，便做什麼，怕誰來呢？她說罷，扭股糖似的攆着蔡諳，將粉腮偎到他臉上，輕輕親了一個嘴，把個蔡諳弄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是躲讓不住。她笑道：「請你不要儘來做作了！快點寬衣解帶，同上巫山罷！」蔡諳此時被她纏得神魂不定，鼻子裏一陣一陣的觸着粉香脂氣，一顆心不禁突突的跳了起來，滿面發燒，那一股孽火從小肚子下面直泛到丹田上面，暗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今天可要耐不住了。」想着，趕緊按定了心神，尋思了一陣子，猛的想起：「這女子來時，不是沒有看見嗎？而且我親眼看見那禿頭小廝收拾牀鋪的，怎的我出去一會子，她就來了？莫非是鬼麼？」他想到這裏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；忽然又轉過念頭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；如果是鬼，就不會開口說話了。」他定睛朝着這女子的粉面上細細的打量了一會子，却也未曾看出什麼破綻來，那一張吹彈得破的粉龐上面，除却滿藏春色，別的一點看不出什麼的色彩來。蔡諳暗想道：「無論他是人是鬼，能夠在半夜淫奔，可見不是好貨。」他想到這裏，將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那一片羞愧的心，轉化了憎惡，不禁厲聲喊道：林將軍！他一聲還未喊完，只見她死力用手將他的嘴掩住，一手便來硬扯他的下衣。蔡諳死力拽着。正在這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林英正自睡得正濃，猛聽得蔡諳喊了一聲；他原是個極其精細的人，便從夢中驚醒，霍的坐了起來，側耳細聽，不見得有什麼動靜，他不禁倒疑惑起來，暗道：我方才不是清清楚楚聽得蔡中郎的聲音麼？怎的現在又不聽見動靜呢？敢是我疑心罷了。他想到這裏，便又復行睡下。猛可裏聽得蔡諳喘吁吁的聲音說道：無論如何，要想我和你做那些無恥的事情，那是做不到的。林英聽得，大吃一驚，忙又坐起，取了寶劍，輕手輕腳的下了床，躡足潛踪的走到房門口，探頭朝外面一望，只見明間裏的蠟燭還未熄去；又見蔡諳的帳子，亂搔亂動，似乎有人在裏面做什麼勾當似的。林英一脚縱到蔡諳的床前，伸手將帳子一揭，定睛着，瞥見一個絕色的女子，摟着蔡諳，正在那裏糾纏不休。林英按不住心頭火起。蔡諳見了林英前來，便仗了膽，喊道：林將軍！快來救我一救！林英剔起眼睛，大聲喝道：好不要臉的東西，還不放手；再遲一會，休怪咱老子劍下無情。誰知那女子嬌嗔滿面，一撒手好似穿花粉蝶一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一回 悲期影空房來怪婦 奮神威廢院殲花妖

七四

般的飛下床來，向林英喝道：「我和他作耍，與你何干？誰教你這匹夫來破壞我們的好事？須知姑娘也不是好惹的。」她說話時，便在腰間掣出兩口雙峯劍來，圓睜杏眼，向林英喝道：「好匹夫，快來送死罷！」林英更是怒不可遏，揮劍就斫。她舉劍相迎，大戰了三十多合，未見勝負。這時屋裏面祇聽得叮叮噹噹的寶劍聲音，把個蔡諳嚇得抖做一團，無地可入。這時林英一面敵住那女子，又恐怕他去害蔡諳，一面又到蔡諳床前，展開兵刃掩護着。又戰了五十多合，林英越戰越勇，殺得那女子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能，香汗盈盈，嬌喘細細。林英揮着寶劍，一步緊一步的逼住。那女子殺到分際，虛幌一刀，跳出圈子，開門就走。林英那裏肯捨，一縱身趕了出來。二人又在天井裏搭上了手，乒乒乓乓的大殺起來。再說胡明睡到半夜的時候，被尿漲得醒了；一時又尋不着尿壺，赤身露體的奔了出來，正要撒尿。猛的聽得斷殺聲音，吃驚不小，忙定睛一看，只見林英和一個女子，正在那裏捨死忘生的惡鬥，他可着了急，連尿也不撒了，跑到自己的房裏，將一對人爪大鎚，取了出來，赤着身子，跑了出來，大吼一聲，要動雙鎚，助戰那個女子。那女子正被林英殺得招架不來，還能再加上一個



嗎？只望後退，一直退到一顆老樹的旁邊，被胡明觀準一鎚。只聽得禿禿一聲，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將那顆老樹砍了倒下。這正是：

妖姬甘作先生妾，

寶劍能梟蕩婦頭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暑夜枯坐，沉寂無聊，乃有二三友人，遠道登門，相見甚歡，呼奚僮烹清茗，高談鬼怪，其樂殆莫甚焉。然不必故有其事，不過借此消磨長夜耳。本回之旨，亦不外乎此。然以著者生花之筆，描寫深刻，亦若見花妖月魅，活躍紙上，豈其腕下真有鬼歟？吾不信也。

### 第八十二回

崆峒山雙雄擒惡獸

嶙峒洞一丐捉妖蛇

却說胡明手起一鎚，看見中了那女子的首級；接着禿禿一聲，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。原來這一鎚，正中了一棵老樹的中段，呀的一聲，連根倒下。二人好生奇怪，借着月光，四處找尋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了多時，那裏有一些影子。這時將店中各人，均已驚醒，那店裏的夥計，早知就理，一個個曉得他們和妖精對仗了，只嚇得東藏西躲，不敢出頭。倒是一班下店的朋友，一骨碌爬了起來，只當是何處失了火呢，有的光着頭，有的赤着腳，還有的連下衣都來不及穿，赤條條的沖了出來，登時秩序大亂，一齊擁到後面，追問根底，才知道他們正自在那裏捉拿花妖呢，都嚇得倒退不迭。林英忙對衆人說道：不用怕，有我們在此。那些旅客，才仗着膽，立定腳，探頭探腦的朝着他們，只是發怔。其中有一個瞥見胡明一絲不掛，赤身露體的雙手執着臥爪大鏡，虎頭環眼，十分可怕。他嚇得魂不附體，大聲喊道：不好了，妖精來了，快逃快逃！衆人聽他陡然一聲，嚇得魂落膽飛，各自爭先逃命。林胡二人忙擎兵刃，張目四下亂望，未見有一點踪跡，不覺好笑。林英一轉身，只見胡明渾身上下一絲衣服也沒有，惡形怪狀的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原來如此。胡明被他笑得倒莫名其妙。林英向他笑道：怪不得那些人見神見鬼的，沒命的跑了，果然有個妖怪在此。胡明伸頭四下望了一會，忙道：在那裏？在那裏？林英笑得腰彎，答道：你不是妖怪麼？胡明還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，翻着一雙白眼，朝林英說道：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林兄休要取笑！妖怪在什麼地方趕緊說出來，讓我好去捉他！林英道：誰和你取笑，你自己朝自己細看看，究竟可像一個妖怪？胡明朝自己身上望，不禁也好笑起來，對林英道：我見了你們動手，我連衣服都沒空子去穿，就來助戰了，怪不得那些狗頭，嚇得尿滾屁流的逃了。林英笑道：廢話少說了，快點去將衣服穿起來罷！萬一走進一兩個婦人來，像個什麼樣子呢？胡明點頭愧腦的走到自己的房間裏，將衣服穿好，走了出來。蔡諳縮在帳子裏，連氣也不敢出，提心吊膽；見了胡明，連忙在帳子裏喊道：胡將軍！那個女子可曾打死了嗎？胡明答道：不曉得打死沒有。蔡諳忙又問道：林將軍呢？胡明道：在外邊呢！蔡諳道：既是妖精不見，就罷了；趕緊回來，不要遭了她的暗算。胡明也不答話，一手提着兩只大鎚，一手執着燭台，走了出來。林英迎上來笑道：胡將軍！你拿燭台出來做什麼的？胡明道：用燭台四處去找一找，看這個妖怪究竟躲倒那裏去了。林英道：法子是不錯，但是要提防，她從暗地裏跳了出來。胡明道：你防着，我來尋，就是了。二人商議已定，便向各處去尋找了一會，不見有什麼踪跡，再尋到原處。林英猛的一聲道：噯！妖精打殺了！胡明忙問道：在那裏？在那裏？林英道：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二回 崆峒山雙雄擒惡獸 鱗峒洞一丐捉妖蛇

七八

這棵老樹根上，不是滴着鮮血麼？我想那女子一定是這棵老樹的精靈。胡明忙低頭一看，只見那棵老樹的跟上，果然鮮血迸流。胡明笑道：「咦！我倒是一頭一次碰着呢！不想這老樹竟成精作怪，可不是絕無僅有的事麼？」林英笑道：「那倒不要說；天地間無論什麼飛禽走獸，動物植物，只要年深日久，受天地的靈氣，日月的精華，皆能成爲精怪的。他說着，蹲下身子，細細的辨認了一回，立起來對胡明笑道：「那個女子，却是這顆老桂樹化身的，估量他也不知迷了多少人了。」胡明道：「可不是麼？但是她能够吃人麼？」林英笑道：「吃人却不能，祇能迷人。胡明搖頭說道：「你這話未免太也荒唐了；她既然成了精怪，怎會不吃人呢？」林英笑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大凡動物成了精怪，却要吃人；植物質體呆笨，其性極甚馴良，所以她祇能迷人。」胡明大笑道：「難道這桂花樹不是動物嗎？」林英笑道：「你又來纏不清了；花草樹木，均爲植物；飛禽走獸，鱗介昆蟲，才是動物呢！」胡明點頭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；但是植物與動物，一樣的成了精怪，怎麼他就不會吃人呢？」林英道：「你真纏不清，我不是說過植物的性子馴良，不要說別樣，單講一個很淺近的，比譬給你聽聽，那些毒蛇猛獸，還未能成爲精怪，就想來吃人。」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了，可見動物的心理，與植物大不相同了。二人討論了半天，才進了臥房；一進了門，就見蔡諳驚得面無人色，蹲在床角，只是亂戰。林英忙道：妖怪已經被我們打死了，請中郎放心罷。蔡諳忙問道：果真打殺了麼？林英便將以上的事情，說了一遍。把個蔡諳嚇得搖頭咋舌的說道：今天要不是二位將軍，我可要把性命丟了。林英咬牙發狠道：這事，那個狗頭的店主，一定曉得，明明的送我們來給妖怪害的；如今妖怪既被我們打死，那個狗頭的店主，可也請他吃我一劍。說到這裏，胡明哇呀呀直鬩起來，大叫道：不將這狗頭打殺，誓不爲人！他提起雙鎗，就要動身。林英一把將他扯住說道：你又來亂動了；現在等我們將各事完畢，先去問他一個道理；那時他如果知罪，便可以饒他一條狗命；如其不認，便再結果他，也不爲遲呢！胡明氣沖沖復行坐下。蔡諳又勸他一陣子。胡明兀是怒氣不息的向林英問道：我們此時有什麼事情沒有做呢？林英道：自然是有的；此時需不着你問。說話之間，天色大亮。林英便與胡明一齊到了前面；剛剛走過中堂，只見那個昨天被打的大漢，扶着兩個小廝，一跛一跛的走到林英的面前跪下，叩頭無算，口中說道：感蒙大德，夜來將怪除了，小人萬分感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二回 隱囑山雙雄擒惡獸 麟峒洞一丐捉妖蛇

八〇

激。林英笑道：你倒好，多少地方不要我們去住，獨將我們送到後面去給妖精傷害，虧我們有些本領，否則不是要丟了性命麼？那大漢叩頭謝道：這孽障，小的受她的害，着實不淺了，至今沒有人敢去和她對手；昨天我曉得二位不是凡人，故借尊手殺了妖怪；小的知道有罪，萬望二位饒恕我罷！林英聽他這些話，不禁心腸倒軟了好多；又見他眼睛瞎了一只，所以不願再去追究了，忙對他道：如今事已過了，我們也不是鷄肚猴腸之輩；你且去將早膳備好，我們吃過，還要去趕路呢！那大漢連忙着人去辦了一棹上等的筵席，將蔡諳等三人請來上坐，納頭又拜了下去。林英忙道：無須這樣的客氣了。他們將酒吃過，蔡諳便給他十兩紋銀。那大漢啊呀連聲的，再也不肯收，忙對林英道：恩公等遠去，小的正該奉上盤川呢！說罷，忙命人捧了二百兩一大盤的銀子來。蔡諳再也不肯收他的。胡明笑道：不想昨晚一打，倒打出交情來了。老大，你也不要儘來客氣罷，我們兩免就是了。那大漢無奈，只得將銀子重行收下，忙命人預備坐馬。三人告辭上馬，向西而行。這時一傳十，十傳百的沸沸揚揚傳說：近來客店裏捉住一個妖怪。這個消息，傳了出去，大家都作爲一種諷料。有多少好事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之徒，親自跑來觀看的，烏亂得滿城風雨，盡人皆知。究竟是否有無，小子也未會親眼看見，祇好人云亦云罷了。閑話丟開，再說蔡謫等策馬西行，在路又非一日，餐風沐雨，向前趕路。一轉眼，殘秋已盡，北風懷懷，大雪紛飛。蔡謫在馬上禁不住渾身寒戰，對林胡二將說道：天氣非常之冷，如何是好？林英道：我們且再走一程，到了有人家的去處，再爲設法罷。蔡謫點頭道：好！三人又攢了一程，只見前面一座高山，直聳入雲，那山脚下面有不少村落。他們便向這村落而來；不多時，已經到一個村落。這村落十分齊整，四面濠河。三人下了馬，挽着韁繩，走進村口，尋了一家酒店。三人進了店，將馬拴入後槽。胡明便擇了一個位置，招呼他們二人坐下。林英便四下一打量，見這店裏的生意十分熱鬧，一班吃客擠擠擁擁的坐無隙地。那些堂倌送茶添水的，忙個不了。他們空坐了半天，不見有一盃一箸送來。胡明等得不耐，厲聲喝道：酒保！快點拿酒來！那些堂倌，只是答應着。他們又等了半天，仍然沒有一個人前來招待他們。胡明按不住心頭火起，將棹子一拍，厲聲罵道：好狗頭，難道我們不是客麼？等到這會，還未見一盃水來。他正在發作。走近來一個堂倌，向他躬身笑道：請問爺子們要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二回 陰峒山雙雄擒惡獸 嶗峒洞一丐捉妖蛇

八二

些什麼小的就去辦。林英忙道：你去將竹葉青帶上十斤，烤牛肺切三斤，先送來。那個堂倌滿口答應，腳不點地的走去，將酒和牛肺捧來，滿臉陪笑道：今天是莊主請客，捉山貓的，所以我們這裏忙得厲害。累得爺子們久等，實在對不起！他說着，放下酒和牛肉。林英忙問道：你們莊主是誰？請這些人捉什麼山貓呢？那堂倌答道：客官們有所不知。我們這裏，叫做寧白村。莊主姓富名平。他有個兒子，常常到村前的嶗峒山上去打獵。不想這山上忽然來了兩樣歹蟲，一隻山貓，一條毒蛇，將莊主的兒子和一干打獵的人，吃得一個不剩。我們莊主，又悲又憤，便出去請了許多打獵的老手來，捉這兩個畜生。前天造好一只大鐵籠子，每根柱子，都有碗來粗細，內面放着鷄鴨之類，用牛拉到那畜生出沒之所。到了第二天，再去望望，可是籠子四分五裂，鷄鴨都不見了，估量着那畜生一定是進了籠子，被牠崩壞了的。一連去了好幾次，不獨沒有捉着，倒被他吃了二個，你想厲害不厲害？林英點頭又問道：那蛇是什麼樣子？堂倌咋舌說道：啊呀！不要題起；那畜生的身段，有二十圍粗，十五丈長，眼如燈籠，口似血池，有兩個探樵的看見，幾乎嚇死。可是那畜生日間不大出來，完全藏身在嶗峒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洞裏到了夜裏，就出尋食了。那畜生與山貓分開地段，各不相擾：一個在山的東邊，一個在山的西面。所以我們這裏，還沒有受他什麼害。蔡謔忙問道：我到天竺國，可是從這山上走過？那堂倌驚訝的問道：爺子們是到天竺國嗎？林英道：正是。那堂倌將頭搖得博浪鼓似的，說道：趕緊回去罷！去不得！去不得！不要枉丟了性命啊！蔡謔聽了這話，雙眉緊鎖，放下酒盃，將一塊石頭，放在心下，半晌無語。胡明狂笑一聲道：你們這裏的人，忒也無用！料想這畜生，有多大伎倆，合羣聚衆，還不能將他捉住？要是碰到咱老子的手裏，馬上請他到閻王老爺那裏去交賬。那個堂倌聽他這話，登時矮了半截的說道：老爺子！你沒有看見呢！那兩個孽障，委實十分厲害，近他不得啊！胡明道：我倒不信，讓我今朝去看看，究竟這兩個孽畜，什麼樣的厲害？蔡謔忙搖頭道：動不得，千萬不要去送死！林英道：我想這山貓倒不足爲害，倒是那一條蛇，據他說，倒有些棘手。如今別的不說，人家去驅除不驅除，究竟還沒有什麼關係；倒是我們不將這兩個業障剷除，怎好到天竺去呢？蔡謔忙道：寧可設法從別的地方走，也不犯着去碰險啊！那堂倌笑道：你這位爺子可錯了。要到天竺國，須從此山經過；要是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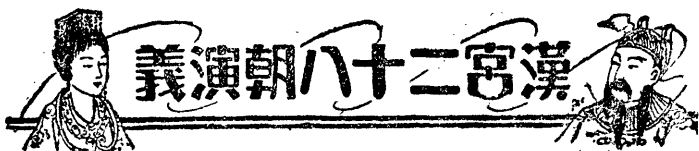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二回 離喇山雙雄擒惡獸 磷峒洞一丐捉妖蛇

八四

到別處去，走三年也走不到的。蔡諳聽他這話，十分煩悶，也不回答，低頭長嘆。他們在這裏說話，早被那班捉山貓的獵戶聽見了，一個個冷笑道：「話倒說得一些不費力氣；如果前去撐雄，管教你送了性命。不表衆獵戶在那裏譏笑，且說富平聽見他們在這裏說話，忙過來問了名姓，便對林英說道：「林兄！兄弟方才聽得二位的高見，不勝欣幸！可肯一展身手，將這兩個業障除去，好替我們這裏衆民除害？再則也好便利行人了。」林英忙站起來答道：「富大兄！我想我們是到天竺國的，橫直是要先將這兩業畜除了，才好過去呢；不過山貓容易，就是那條毒蛇，倒很棘手呢。」富平忙道：「只要先將這山貓辦了，那條毒蛇，就好設法驅除了。」林英道：「怕不很容易吧？」富平忙道：「三位既然下降，小弟想請到舍下去再議如何？」林英也不推辭，便與胡、蔡二人，隨着富平，一直到他的家裏。富平叫家丁到酒店那裏，將馬匹行李取來，又去請了三十多名強勇的獵戶來。富平命人重行擺酒，席間胡明對富平道：「我想今天晚上先去探一探虛實，如何？」富平大喜道：「既是胡將軍肯去，那就好極了！」林英便對富平說道：「今天我們去，不過是探一探形勢，萬一在無意之中，遇到那畜生，倒要措手不及呢！我想請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幾位熟悉路的，隨我們一同去；如果碰見了，也用不着他們動手，他們儘可躲開就是了。富平忙道：那個自然，我早已預備了。不一會，散了席，胡明、林英、渾身包扎，各執兵刃，預備動身。蔡諤見他們兩個執意要去，又因爲是自己的障礙，所以不便阻攔了。胡明和林英帶了衆獵戶，乘着酒興，出了村。走不多時，衆獵戶便向他們說道：二位當心，現在已到了牠的範圍之內了。二人答應着，又攀籐附葛的走了半天，只見有一座小廟，立在山崖上。衆獵戶走到那座破廟門口，便不敢再向前走了，就對林英說道：這廟的後面一條路，大約就是那畜生出入的要道了。林英見大家都露出害怕的情形，便開口說道：既是這樣，你們先在這裏躲着，我去探聽一回虛實。胡明道：我和你一同去罷。林英搖手道：用不着，人多岔事；你和衆位在這裏候着；如有動靜，我就吹起畫角，你們就來接應我吧！胡明點頭稱是。那些獵戶都是些驚弓之鳥，誰也不敢隨他去，爬上樹的，爬上廟的，四下裏分起散開。惟獨有胡明抱着一對臥爪鎚，坐在廟前一塊大石頭上面靜候着。林英別了衆人，一手提着寶劍，一手挽着強弓，向廟後又走了半里之遙，幸喜雪霽天晴，一輪明月，掛在天空，還認得路徑。他本是個打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二回 陸岫山雙雄擒惡獸 麟岫洞一丐捉妖蛇

八六

獵的出身，焉有不知野獸的踪跡道理。他見路傍的細草，好像被人踐踏的樣子，光溜溜閃出一條六尺寬的大道。他暗自吃驚道：這畜生恐怕不是山貓呢？我想山貓沒有這樣寬的身段。他揀了一塊大石，往下一坐，靜悄悄的等了多時，不見有什麼動靜。他暗道：難道這畜生出去了麼？又等了多時，還未見有一些動靜，他暗想：山有猛獸，獐貓鹿兔全無，這話果然不錯。他等得不耐煩，正要立起來回去，瞥見正南山凹裏現出兩盞碧綠的燈來。林英識得是獸睛，暗道：那畜生來了！忙立起來，往一塊大石後面一躲。沒一刻，那大獸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了上來，噓着氣，後面豎起一根椀桿似的尾巴。林英偷眼看去，那裏是山貓，原來是一只極大的花斑豹，心中暗自吃驚道：有生以來，還未看見過這樣的笨獸呢！他輕輕的取出彈弓，讓他走過。林英拽開弓，閃了出來。那豹好像屁股上生了眼睛似的，大吼一聲，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霹靂，翻轉身子，直豎起前面兩爪，來撲林英。林英連發三彈，不知向何處飛去，曉得不能再慢了，忙將彈弓摔去，揮劍來迎。這時豹已撲下，右邊一爪，正撲在劍口上。已經割破爪腕。林英禁不起馳這一撲，便將寶劍噹啷啷的擯去。那豹兩爪搭着林英的肩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頭張開大口。林英趕緊將牠一撲，把頭往那豹項下一埋，雙腿往牠後肋一夾，那豹往下一倒。他兩個在草裏掙扎了一會。林英便想出一個主意來，用力在那豹的氣管下亂咬；不一刻，將氣管咬斷。那豹狂吼一聲，登時不能動彈。這時胡明聽得狂吼的聲音，接着又是摔劍的聲音，曉得不好，便與衆獵戶打着燈籠火把，一路尋來。胡明當先喊道：林兄！我來助你。一直尋到他們相搏的所在，才見他和大豹滾在一堆。胡明舉起大鎚，一連在那豹肋下着力打了十幾下，那豹眼見得不活了。林英才站起來，滿嘴毛血。胡明分付衆獵戶扛了回去。富平見這樣大的斑豹，不禁也倒退數步，滿口贊道：林將軍真是神人！話才說完，瞥見一個小廝跑進來報道：外面有個討飯的，他說能捉毒蛇，要見員外。富平忙道：請進來！這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  
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上回已徵表猛獸毒蛇，誰知即發現於本回文中。林英擒豹一段，用筆細膩入情。列傳載卞莊子刺虎，疑信參半，未可盡信天下有此壯士也。乃讀本回，始恍然大



悟卞莊子之勇，正不知有幾許在焉。乞丐何人，飄然而至，一鳴驚人，本回尙未露其姓字，吾固急欲一觀其究竟也。

### 第八十三回 軟語訴樽前柔情款款 驪歌聞道上行色忽忽

話說富平見林英等扛了一只極大的斑豹，吆吆喝喝的走進村來，心中大喜，忙迎了上去，滿口誇贊道：林將軍真是神人！誰也想不到竟能將這畜生結果了。林英搖頭說道：僥倖，僥倖！險一些兒將性命送掉了！說着，和衆人進了富平家。英林渾身發軟，已經不能動彈，而且雙膊又擦傷了。富平忙分付家人將他扶到一間靜室裏息下。那些打獵的聽說林胡二人將山貓打死，誰也不肯相信，一窩風擁到富平的家裏；一進門，瞥見一隻極大斑豹，睡在塔前，嚇得衆人倒退數步。胡明帶笑喊道：提防着這豹還沒有斷氣呢！衆人聽了這話，嚇得連忙回身要走。富平笑道：用不着怕得什麼似的！這是死豹呀！衆人聽說是死豹，大家滿面羞慚，從新擁了近來；仔細一看，只見那豹的項下露出碗口大的一個窟窿，忙問了究竟，衆人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伸舌搖頭，你驚我詫。有兩個說道：我早就知道胡林兩位將軍，定是兩位大英雄，大豪傑了！還有的說道：我早已說過，人家既然能誇下大口，必然是有一種驚人的本領呢！大家正在這擾亂的當兒，有一個小廝走進來報道：外面有個乞丐要見員外，他自說能够去捉毒蛇。富平忙道：快請進來！那個家丁忙出來，不一會，帶進一個人來，滿臉麻子，右邊一隻眼，已經瞎了；頭上紮一塊舊布，滿頭的瘰癧，上身穿一件破壞不堪的襖子，下面穿一條犢鼻褲，百孔千洞，橫一塊，豎一塊的補釘；一雙爛冬瓜似的腿上，滿發着惡瘡，那一股腥臭氣，直沖進來。衆人嗅着這股異味，不約而同的一齊泛了一個惡心，睜眼看時，只見他一顛一簸的提着一只大竹籃，走了進來。富平忙上去恭而有敬的雙手一拱，開口問道：吾兄下降，小弟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！那乞丐略點點頭。富平又問道：敢請教老兄尊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那個乞丐搖頭說道：承你問我，自己不知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子，更不知生在何處；還記得我在關西的時候，人家叫我異巧，我想大約就是這個名子罷！衆人見他這個樣子，誰也要掩口失笑。富平向他瞅了一眼，又向那異巧說道：老兄下降，不知道還肯助兄弟一臂之力麼？異巧點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三回 軟語訴樽前柔情款款 驪歌聞道上行色匆匆

九〇

頭笑道：那是自然的；我不來便罷，既來當然是要動手的。富平道：不知老兄需用什麼兵器？小弟好去預備。那乞丐搖頭說道：需不着，我自有的東西去克服這業障。富平忙命人擺酒。一會子，酒席擺下，便請異丐入席。富平和胡明等接着一齊入了座。那異丐毫不客氣，拖湯帶水的滿口大嚼；甚至還用一雙和黑箴籬似的手來做代表，吃得也不樂乎。在座的幾個人，見他一雙尊手，到碗裏來一撈，誰也不敢再去動箸了。他見衆人不動手，索性往檯上一蹲，捧着大碗，啣啣啣的一掃而空，忙對富平道：快點拿飯來吃飽了，好去動手！富平連聲答應，忙呼家丁去盛飯。他接着一碗飯，風捲殘雲似的三兩口就吃完了，忙又嚷着添飯。那幾個家丁往來不停的替他添飯，像煞走馬燈一樣；不多時，吃得碗空鍋空，才放下碗，拍着肚皮對富平謝道：我還是舊年在關西一家人家吃了一個飽，一直至今還未曾吃過一個飽肚皮；今天多蒙老兄賞賜我吃了一頓，此刻天已大亮，便好去動手了。富平問道：可需人隨老兄一同去？異丐搖手道：需不着，需不着；他們膽小，恐怕要嚇殺。胡明倒有些不服，一定要去。還有幾個膽大的，也要跟去一觀究竟。那異丐點頭笑道：你們既然一定要去，我也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必十分阻止；但是既然跟我去看，須要聽我分付，才准你們隨我一同去呢！衆人忙答應道：「那個當然。」異丐問道：「一共有幾個隨我同去呢？」胡明一點答道：「十個。」異丐道：「可以就隨我一同動身吧！」胡明和衆人各懷利器，跟着那異丐出了村口，進了山道。誰知那個異丐上了山，健步如飛，輕如禽鳥。衆獵戶和胡明暗暗的詫異。直走了半天，那異丐回頭向衆獵戶道：「此地巖嶙峒洞，還有多少路？」衆獵戶齊聲答道：「大約還有半里之遙。」那異丐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却不能再向前進了，再進却要中毒的。」衆人忙立定腳步。那異丐在竹籃裏取出檳榔般大小的一把紅石頭來，每人給了一塊，說道：「你們將這塊石頭含在嘴裏，就不會中毒的了。你們要看得清楚，趕緊爬上樹去；如果那業畜來了，切不可聲張，我自會有法子去治他。」衆人點頭應允，一齊爬上樹去，靜悄悄候着。只見那個異丐在竹籃裏搬出一塊斗大的紅石頭來，安放在山路當中。他就地一連發了幾聲：「啞！啞！啞！」他便穿雲閃電般的爬上了樹。不多時，一陣腥風撲面而來。腥風過去，閃出一條錦鱗大蟒，那一顆癩花頭，足有十斗來粗細，刺刺的竄到這紅石頭面前，閃着眼睛，吐出舌尖，便來舐吮；舐吮了多時，一口便將這塊石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第八十三回 軟語訴樽前柔情款款 驪歌聞道上行色匆匆

九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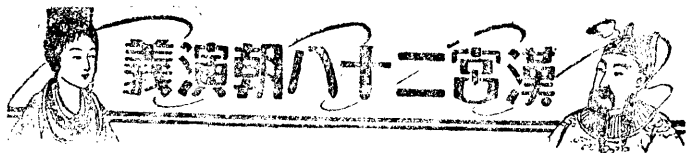
頭吞了下去。霎時只見牠渾身亂戰，翻身打滾，盤起放開，攪了一陣子，將路傍的亂草被牠滾得光溜溜的，攪到分際，一伸腰，直條條的殭斃了。異丐在樹上，拍掌大笑道：好業障！我什麼地方都尋遍了，不想你竟在這裏害人！他說罷，縱身落地，走到那條大蟒跟前，在竹籃裏取出一把牛耳刀來，將那大蟒的雙眼挖下來，又到肚子傍邊挖了一個窟窿，不知他又取出些什麼東西來，放在籃裏，向衆人招手說道：你們下來罷！衆人看到這時，一個個驚得呆了，見他招手，才敢下來，都走到異丐的身，一齊問道：方才那塊紅石頭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，那樣的厲害？他笑道：你們那裏知道。我爲了這個業畜，不知費了多少心血，今天才得成功。那塊石頭，是我的師兄那裏借來的，名叫石雄膽，沒有他，永遠除不了這業畜。我在崑崙山已經看見過他一次了，不過那時我因爲沒有石雄膽，才未去和他爲難。我們師兄借了這石雄膽把我，我的師父，又執意命我來滅這業畜，我又推辭不了，所以才來將牠殲滅的。胡明忙將含在嘴裏一塊小紅石頭取出來，對他笑道：照你說，這個差不多也是石雄膽了。他點頭說道：正是，這個可是我需不着了，送把你們罷。我此刻要去了，你們回去取些火種來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將他燒化了罷。這鱗名叫什比鱗兒，乃是蛇類中最毒的一種，祇有眼睛和膽有用處，別樣沒有什麼用處了。你們可取些乾柴來，偃着牠燒了罷。此刻恕我不陪了。他說罷，便飛步的走了。胡明便和衆人忙回到寧白村，將以上的事說了一遍。富平驚喜交集，忙命人揀了些乾柴引火之物，前去將毒鱗的尸身燒化不題。再說富平家裏有位小姐，名叫淑兒，年方二十九，長得花容月貌，渾身武藝，馬上馬下十八般兵器，運動如飛。此番她的兄弟，被大豹吃了，她又悲又憤，三番兩次要去擒大豹，給兄弟報仇，俱被富平攔住不准。她無奈，只得暫且隱忍。可是雖然二九年華，却未有個如意郎君。富平每每見有人來作伐，曉得她生性高傲，便命她自己去選擇。她一連擇了三四年，終未有一個合意的人家。她就此耽擱下來，高不成，低不就。要想她做女人，非要先和他比試三合。起初倒有個小後生，會幾手拳腳的，獺狗想吃天鵝肉，來和她比試，不上三合，俱被她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的回去。因此富淑兒的威名，遠近皆知。還有幾個望梅止渴的朋友，見她這樣的厲害，只得將念頭打斷了，所以連說媒的也不見一個上門。昨天聽說漢家大將林胡二位，要去擒獸捉蛇，她的一寸芳心，不



禁一動，暗想道：久聞天朝的人物，十分英武。這林胡二位，究竟不知是個什麼樣子的。一個人，她急於要一見；無奈自己又是個女孩子家，不便擅自出閨門，惹得人家瞧不起，十分納悶；到了晚上，夜飯也懶去吃，一個子獨坐香閨，手托粉腮，不住的出神亂想，暗道：如果這兩個之內，果真有一個才貌雙全，武藝卓絕，將奴家附託於他，豈不是好？她想了多時，不禁紅暈雙頰，芳心突突的亂跳個不住。停了一會，瞥見一個小丫頭跑了進來，向她說道：姑娘！你可知道，現在外面有兩個東方上國來的人，他們說是今晚去捉山貓呢。這兩句話，正打動她的心事，忙向她說道：你可看見那兩個人的？那小丫頭答道：怎麼沒有看見呢！她又問道：是什麼樣子的呢？那小丫頭答道：他們一共來了三個人，一個有鬚子的，聽人說他是個文的，不會去動手；一個黑面孔，比西村老杜喬還要高一尺，說出話來，和銅鐘一樣；還有一個，却與這個大漢是兩樣，生得唇紅齒白，眼似明星，眉如漆刷，生得十分儒雅，和小主人一樣；比較起來，恐怕小主人還要不及他呢。她芳心早有了主見，便一揮手，那個小丫頭退了去。她暗自尋思道：原來天朝的人物，也是醜俊不齊的；但是他的武藝，却不知如何，若是有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全身武藝，奴家便許了他，也算不枉了。她整整的胡思亂想到三鼓已過，還未登床安寢。正要收拾去安寢，猛聽得外面大聲小怪的人聲嘈雜，沸反盈天，她大吃一驚，只當是出了什麼岔子呢！一綽兵刃，縱身出來，迎頭就撞着宮平。她忙問道：「爹爹！前面什麼事鬧得這個樣子，敢是出了什麼岔子麼？」富平笑道：「我兒！你還不曉得麼？那隻害你兄弟的畜生，現在被上國林將軍拿住了，放在前天井裏，你快點去瞧瞧，她聽了這話，忙入房，放下兵刃，和一個小婢，婷婷娉娉的走了出來，到了前面的天井裏，閃着秋波一看，只見一隻極大的花斑豹，睡在地下，嗓子下面，顯出一個透明窟窿，鮮血迸流。有兩個獵戶，架着一個美貌的郎君，往後面去了。只見衆人點點指指的說道：「你們看見麼？剛才扶到後面去的，他就是林將軍！這豹就是他打死的。」還有幾個人問道：「難道他被這豹咬傷了麼？」衆人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！林將軍捉豹的時候，兩隻臂膊在豹的肋下擦傷，現在到後面去休息了。她聽了衆人的話，又喜又悲，又敬又愛喜的大豹已被他奮勇捉住了；悲的是兄弟被這畜生吃掉了，現在雖然這畜生被他打死，可是兄弟却不能再活了；敬的是他能見義勇爲；愛的是他武藝超羣，人品出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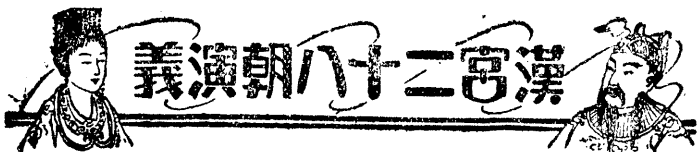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三回 軟語訴樽前柔情款款 驪歌聞道上行色匆匆

九六

她扶着小丫頭，可是一寸芳心，早就弄得七顛八倒了。她立夠多時，才扶着小丫頭一逕往後面而來，可巧從林英睡的靜室旁邊經過。她見許多人擁在這間房裏，問長問短的，估量八分是林英睡的所在。她不由的走到房門口，止住蓮步，慢展秋波，朝他的臉上細細的打量，但見他生得伏犀貫頂，星眼有神，鋒眉似墨，掩映着一張俊俏的面龐，越顯出些英武之氣。這時林英也早就在意，却也飄着眼睛，向她打量個不止。四目相接，互相飽看了一回。此時富平正要到林英房裏來慰問，瞥見他的女兒痴呆呆的立在房門口，朝着林英出神。他心中有數，連忙退了出來，暗道：我倒早有此心，難得她又這樣；這頭親事，倒可以靠得住了。他却轉道到他的夫人臥房裏面，笑嘻嘻的向她說道：夫人！你知道麼？現在我們小姐看中一個人了。他的夫人笑道：看中誰呀？富平笑道：哪就是這位打豹的英雄林將軍啊！他夫人道：就是方才小廝們扶他到上房去安息的那個人麼？富平笑道：不是他還有誰呢？夫人笑道：你怎麼知道她看中的？富平便將方才的情形說了一遍，他夫人拍手笑道：不想這個痴丫頭，眼力果然不錯！富平道：你且慢慢的誇贊，我不過是忖度的意思，還不知道她是否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看中；我想女兒的終身，除了這個，再去找別的像他這樣品藝兼優的，恐怕就不容易了。你馬上到她的房中先去探探她的口氣：如果她果真看中了，那是再好沒有；設若沒意，你可用好言去勸慰他。此事務要辦到。你我夫婦得着這樣生龍活虎的女婿，一輩子也算有靠了。他的夫人，滿心歡喜，一連幾聲不錯，忙起來帶了一個侍女，逕向淑兒的房中而來；走不多時，已經進了她的臥房。她在上房偷看了一會，回到自己的房裏，只是發楞，暗道：我不信，天下竟有這樣的奇男子；從外面看起來，竟像一個軟弱的書生，却不料他竟有這樣的驚人武藝。她正自想得神出鬼沒的當兒，瞥見她娘和着一個侍女走進房來，忙立起來，勉強笑道：母親！這會子你老人家還沒有安息麼？夫人笑道：我兒爲娘的昨晚聽你爹爹說的，上國來了兩條好漢，今夜要去捉山貓。我聽了這話，大爲驚異，我想我們這裏幾十個狼虎似的人，也沒有將這個畜生捉住；他們兩人，能有多大本領，難道就能將山貓捉住了麼？誰知竟出人意料之外，據說被捉住的，還不是山貓，是一隻大豹，而且是那個姓林的一個人動手捉住的。這樣的大本領的人，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來了。她插口說道：這人不但本領好呢，就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三回 軟語訴樽前柔情款款 國歌聞道上行色匆匆

九八

是生得也十分漂亮，估量着他總在十八九歲的樣子罷。夫人笑道：我兒難道你已經看見過了麼？這句說話，說得她兩頰飛紅，低垂粉頸，自悔失言。夫人見她這樣，忙用話岔開。一會子，夫人又向她說道：我兒！你也年齡不小了；我爲你這孽障，不知操了多少心，如今還是懸着一頭未着實。我兒！今天我的來意，你曉得麼？她也不回答。夫人又道：在我看，這位林將軍，一則是身膺皇命，二來是品藝兼全，而且年紀又與你相上下，在我們兩老的意思，就此替你脫一層手續罷。夫人說到這裏，用眼向她一看，但見她垂下粉頸，一句也答不出來，其實心中早已默許了。夫人又道：我兒！我知道你的脾氣，所以特地來徵求你的意見，請你快些兒答復我罷！她含羞帶愧的祇說了二句道：孩兒不能擅自作主，一切均隨母親便了。夫人聽了這話，滿心歡喜，便回到房中，將方才的話說了一遍。富平自是歡喜，忙去和蔡諧商議。蔡諧也十分贊同，當下便到林英那裏，將來意說了一遍。林英還假意推託了一陣子，才答應下來。蔡諧因爲急於動身，便請富平擇一個最近的吉期，替他們倆完了姻。成婚的那一天，諸親友全來道賀，車水馬龍，十分熱鬧。附近的村落，聽說富淑兒出嫁，一齊爭先恐後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擁來看新郎，究竟是個什麼英雄。這看新郎的如潮水一般，你來我去，川流不息，真個是萬頭攢動。富平一面命人招待，一面叫他們出來交拜天地，好讓大家看見。一會子，由儂相扶着一對璧人出來，交拜天地。那些看新郎的人，無不嘖嘖稱贊道：果然是個美豪傑，俏丈夫！富平老夫妻兩個，見了這對粉捏玉琢的佳兒佳婿，自然是喜不自勝。可是又惹他想起自己的兒子來，不免暗暗的傷感，這也不在話下。一轉眼，大三朝過了，蔡誥便連日催促動身。可是他們正在打得熱刺刺的情投意合的當兒，焉能一旦撒手分開？究竟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暗地不免又說了許多不得已的苦衷。林英擇了一個日子，便要動身。富平也知道他皇命在身，不能久擱，料知留他不住，只得命人擺酒餞行。席間富小姐手執銀壺，滿斟三盃，送到林英的面前，低聲問道：郎君此去，大約有多少日子才回來？林英答道：多至三月，少則兩月，就要回來的。富小姐哽哽咽咽的也不再問。一會子，散了席，林英進去告辭出來，又和富平作辭。富小姐依依不捨的一直送到村口，祇說一句道：沿途保重呀！這正是：

人生幾多悲苦事，

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四回 慰鰥魚佛婆行好事 揮利刃俠士警淫心

一〇〇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異丐奇哉！飄然而來，倏然而去，殆非仙乎？觀其舉動，又類顛痴者流，抑隱於顛痴乎？吾不得而知之矣。試觀其殲蛇一節，何等精鍊！何等週到！絕非常人可望其項背。入後突寫林富婚姻瑣事，用筆奇妙，令人莫測，餞別一段，纏綿悱惻，自是勝人一籌。

## 第八十四回

慰鰥魚佛婆行好事

揮利刃俠士警淫心

却說蔡諳等離了寧白村策馬西行，又行了一月有餘，不覺漸漸的到了西域的境界了。異鄉風景，自是不同，到處皆聽着佛聲吶吶，鐘聲鐺鐺，果然是修羅世界，與各處不同。蔡諳在馬上對林英道：我們東方的人民，只知爭貪搶殺，利慾薰心，斷不知懺悔修行；可見連年內亂外患，大約也是上天見罪罷了。林英點頭稱是。三人攢了一程，不覺肚中飢餓。胡明便對林英說道：我們也好去找一家酒店吃飽了再走罷。林英道：正是這樣，我也要用中膳了，肚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子裏餓得鹿鹿的亂響；再不用些飯，恐怕要餓壞了。說着，見前面樓台隱隱，殿閣重重，約摸着是一個城池的樣子，他們馬上加鞭。不多時進了城門，只見裏面三街六市，買賣得十分熱鬧。那市中的買賣，大半以香火爲最盛。他們三人尋了半天，絕未尋到一家飯店。他們好不奇異，互相說道：這真奇怪了，怎的找了半天，爲什麼一家也沒有呢？難道此地沒有酒館飯店麼？說話之間，只見四處的人，一齊攏近來，合掌當胸，一齊念着阿彌陀佛。霎時將三人團團圍住。蔡諳大吃一驚，忙對林英說道：你看這些人困住我們，算什麼意思呢？林英也茫然不解，他們什麼用意。胡明揚聲問道：你們將我們三人困住做什麼的？那些人也都不回答，合掌一齊念着：無量佛，無量功德佛，慈悲佛，慈悲功德佛，哆囉哆囉。胡明一句也不懂，而且肚子裏又餓得慌，不得脫身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剔起眼睛，大吼一聲，在腰間取出雙鎚，大聲罵道：那裏來的這些牛子？哼你娘的什麼晦氣！趕緊給我滾開去！不要惹得老子氣起，一個個將你們打殺了。那些人見他這樣，只嚇得跌跌爬爬，一齊喊道：快去請大婆師來捉這野人！那些人，東奔西散，霎時走得精光。蔡諳忙埋怨胡明道：你也忒魯莽了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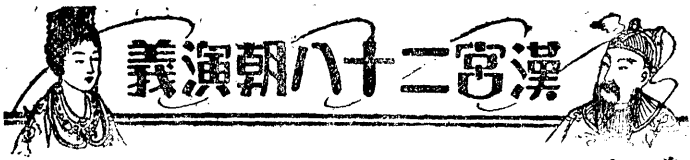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十四回 慰鯨魚佛婆行好事 揮利刃俠士醫淫心

1011

就發起脾氣來了，萬一觸動他們首領的怒，領兵來捉我們，豈不是束手待斃麼？胡明大笑道：「中郎忒也過慮，我們也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，怕他什麼？不來便罷，如果真來尋我們，只消一頓鎚，請他一個個送命！」蔡誥搖頭說道：「休要嘴強，人衆我寡，出外人豈能生事！你不要執性，須知強中還有強中手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；自古道：謙虛天下去得，剛強寸步難行啊！胡明那裏肯服氣，只是冷笑不言。這時瞥見西邊有一隊人蜂擁而來，前面兩個一排的童子共有十數排，手裏執着幢幡寶蓋，後面隨着許多沙彌，頭上披着袈裟，饒鉢叮噹的，向他們這裏而來。蔡誥吃驚不小，忙對林英說道：「這些人一定是方才逃走的人去告訴的，他們來了，怎生回對呢？」林英道：「事到如此，也沒有別的辦法，來者如講情理，最好，否則只有動手廝殺，別無他法可想了。」蔡誥搖手說道：「動不得！縱使我們在這裏可以逃出去，他們的人多，終於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凡事宜和平爲妙。」正議論間，那隊人已到面前。蔡誥翻身下馬，步行來到那最後蓮花寶輦的面前，躬身施禮。在這蓮花的旁邊有一個人，頭戴捲邊帽，身穿灰黑色的外襖，忙對他還了一禮，操着漢邦的口音問道：「尊駕莫非由東土來的麼？」蔡誥躬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身答道：正是。那人笑道：怪不得他們竟誤會了。諳蔡道：適才我們手下冲撞了貴邦的人，望乞恕罪。那人道：豈敢。豈敢。蔡諳又問道：還未請教老兄尊姓大名呢？那人連稱不敢的答應。小弟姓蘇名比，在這波斯國裏當了一名翻譯，方才一衆百姓，到大師婆那裏報告說：保聖市口，有幾個野人，騎馬入市；他們禱祝了一會，竟沒有用處，特請大師婆前來捉拿你們。那時兄弟，就曉得一定是漢邦的人物，才有這騎馬入市的規矩呢。敢問尊駕可是漢邦來的麼？蔡諳答道：正是。他說着，又通了名姓。蘇比笑道：談起來還與兄弟同鄉呢。蔡諳問道：老兄這樣說來，想也是敵處的了。蘇比笑道：小弟十七歲的時候，即遊歷西歐了；到了二十二歲的那一年，回到東土去，沒有住到一個月，見國內亂得不可收拾，小弟便又出來，在這裏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六年了。他說罷，又問蔡諳道：敢問蔡兄下顧敵處，有什麼事呢？蔡諳答道：我主刻思政治復興，萬民樂業，極欲想出一種法子來感化萬民，勸善規過；久聞西方有佛，佛有真經，據云傳留天竺，所以特着小弟和林胡二將，不辭辛苦，到天竺求取真經的。蘇比聽他這話，不禁喜形於色道：我倒早有此心，想將真經傳入漢邦，以期感化愚民；不意我主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四回 慰鯉魚佛婆行好事 揮利刃俠士醫淫心

一〇四

竟有這樣的高見，真是福至心靈，阿彌陀佛！他說罷，便走到蓮花寶座之前，打着番話，噤噤咕咕的說了一陣子。只見繡幕開處，那寶座上現出一個人來，穿着半截緇衣，赤條條的露出一對粉藕似的膀子，下面也是一雙赤脚，頭上滿垂纓絡，柳眉杏眼，梨面櫻唇，却原來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子。蔡諳嚇得連忙將頭低下，敬了一個禮，口中說道：女普提！敝人這廂有禮了。蘇比忙對那個女子噤噤了兩句。那女子微開杏眼，朝蔡諳膘了一下子，便合掌念道：囉囉哩哩。蘇比便對蔡諳說道：蔡兄！我們大師婆，剛才分付，請你們到信林驛暫留數日。蔡諳忙道：小弟們在路，已有四個多月了，千萬不能再耽擱了。蘇比笑道：蔡兄！恭喜你！用不着你煩神了，請你在這裏暫住幾日，真經自然有人替你去取。蔡諳聽了這話，驚疑不定的問道：蘇兄！你這是什麼話？蘇比笑道：目下且不要問，到了館驛之後，我自然會告訴你的。但是你先去請胡林二位下馬步行，我們這裏沒有人在市上騎馬的。說話時，那女子嘴裏又噤噤了兩句。只見那執幢幡的童兒，一齊念着：囉囉哩哩，哩哩噠囉。念了幾聲，便拔步回頭走了。那幾個擯蓮花寶座的人，一齊念着：大力王菩薩摩訶薩。念罷，擯起蓮花寶座，一逕向西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而去。蘇比便和蔡諳走到胡林二人面前。蔡諳便將方才的話告訴他們二人。胡林正自弄得莫名其妙，聽了他的話，方才明白，連忙下了馬，隨着蘇比轉街過市。到了一所房子面前，只見門口有兩個人在那裏談話；見了蘇比，連忙合掌低眉，口中念道：阿彌陀佛！蘇比嘴裏囁咕了幾句。他兩個忙跑了進去。不多一會，走出十幾個人來，牽馬的，搬行李的，一窩風的弄進館驛。蘇比便請蔡諳、胡林等一同進了館驛。蔡諳進了裏面，擡頭一看，只見另是一種陳設，一間大廳中間，供着許多佛像，香烟繚繞。兩傍站着許多的小沙彌，見了他們進來，一齊過來打個問訊。蔡諳和他們敷衍了一會子。胡明便向蘇比說道：我們早已餓了，煩你先去辦飯給我們吃罷。蘇比連連答應，忙喚人去辦飯。林英向蘇比笑道：你們這裏怎麼一家酒館也沒有呢？蘇比笑道：要尋酒館，這裏是沒有的了。蔡諳道：假使人家遠路來的過客，吃些什麼呢？蘇比笑道：這個也難怪；你們在漢邦弄慣了的，却不知我們這裏的規矩呢！我們這裏從前沒有佛教，却和漢邦一樣；自從有了佛教，我們主公就步步修行，不肯殺生害命了；因為酒館飯店裏，他們殺生最利害的，所以一概禁止了。蔡諳道：你這話我又不明白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了；人家遠來的過客，一沒有親眷，二沒有朋友，難道人家活活的餓死了不成？蘇比笑道：「那裏知道？我們國王，他禁止了旅館飯店之後，便設立許多常覺林；這常覺林，便是供應過客設立的，內面有吃有喝，還有地方安息的。」蔡諳道：「原來如此；那麼你們全國的人，全要吃了？」蘇比合掌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誰敢開葷呢？」蔡諳又道：「方才出來的那個女子，大約就是國王吧？」蘇比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蔡諳道：「不是王，她究竟是誰呢？」蘇比道：「他是大師婆，就如漢家的一個大將軍一樣的。」林英笑道：「她是一個弱小的女子，怎能當得這樣的責任呢？萬一發生什麼關係，難道她還有什麼法力去克服麼？」蘇比道：「你倒不要將她看輕；她的本領，真不小咧！是波斯國裏的民人，無一個不曉得她這哈達摩的；憑他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只要哈達摩一到，馬上就得瓦解冰消了。她還有一種絕技，能起死回生，醫人百病，因此我們國王，很契重他的。」林英笑着問道：「她醫人怎樣醫法呢？」蘇比道：「人生了病，先到他的府中去祈禱三夜，然後她自然有一種藥來醫治；如果你的毛病不能回生，她也看得出來，不過進了她的府，至少也要到半月以後，才能出來。如果是在府裏死了，她大發慈悲，自己拿出葬費來給人家。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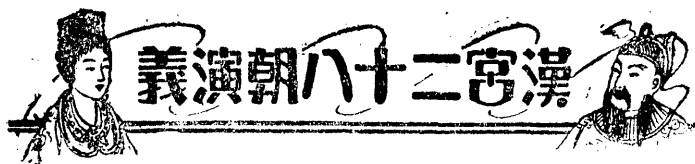
蔡諳又問道：你們國王叫做什麼名子呢？他道：叫做白爾部達。林英道：此地離開天竺國還有多少路了？他道：不遠不遠，祇隔着一條苦海，過了苦海，便是天竺國的境界了。蔡諳又問道：蘇兄！你方才對我說的，何人肯替我們到天竺去求經呢？蘇比道：大師婆方才對我說過，她說：你們都是五葷雜混的人，真經好取，苦海難過。她可憐你們遠道而來，不忍教你們白白的送了性命，她願發慈悲，打發大沙里邱，二沙里邱，到天竺國替你們去求經。但是你們在這裏，還須到她的府中懺悔七週天，方可將真經領了回去；否則就有天神魔鬼，從半路上來搶奪你們的真經了。蔡諳聽他這番話，毛骨悚然，忙問道：照你這樣說來，我們這些人，真經萬不能取回東土了。蘇比道：有什麼不能！不過要將一身的罪惡，先要懺悔淨了，然後自然能將真經安穩穩的保送歸國的。他們正在談話的當兒，有一小沙彌進來報道：齋已齊備，請進去用罷。蘇比忙對蔡諳說道：現在時已過午，請到裏面去用齋吧！蔡諳等隨着他進了一間靜室，只見裏面已經擺好一席。大家入了座。蔡諳見席上有酒，不禁十分詫異的問道：蘇兄！你剛才說的，你們這裏，不是沒有人吃酒的麼？怎麼這裏又有酒呢？蘇比笑

# 漢宮八朝演義

第八十四回 慰鯨魚佛婆行好事 揮利刃俠士醫淫心

一〇八

道：這是萄桃釀，完全淨素，你且吃一口，恐怕比較漢家的酒來得還要有味咧！蔡譜舉起盃子，呷了一口，果然芳香冽齒，甜美無倫，不禁極口稱贊。這時敲鐘上館。他們吃了半天，簡直連一樣都不認得。蘇比對他們笑道：這裏的小菜，還吃得來麼？蔡譜點頭笑道：吃倒吃得來，只苦是認不得叫什麼名子。蘇比便用箸一樣一樣的點着對他們說道：這是蜜勒茄子，那是海威白蘇。說了半天，他們只是誇贊不已。林英笑道：這差不多全是素菜了。蘇比笑道：自然是素菜，我們這裏可算屏絕五葷了。林英啞嘴說道：這素菜倒比較我們家葷菜來得好呢！不說他們在這裏用飯，再說那個大師婆自從見了蔡譜後，真個是神魂失據，便想出一個法子來，叫蘇比留着他們，好慢慢的來勾引他們。看官，你們看了我以上的兩句話，不是要罵我胡言嚼舌麼？原來有個極大的祕事，小子趁此替他揭出罷。閑話丟開，單講這裏的國王白爾部達，在十年前，本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。有一天，他抓了數十個囚犯，解到法場，瞥見有一隊沙彌，擁護着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，走了進來，對他說道：主公爲萬民之首領，豈可輕害人命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這樣的亂殺，豈不怕鬼神震怒麼？我有佛經，可以感化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愚氓能使天下一般不肖之徒，棄邪歸正。白爾部達見了她這樣的美貌，身子早就酥了半邊；又聽她這番妙語綸音，忙教將那幾十個引頸待殺的囚徒，放了下來。她教那些囚犯，一齊望空跪下，口中念了五百聲阿彌陀佛。那些囚徒，正自在那裏頸項伸長，預備送命，誰也不希望憑空來了一位天仙似的玉人兒，將他們救活了性命，忙着不住嘴的唸着阿彌陀佛。五百聲唸過之後，她又分付小沙彌朝空頂禮，一齊敲起鐘鼓，念了一回。她做作了一會，便走到那些賊盜的前面，一個一個打量了半天；走到白爾部達的面前說道：這衆人裏面有兩個有善骨的，他們能夠傳我的大道呢！白爾部達忙問：是那兩個？她便指了兩個年輕貌美的。白爾部達便對她說道：敬請女菩薩就在敝國住下，好麼？她滿口答應。白爾部達滿心歡喜，便封她爲大師婆，特地替他在金殿右面造了一所房子，請她在裏面居住。她沒事的時候，就到白爾部達的宮裏去傳道。聽說她傳道，很爲奇怪，有三不傳：女子不傳，二人在一起不傳，白日裏不傳。但是這傳道的方法，固然是很奇怪而又祕密的，可是究竟怎樣傳法，讀者們誰不是過來人，還須小子曉舌嗎！白爾部達自從受了她傳道之後，真是百依百

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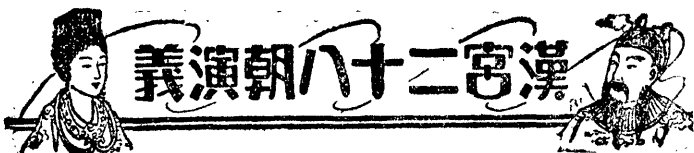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十四回 懸鯨魚佛髮行好事 揮利刃俠士醫淫心

一一〇

順。她便四處張羅，招搖撞騙，用了一班人在外面信口雌黃，說她是菩薩化身，來救濟衆生的；她有大法力，能定人生死，無論什麼人做下什麼不正當的事情，她能知道一切，並且能醫治百病，起死回生。試想波斯國裏一班從未受過教化的頑民，怎能不上她的圈套呢？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上半月，通國皆知，誰也不敢錯做一件壞事，倒被她弄得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了。她又命國王禁止殺生，絕葷茹素，家家念佛，戶戶誦經，城裏從沒有什麼糾纏的事情。如其發生了，只要她一到場，衆人馬上就死心塌地的不敢再鬧了。所以白爾部達十分信仰她；崇拜她；總而言之，將她當作活菩薩一樣看待。可是一班愚民，東也來求醫，西也來乞福。她倒十分冗忙，求醫的，乞福的，日多一日，簡直有應接不暇之勢。她也乖覺，便命她的兩個徒弟大沙里邱，二沙里邱，分頭敷衍。如果一個死了，她便說是這人功成圓滿，登上極樂了。那死人的家屬，聽他這話，便以爲十分的榮耀。所以一班求醫的人，但願死了成仙成佛。這樣一來，她越發肆無忌憚，每日至少有十個八個小後生隨她去傳道。她胃口越來越大，每日沒有十幾個來傳道，簡直是不能挨忍。有一天，突然來了一個白面郎君，十分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俊俏，到她府中求福。她端坐在蓮台之上，見了這樣的漂亮人物，食指大動，忙對來人說道：「你這人倒有些善相，可惜少懺悔，你肯懺悔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怎樣懺悔法？」她杏眼斜矚，向他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如懺悔，自然帶你到一個去處去懺悔。他點頭冷笑，也不答話。她下了蓮台，輕疎玉手，將他拉起。那人便隨着她，轉樓過閣的走了半天，到了一間小靜室裏；只見裏面陳設得非常精緻，錦屏繡幃，四面壁上掛着無數的裸體美人畫片，有的睡在床上的，有的仰在椅子上的，各種浪人的姿勢，不一而足。不怪那些小後生，一到這裏，便要成仙成佛了。她慢慢的將衣服一件一件的脫下，最後脫得精光，便向那人笑道：「你可來吧！我替你來懺悔。」那人走到床前，將帳子一揭，只見裏面掛着四軸畫，却是赤條條的男女合演頑意兒。那人用手朝那畫上指着問道：「這算什麼意思呢？」她微微的一笑，然後對他說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？這是和平之神；你要懺悔，須先和我照這個樣子先做了一回；那時我佛歡喜，自然就會赦除你的罪惡，賞賜你的無量福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便用手來替他寬衣解帶了。那人陡然變了顏色，聽的在腰間拔出一把利刃來向她臉上一晃，大聲說道：「狗賊婆！你可認得我哈特麼？我早就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頭巾飛去 可人邂逅手帕傳來

一一一

曉得你的頑意兒了，今天且饒你一條狗命。快些改過自新，不許再做這些無恥害人的事業，還可留下你這顆狗頭；否則一刀兩段，爲萬民除害。他說罷，將刀往床邊一插，飛身出去，這正是：

饒君掬盡西江水，

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鬼神仙佛之說，余不敢謂其必有，亦不敢謂其必無，然本回意旨，在喚醒世人，迷信者當可澈悟矣。哈特何人，殆亦佛之化身歟？觀煞尾一段，令人拍案叫絕，惜未將此淫娃一刀兩段，未免遺憾耳。蘇比之爲人，君子歟？抑小人歟？以意度之，必與哈達摩朋比爲奸，無疑議矣。

## 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頭巾飛去 可人邂逅手帕傳來

話說那個自稱哈特的一個人，將哈達摩當面奚落了一番，便將刀往牀邊一插，飛身出屋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早已不知去向。把個哈達摩嚇得面如土色，將那一縷芳魂，直飛了出去，一直等他走了之後，方才將飛出去的驚魂，收了轉來，又羞又怕，慢慢的重行將衣服穿好，下得牀來，將利刃拔下，藏在一邊。從此以後，她却不敢再做那些無恥的事情了。列位，這哈特來無跡，去無踪，究竟是個什麼人呢？小子趁此也要交代明白了。那哈特本是波斯國裏一個頂有名望的俠客。他鎮日價的沒有別的事情，專門剷除惡暴，扶濟良善。但是他有個怪癖，無論做下什麼事情，從來不肯露出真名真姓。所以波斯國裏常常發生什麼離奇的案子，大家不曉得內容，便疑神疑鬼，疑到大師婆身上去了。因此人人膽戰，個個心寒，不敢做一件不好的事情。這哈特早就曉得白爾部達請了一個女子爲大師婆了，不過這女子的行爲，究竟好與不好，他尚未知道呢。有一天，他因爲聽了一個朋友告訴他，就是阿司地方的官長，貪婪無比，殘殺人民，敲詐財物。他聽了這些話，不禁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他一個子也不帶夥伴，單身直往阿司城而來。到了阿司城裏，四處一探聽，果然這阿司郡守殘暴非常，怨聲載道，他便存在心裏。一轉眼，天色已晚，他懷着利刃，一躍上屋，身輕似燕，毫無半點聲息。瞬間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頭巾飛去 可人邂逅手帕傳來

一一四

到了阿司郡守的府中，他驚行鷺伏的直向後邊而來。不一會子，到了那個郡守的臥房屋上了，他使了一個倒掛金鈎的勢子，從屋簷口直掛下來，只見裏面燈光未熄。他用舌尖將紙窗上面舐破了一些，閃目朝裏一望，又見裏面有一個漢子，坐在牀前。牀上有一個十七八歲的美貌女子，兩個中年的婦人，坐在他的身邊。那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，哭得和淚人一樣，閃着黑眼，向兩個中年的婦人說道：你們不要儘來勸我！須知無論什麼事情，都要人家願意呢！老爺雖然愛我，我却不愛他，難道就因他看中我，就來強迫我麼？那兩個中年的婦人，一齊勸道：薇娘！你不要這樣的固執罷，你順了我們老爺，一身的吃着都比人家好的，請你答應了吧！不要嘔得他性起，將你殺了，你還有什麼本領來反對麼？她哽哽咽咽的說道：用不着你們來花言巧語的，我既然不答應他，難道因為他要殺我，我就答應了麼？他不怕大師婆在暗中監察，他就將我殺了罷！那兩個中年的婦人，聽她說出這句話來，不由面上獻出一種驚慌的色彩來，便走到那個郡守的身邊，不知她們說些什麼。只見那個郡守哈哈大笑了一陣子，然後對那個年輕的女子說道：薇娘！你可默極了！別人不曉得那個大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師婆便疑神疑鬼的說她有多大的法力了，惟有我却去領教過了；老實對你說罷，她是一個萬惡不顧廉恥的貨色，難得你還將她擡了出來；不瞞你說，她已經和我做過了這一回頑意兒了。他說着，伸出手來，做了一個手勢，將那個女子羞得面紅過耳。他又發出鷓鴣似的聲音，咯咯的笑了一陣子。那兩個中年婦人，合掌當胸口，中念道：阿彌陀佛！你不要這樣的信口胡言，不要被哈達摩大師婆知道，大家皆沒有性命啊！那郡守笑道：用不着你們擔心，怕她什麼？橫直不過一個招搖撞騙的女人。他說罷，剔起眼睛，對那個年輕的女子說道：你不肯依從我，還是真，還是假呢？那個年輕的女子說道：憑你什麼樣，我是不從你的。他哼了一聲，使用手在肩膀那一口鐘上一擊，鏗的一聲。霎時跑出四個大漢來，不由分說，走過來將那個女子，就像抓小雞似的扯了過來，往一張睡椅上一按。可憐那個女子無力撐持，只得滿口匹靈匹靈的罵個不住。霎時身上的衣服，被那幾個虎狼似的大漢，脫得精光。那個郡守笑迷迷將身上的衣服卸下，正欲過來做那個不能說的頑意兒。這時哈特在窗外不能再耐了，大吼一聲，一刀將窗子挑去，從窗子口飛身進去，手起一刀，將那個郡守送到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頭巾飛去 可人邂逅手帕傳來

一一六

極樂國裏去了。那四個大漢吃驚不小，一齊放了手，正要去取兵器來抵敵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刀光飛處，頸血亂噴。那四大漢早已變成無頭之鬼了。還有兩個中年的婦人，見此情形，嚇得張口結舌，忙合掌只是念着：修羅修羅，哩連哩囉。哈特爽性轉過身子，一刀一個，將兩個中年的婦人也結果了，才到這年輕的女子身邊，問個究竟。原來這女子是郡守的親眷，被他強索來做義女的；不想他竟要做這樣禽獸的事情，殺了真真不枉了。哈特問明了他的住址，便連夜送她回去。到了第二天，滿耳朵裏祇聽人家沸沸揚揚的說個不住，齊道：這郡守惡貫滿盈，不料大師婆知道了，一定差了什麼神將來將他們全殺了，可見大家還是要歸心的好。哈特聽見這些話，不禁暗笑這些人好不愚騷！但是他心中急切要來一探這大師婆的究竟，便不辭勞苦，遠道而來；在波斯國城裏暗暗的刺探了三天，果然察出許多荒謬不倫的馬脚來。他便決意假裝着香客，去試探一下子。果然合了那郡守的話了。他暗想道：我將她一刀殺了，真個和殺雞的一樣，毫不費事；但是將她殺去，不免將國內人民信仰她的心，使之一旦灰了的麼？罷罷罷，不如且指斥她一番；如其能革面自新，就隨她去；如果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怙惡不悛，再來結果了她，也不爲遲咧！他想到這裏，因此就放了她一條性命，他便走了。這是哈特的一番來歷，小子源源本本的已經說過了，現在也好言歸正傳了。且說那個善於迷惑人的哈達摩，自從經他這一番驚嚇之後，果然不敢再任意妄爲了；一直過了五六年，寧可死挨活耐的忍着，却不敢有一些非分的行爲。其實哈特那裏真去鑒察她呢，不過借着這番恐嚇恐嚇她罷。她今天在保聖市口見了蔡諳那一種品概，真個是冰清玉潔，更有那個林英面如冠玉，唇若丹硃，她不禁起了一片的戀慕心。她便命蘇比先將他們留住，以便慢慢的來施展媚惑的手段。再說蔡諳等在驛館裏，將飯用畢。蘇比立起來，正要說什麼似的，瞥見有一個人，穿着黃色緇衣，頭戴毗盧帽，腰束絲縲，手裏執着一根錫杖，走了進來。蘇比連忙站得直挺挺的合掌念道：阿彌陀佛！那人將頭微微的點了一點，口中說道：囉多嚏哈，哈哈囉嚏，囉咩嚏哩咖。他說了兩句，便向蔡諳合掌唱個大喏。蔡諳等見他這樣，正弄得丈二尺高的金剛，摸不着頭腦。蘇比忙過來對他們翻譯道：這是我們這裏的大國師潛於大和尚，他奉了國王的命令，特地前來拜訪諸位的。蔡諳等聽得這話，忙一齊立起來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還禮。蘇比又對潛於翻譯了他們的意思。潛於合掌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。蘇比便對潛於將蔡諳的來意說了一遍。潛於大師合掌說道：蘇道引，你可知道西方有一重苦海麼？蘇比道：怎麼不知呢？潛於大師道：既然知道西方有苦海，須知惡蛇怪獸，不可勝數，他們能有多大法力，能夠超過苦海呢？蘇比道：我並非不知，原來大師婆發廣大慈悲，預備差大沙里邱二沙里邱替他們到天竺去求經；我想既是這樣，却將真經取來了。潛於聽了這話，對蘇比冷笑一聲說：蘇道引，你不要一味糊塗，難道她們的伎倆，你還不曉得麼？他們就能去將真經取來了嗎？這不是欺人之談麼？這番話說得蘇比滿面飛紅，低頭無語。蔡諳等見他們這樣的情形，便估量着一定是談的他們話了，不過苦的是不懂他們究竟是談些什麼。大家默默的半晌。潛於大師又向蘇比道：據你方才說的他們不是你的同鄉麼？蘇比點頭道：是的。潛於大師道：既然是你的同鄉，難得他們有這樣的善行，你就該發廣大慈悲，助他設法才是。蘇比連忙雙膝往下一彎，撲地往潛於大師面前一跪，口中念道：阿彌陀佛！求大師廣發大慈悲，佛駕高昇，替東土萬民造福吧！潛於大師忙將他從地上拉起來，說道：我們出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家人須不着這些圈套，只知道慈悲爲本，方便爲門。我到這裏來，無非就是這個意思。但是我還要有一句話，要對你說，我去將真經取來，我還要隨他們一同到東土去參觀參觀。蘇比忙道：只要大師肯去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潛於便向蔡諳等打了一個稽首，便動身走了。蘇比和蔡諳一直將他送到大門以外。潛於便對蘇比說道：我動身之後，你須叮嚀他們，千萬不要到她那裏去。蘇比連連答應。潛於正要動身，忽然又向蘇比笑道：我真糊塗了！險一些兒白跑一趟。蘇比聽他這話，倒不知什麼緣故，忙問道：大師這是什麼話？他笑道：他們來求真經，可有法牒沒有？蘇比連忙對蔡諳道：你們來求經，漢帝可曾下旨意與你們不會？蔡諳道：有的，有的。蘇比便將潛於大師的來意對他說明。蔡諳十分感激，忙到自己的房裏，在箱子裏將聖旨取了出來，交與蘇比。蘇比便送把潛於。潛於反覆看了幾遍，點頭微笑，辭別他們，飄然而去。蔡諳暗道：怪不道人說西方佛地，人盡慈悲，今天才應驗了。他們回到中廳，蔡諳便問蘇比道：敢問這位潛於大師，是這波斯國裏什麼人？蘇比道：問他的根底，可是深固到十二分了。他就是普賢菩薩的大弟子，他却不是常到這裏來的，這也是我主的洪福。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頭巾飛去 可人邂逅手帕傳來

一一〇

齊天，不期而然的遇着他，真是巧得極了。他們正在談話之間，那國王已經派人來請蔡諳了。蘇比便陪着蔡林胡三人一齊到了貝普殿前。蘇比先朝國王打個稽首。蔡諳等也跟着打了一個稽首。白爾部達便命賜坐。蔡諳等一齊坐下。白爾部達向着蘇比囁咕了一會子。蘇比便將蔡諳等的來意和潛於替他們去求經的一番話，翻譯上去。白爾部達喜形於色，連連合掌念道：阿薩囉多，蜜羅阿陀。蔡諳偷眼見那國王，生得赤眉暴眼，闊口獠牙，十分可怕。他右面的蓮花寶座上，端坐一個千嬌百美的女子，在那裏低眉垂目。他仔細一看，却是昨天在街上碰見的那個女子，又見國王身後繪着三尊大佛，兩旁的侍臣，大半是不僧不俗的打扮。停了片晌，只見那個女子，朝國王囁咕了兩句。國王便向蘇比說道：薩克薩克，阿嚏哩囉。蘇比便對蔡諳說道：大師婆現在要請你到她那裏用晚齋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蔡諳一想，暗道：我們生長東土，這裏的形式一些兒也未曾看見過，何不趁此機會去看看呢？他想到這裏，也不推辭，竟一口的答應下來了。不一時，鐘鼓亂鳴，國王退殿。蘇比便領着蔡諳等逕向哈達摩的府中而來；不一會，到了哈達摩的府中，只見那大廳裏，梵貝聲繁，異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香撲鼻，果然又是一番景象。蘇比對他們悄悄的說道：馬上你們到佛前拜佛，須先將帽子除下，等到用過晚齋，才能將帽子重行戴上呢。胡林二將齊聲問道：這是什麼規矩呢？蘇比笑道：這裏在佛前朝禮和用齋，皆要先除下頭盔，才算不失儀節呢。說話間，那右邊的大鐘噹噹的敲了三下子。蘇比便向三人悄悄的說道：朝禮了。他們聽說這話，趕緊除下頭盔，隨着蘇比走到佛像面前，躬身下拜。行禮已畢，哈特摩輕移足步，走到蔡誥面前，打了一個問詢。蔡誥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，只管翻着兩只白眼。蘇比看見他窘住了，連忙替他向哈達摩翻譯道：他姓蔡，他名字叫倫，是大漢皇帝的駕前使臣，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。她伸出玉手，向林胡二將指着問道：他們二人姓甚名誰？蘇比答道：那個白臉少年，姓林名英；那個黑面大漢，姓胡名明。他們是保護蔡中郎的官將。她聽罷，滿面春風，對蘇比笑道：引我看這幾個人，却有仙姿道骨，如果肯懺悔一週天，便可以入門了。蘇比聽她這話，明知她懷好意，却因位置的關係，不便和她去作對，只得答道：這原是大師婆慈悲之念，無奈他們初到此地，一切尚未十分了解，懺悔一層，恐怕他們不見得就肯領教吧。她含嗔帶喜的向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頭巾飛去 可人邂逅手帕傳來

一二三

蘇比說道：你倒先替他們頭門口回掉了。蘇比忙道：大師婆請不要見怪！方才這兩句話，原是我忖度之言，是否他們是這樣的心理，尙未可知，待我來問他們，看他說罷。便向蔡諧說道：大師婆要請你在這裏懺悔七天，不知你肯麼？蔡諧連忙搖頭說道：這却不能；一來我們是五葷雜亂慣的人，二來對於經懺一門，毫無研究，只好請收回成命罷。蘇比便對她將蔡諧的一番話，說了一遍。只見她緊簇蛾眉，十分不悅。她也不答話，便叫人擺席。大家一齊入座，她也在末座相陪。可巧末座與首座恰在對面。蔡諧見她也入座，不免倒偏促不安。可是她倒落落大方，毫無羞澀的態度。一刻兒，菜上了兩道，蔡諧便要起身告辭了。蘇比猜到他是因爲哈達摩在桌上的緣故，便悄悄的笑道：中郎休要這樣的羞縮難堪，須知大道不分男女。蔡諧道：無論如何，男女怎好在一起入座呢？蘇比笑道：你這人也未免太拘執了；自古道舉一體，行一事，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，才好呢？這裏素來有這樣的規矩，難道爲着你就滅去了麼？快快的不要被她們笑話。蔡諧無奈，只得耐着性子，將頭垂到胸前，一直等席散，才擡起頭，便起身告辭，再尋頭巾，却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哈達摩見他們要走，粉面上突然不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悅，也不挽留，癡呆呆的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發。蘇比忙教小沙彌去尋頭盔，找了半天，那裏有一些影子。胡明等得不耐，正要發作。蔡諳向他一搗，胡明却誤會他的意思，只當是蔡諳教他發作的呢，他便大聲喊道：我們的頭盔，難道被佛老偷去不成？真是豈有此理！那些小沙彌見他這樣惡聲怪像的，嚇得跌跌爬爬的走了。哈達摩見胡明發作，心中也覺害怕，忙教三沙里邱跑進去，將他們的帽子取了出來，又對蘇比囑咐了一陣子。蘇比點點頭，便領着蔡諳等回到館驛之內。蔡諳向蘇比問道：我們出門的時候，那個大師婆向你說些什麼呢？蘇比笑道：她說潛於替你們去取真經，她是最歡喜的，也省得再叫她的徒弟去了。胡林二人同聲問道：她將我們的頭盔藏起來做什麼呢？蘇比笑道：你們三位，大師婆的用意，她想將你們留在她的府中懺悔七天，所以設法子挽留你們，才將頭盔藏起來的。林英大笑道：這不是奇談麼？修行也要人家情願呢！豈硬來強迫的？大家談了一會，便各自去安寢。停了數日，林英胡明在館驛裏沒有事可做，悶得心慌。兩個人私下裏商議道：如今一點事情也沒有，何不去閒逛閒逛？他二人打定了主意，順着館驛的這條街，一直向北走去。不到

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頭巾飛去 可人邂逅手帕傳來

一二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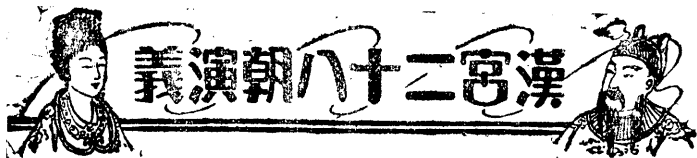
半里之遙，瞥見有一大空地，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處，拍手歡呼，二人不知道是什麼頑意兒，便挨着身子，擠了進去。只見有兩個人在那裏舞刀弄槍的，林英便對胡明笑道：「不料這裏也有人喜歡耍刀槍的呢？」胡明正要回話，瞥見人叢中有四個大漢，縱了出來，手執兵刃，直撲那兩個站在場內的人。那兩個見他們進來，面上現出怒容，揮着兵刃，便來迎敵。這時跳進四個大漢，幫着方才那四個大漢，圍着那二人，性命相撲。林英勃然大怒，一個箭步，縱到場心，一腿將那個位鞭的大漢打倒，奪過鞭子，耍動如飛，將那幾個大漢打得落花流水，的東逃西散。他正要轉身，瞥見白光一道，直奔他的太陽穴而來。他一讓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方手帕。這正是：

白絹飛來渾不覺，

紅絲牽定早留情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潛於寥寥數語，悲世憫人，與哈達摩輩相較，豈霄壤？此固著者明分涇渭也。哈達摩恬不知恥，復以留齋、匿帽、逗情、佛門清淨，恐被此輩污穢殆盡矣！林英回驛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後，對蘇比一語，已經八分料透。若夫蔡謩胡明，則猶夢夢，未能洞察其内幕焉。煞尾以抱不平，忽於天外飛來一帕，未悉出諸誰手，用筆之奇，仙佛亦當啞然失笑焉矣！

## 第八十六回

逞雌威數語解郎圍

顯絕技單身入虎穴

却說林英見那八個大漢，如狼似虎的闖進場，各揮兵刃，將那兩個人圍住，各施兵刃，大殺起來。林英起初還不知道究竟是一回什麼事，所以不敢冒昧；後來見他們性命相撲的認真殺了。他只見那兩個被他們圍住的人，殺得汗流如雨，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能。這時林英將那一股無名之火，直冲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個箭步，跳進圈子，一腿將那個使鞭的大漢打倒，將鞭奪了過來，奮起神威，一陣鞭將那幾個大漢打得鼻塌嘴歪，一閃而散。他正要回身，瞥見一道白光，直向他的太陽穴打來，他知道有人暗算，趕緊將頭一偏，那東西翻翻越越的落在地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塊雪白的手帕。他倒很覺奇怪，一彎腰將那塊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六回 逞雌威數語解郎圍 顯絕技單身入虎穴

一一六

手帕拾起了起來。這時四面的人一齊攏了近來，七張八嘴的嘖咕道：亞克亞克，立特阿羅。那兩個被困的人也湊近身子，抱拳念道：薩哩哇囉。林英一句不懂，料着他們一定誇贊和佩服罷了。他被衆人纏得急了，忙向衆人只是搖手。那些人也解破他的用意，向四散分開。林英走到胡明跟前笑道：可恨那幾個牛子，竟敢以多欺人。胡明笑道：可不是麼？不是你去動手，我也要去了。林英笑道：這些牛子，真禁不起打，只消一頓鑊，就打得東逃西散了。胡明笑道：真的，要是我前去，定要將那幾個牛子的狗頭，揪了下來。林英笑着，將那一塊拾着的手帕拿出來，對胡明笑道：我將那幾個牛子打败了，却不知從何處突然飛來一塊手帕，你道奇怪麼？胡明跌脚大笑道：你還未看見麼？林英搖頭說道：未曾看見。胡明用手朝西南一指道：看那樓上不是站着一個女子麼？這手帕就是她摔下來的。林英擡頭一看，只見西南角上有一座樓閣，高聳入雲，樓窗半啟，露出一個人來，生得柳眉杏眼，梨面櫻唇，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，說不盡千般嫵媚，萬種風情，把個林英看得呆了。只見那個女子，手扶雕欄，斜凝秋水，却也出神了。他兩個四目相接，飽看了好久，全場的人，不期而然的朝着他們注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視。胡明輕輕的向林英笑道：你覺得難爲情麼？全場的人，誰不朝着你們望呢？他也未曾聽見。胡明用手在他的肩頭一拍，大聲笑道：林兄弟！魂靈兒不要被人家攝去呀！這一句，才將他飛出去的魂靈，驚了入竅，低下頭，滿面緋紅，一言不發。胡明又笑道：這真奇了，到處有人看中你，爲什麼沒一個人看中我老胡呢？林英正要回答，猛可裏聽得東北角上喊聲大起，擁進一個人來，手執刀槍棍棒，直撲林英。胡明二人而來。胡明便對林英笑道：你看這些牛子，還來討死呢！林英道：來得好，正要使個厲害給他們瞧瞧呢。一轉眼，那些人擁到面前，爲首一人，手執一把鐵槳，身高九尺，虎頭獍眼，喊聲如雷。林英空着手搶了上去。那大漢大吼一聲，劈面就是一槳。林英往傍邊一跳，讓過他一槳，他順手又是一槳，從下面翻起來。林英往後面一縮，又讓過他一槳。那大漢兩槳落空，怒吼如雷，舉起鐵槳迎頭打下。林英趕緊又往傍邊一竄，恰巧那大漢的鐵槳，正打中一塊大石頭。碰然一聲，那一塊石頭竟被他打得粉碎。林英暗自吃驚不小。這時那些番人一齊擁上前來，刀棒齊施。林英趁着一個空子，奪了一把刀，和衆人惡鬥起來。胡明急切沒有兵器，搶過來一腿打倒兩個，就將這兩個從地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上抓起來，當着兵器，飛也似的打進重圍。那些番人，被他打得五分四散，可是林英却被那大漢逼得團團亂轉，急切跳不出圈子。那大漢越殺越勇，眼見林英要走下風了。胡明又被這些番兵纏着，不能過來幫助。正在這危急之時，瞥見一人，騎着白馬，腰掛雙刀，纖手執着馬鞭子，刷的打了二下子。那馬穿雲價的沖了進來，只聽她一聲吆喝，那個大漢，回頭一看，連忙放下兵刃，往她馬前一跪，嘴裏不知道他說些什麼。那馬上的女子，用手一揮。從後面跑過來許多的女子，一式短衣打紮，每人手裏執着一張刀，一細繩，走了出來，將這大漢緊的縛個結實。還有那些人一齊拋下兵刃，直挺挺的跪下。這時林英也不懂是什麼一回事，再朝那馬上的女子定眼一看，這女子正是方才在樓上擲手帕的林英。倒忙住了，但見朱唇一動，那些黑衣女子，將那些跪下來的人，一個個完全縛了起來。那女子臨走的時候，斜飄媚眼，向林英嫣然一笑，放着響環，緩緩的走出人叢去了。林英呆了半晌，正要和胡明回去，瞥見蘇比喘氣急急的跑來，向他們問道：「剛才這裏有人打架，你們動手不會？」林英硬道：「不錯，因為氣不過，才動手的。」蘇比頓足說道：「這却怎麼了？」林英見他這樣的驚慌，忙問：「什



麼緣故？蘇比道：還問什麼，你們准是死也！林英大吃一驚問道：難道這裏人家打不得抱不平麼？蘇比搖頭說道：不是這樣說。你們初到此地，那裏知道這裏的內幕。那兩個執刀棒的漢子，他們本來和我們國裏江湖賣藝的一樣。但是他們這裏有一個規矩，就是賣藝的專門供給人試的，不僅是他們自己要幾路刀棒，就可以向人家開口索錢了，只要有本領的，誰都可以去比試的。要是將賣藝的打敗了，馬上就趕賣藝的動身，不准在國裏逗留；如果打不過賣藝的，那末不但給錢與賣藝的，還要按月供給他們的糧草呢。方才我在館驛裏聽見他們說，拉阿場上有兩個野人，幫助賣藝的將四蒙利耶王子府裏的八個家將打敗；我當時問他們一個情形，便知你們闖下大禍了。這却怎麼了？林英聽他這番話，方才明白，忙又問他道：最後一個虎頭猥眼的大漢，他難道就是四蒙利耶麼？蘇比道：那個大漢也來和你們動手的麼？林英道：我將那八個大漢子打敗之後，沒有一會，他就帶了許多人來和我動手了。蘇比將屁股一拍，連珠價響的直說道：怎了怎了？林英見他這樣，料知事出非常，也覺費了躊躇。胡明大笑道：怕什麼！這幾個烏男女，已經被那個女子捉去了。蘇比聽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六回 逞雌威數語解郎圍 顯絕技單身入虎穴

一三〇

了這話，不禁詫異的問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？林英搶着將以上的事情說了一遍。蘇比聽罷，說道：慚愧，你們的運氣真好，可巧碰見她；但不知她何故幫着你們，倒是令人不解呢！胡明哈哈大笑道：還問什麼！林兄弟命帶桃花，到處有人憐愛，究竟還是生得漂亮的好。蘇比連聲問道：什麼緣故？胡明道：他將那八個大將打敗之後，那個女子在樓上看見，突然擲下一塊手帕來。後來那大漢帶了許多人前來和我們爲難，正殺得萬分危急之際，不想她就憑空的來了，你道不是看中我們林兄弟了麼？蘇比聽了，便對林英笑道：恭喜你！恭喜你！三天之內，包管你得到一個公主，和你成就了百年的眷屬了。林英漲紅了臉，忙對蘇比說道：道引不要儘來開心，你不要聽胡大哥撒謊，那裏有這些事呢。胡明笑道：這不是冤枉麼？我從來不喜和人家說謊話。蘇比道：引你如不信，我立刻給你個見證。他說罷，一伸手在林英的懷裏，摸出一樣東西來，向蘇比笑道：這個頑意兒，是那裏來的呢？蘇比接了過來，正在展開細看。林英一縱身便伸手來搶。蘇比忙向懷裏一縮。胡明忙過來一把將他抱住，口中說道：還做什麼趣呢？好好的讓人家看看，究竟是個什麼東西？蘇比展開一看，只見裏面繡着一尊佛，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兩個和合神，在下角上還留着一個名字。蘇比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瑪麗兩個字。他看罷，對林英笑道：這可無疑是她了！恭喜你，喜星高照。他說罷，便將手帕交與林英。林英接過來，不提防他嗤嗤的一連撕了幾瓣。胡明蘇比忙用手來奪，却已被他撕壞了。蘇比忙道：林將軍動怒，敢是我們看得不好麼？林英笑道：這是什麼話？在小弟的意思，不過因為女子的東西，斷不能存留我們男子身邊的，不獨損失我們的威嚴，而且對於她也覺有些不恭之處。咧，蘇比忙道：你可錯極了！她莫說是個堂堂國王的妹子，就是平常一個女子，人家看中你，憐愛你，你却不能將人家一番好意拂掉了呢。林英笑道：蘇道引這話，真是奇怪了！你怎麼知道她看中我的？蘇比道：人家有意將手帕擲把你，顯見就是撩撥你的。林英道：怎能這樣說法？人家在樓上或許是失手被風飄下來的，也未可知。蘇比大笑道：照這樣看來，越是天緣湊合了；試想這場內無數的人，皆未落到他們的身上，恰巧就碰着了，不是天緣麼？林英正色對他說道：道引休要取笑罷！不要說我林英已經有了妻室，縱使沒有，我林英堂堂七尺之軀，難道就和這番邦的女子配合了麼？請你不要講吧！我們也好回去了。蘇比見他動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六回 逞雌威數語解耶圖 顯絕技單身入虎穴

一三二

怒，不便再說，便和他們回到館驛之內。蘇比便將以上的事情，告訴與蔡諳。蔡諳問道：這女子果然是國王的令妹麼？蘇比道：怎麼不是呢？這國王有三個妹子：大妹子嫁與白脫司；二妹子嫁與馬咸司；惟有這三妹子瑪麗，生性高傲，而且武藝精通，刀馬嫻熟，有生以來，從未遇見過敵手，所以她目空一切，藐視天下英雄，今年已經十九歲了，還是待字深宮，國王幾次要替她擇婿，無奈她執意不從，國王不敢十分相強，只得由她自主。她雖然這樣倨傲，却是一個性如烈火的女子，她向來和人家是不苟言笑的，我想她既然將手帕擲與林將軍，我敢斷定是已經看中林將軍了。蔡諳笑道：如果真的，這樣倒是千秋佳話了。林英脫口說道：中郎你也糊塗了，我難道真去和她配合不成？蔡諳道：這也不算什麼羞恥的事情。林英道：中郎這是什麼話呢？我休說已有前妻，即使沒有家室，又何能和番婆子不知禮義的東西結合呢？不要說千古佳話，只怕要遺臭萬年了。蔡諳說道：林將軍請不要動怒，這不過是我們私下裏談論的意思，至於那個公主是否看中了你，還不知道呢！他們正在說話之間，國王那邊果然着人來請蘇比和蔡諳。他二人連忙上朝。那國王對蘇比說道：道引！你知道



# 漢高祖八十一義



麼？現在我們三公主看中了那個姓林的漢將了。蘇比連忙打了一個稽首，答道：「微臣已經知道。」白爾部達笑嘻嘻對蘇比道：「孤家今天請你來，非爲別事，要想請你做個月老呢。」蘇比忙答道：「我主的命令，怎敢不依？」無奈那個姓林的已經有了妻子了。白爾部達大笑道：「你還是什麼話？一個人娶兩個妻子，難道多麼？」蘇比正要回言，瞥見一個使臣，形色倉皇的跑了進來，大聲呼道：「比保國與兵來犯邊界了，請我主定奪。」白爾部達聽說，便命將四蒙利耶放下來，叫他趕緊帶兵去抵敵。原來這四蒙利耶是衆皇子之中最驍勇的一個。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見了瑪麗，便骨軟筋酥的沒了主意了。方才被瑪麗傳進殿來，說他在外邊闖禍，得罪了漢家的大將，所以將他縛來。她又爽爽快快的將林英的本領告訴國王，言語之中，流露一種佩服的口吻。國王點頭會意，便令將四蒙利耶鎖了起來。這時四蒙利耶放了出來，聽說是他要他帶兵出陣，心中大喜，忙到國王面前謝了恩，點齊十萬精兵，前去抵敵。未到三天，早有探馬飛來報道：「四蒙利耶陣亡，十萬兵死亡投降殆盡。」比保的兵馬已經闖進邊境了。國王聞報大驚失色，無計可施。蘇比便上殿奏道：「微臣保舉一人，包管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六回 逞雌威數語解耶園 顯絕技單身入虎穴

一三四

國王忙問何人？蘇比道：大師婆哈達摩法力無邊，何不請他前去迎敵呢？國王大喜道：我倒忘了。連忙着人去將哈達摩請來，命她前去迎敵。哈達摩也不敢推辭，帶着她的兩個徒弟，並一衆沙彌，前去破敵。未到半日，又有探馬來報道：大師婆與沙彌，完全被比保國的兵殺了。國王聽得這句話，宛似憑空打了一個炸雷一樣，口呆目瞪，不知所措。這時蔡譜等見這樣的危急，恐怕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連忙與林胡商議退避之計。林英慨然說道：到這裏承人家寶禮相待，現在人家到了這危急之時，焉有坐視之理，何不去助他一陣呢？胡明也是這樣說法。蔡譜忙對他們說道：你們可聽見麼？那大師婆那樣的法力廣大，尙且被他們殺了呢，你們爲何要去冒險呢？林英冷笑道：中郎你也未免忒糊塗了。那大師婆不過是個騙人的妖婦罷了，她有什麼法力呢？蔡譜見他們執意要去，也不好過於阻攔。二人便對蘇比說明。蘇比自是贊同，忙去告訴與國王。國王當下又派兵十五萬，請林英帶兵五萬爲第一隊，胡明領兵五萬爲第二隊，瑪麗領兵五萬爲第三隊，又命蘇比隨着林英去做參贊。當日林英等點齊兵馬，浩浩蕩蕩直向芥利子城殺來。他們還未到芥利子城，猛見前面旌旗蔽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天矛戈耀日。那比保的頭隊，已到色生河口。林英忙下令紮營，埋鍋造飯。這時還未安排齊整，猛可裏比保的營中，金鼓大震；一哨兵馬，沖殺出來；爲首一將，面如重棗，手執溜金大纜，怪叫如雷。林英大怒，火速掉槍上馬，帶隊出陣。林英一馬當先，也不打話。兩個接上手，奮勇大殺起來，戰了一百餘合。可是那賊將，來得十分厲害，力大無窮。林英到了一百合之後，力氣不加，槍法散亂，虛幌一槍，便想逃走。無奈那員賊將，將纜舞得風雨不透，緊緊的逼住，不肯放鬆一着。林英沒法，只得勉強打起精神，和他又戰了三十多合，可是只得招架，不能還手了。這時胡明的第二隊已到。聽說林英已經出陣，胡明提起雙鎚，躍馬出陣。只見林英被那個番將逼得汗流氣喘，漸漸的不支了，胡明舞動雙鎚，拍馬飛到垓心，大聲喝道：番狗休要逞能，看咱老子來取你的首級！他雙鎚齊下。那番將忙將金鏢蕩開雙鎚，接上手，又與胡明大殺了五十餘合。林英趁着這個空子，兜馬跳出圈子，休息片時。只見他兩個翻翻滾滾的殺到八十多回。胡明雖勇，可是那員番將兀自轉戰不衰。林英飛身上馬，搖槍重行搶到垓心。雙戰那員番將，這時番兵陣內，突然又跳出一個番將來，也不騎馬，跑到林英的馬前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六回 逞雌威數語解耶圍 顯絕技單身入虎穴

一三六

舉起鬼頭刀便來刺林英的馬腿。林英趕緊將馬一帶。那馬憑空一躍，將他這一刀讓過。林英便不敢怠慢，連忙丟下那個用鑿的番將，來應付這個步戰的番將。一馬一步，戰了四十餘合。那個番將，馬前縱到馬後，躍躍如飛，捉摸不定。林英倒有些應付不來了。大戰了多時，瑪麗的第三隊已經到了。蘇比忙令她出陣助戰。她倒提大砍刀，領了一隊黑衣番女兵，闖到核心。此時胡明已殺得鎗法散亂，支持不住了。瑪麗長嘯一聲，飛馬前來助戰。胡明騰下身子，便兜馬回陣。瑪麗那口刀舞得神出鬼沒，飛花滾雪價的將那個番將殺得招架不來。未到三十合，那員番將丟去一個架子，回馬就走。瑪麗隨後追去。那番將在馬上用手一招，登時萬弩齊發。瑪麗一毫不怯，攪開箭雨，穿雲閃電價的追了進去。胡明在後面望見，忙道：「啊！今番這個女子好道休矣！話還未了，瞥見林英被那員番將，將馬腿拗傷。那馬大吼一聲，壁立起來，將林英掀翻在地，霎時被那員賊將生過擒去。胡明大驚，正要上馬去救，只見番兵陣裏喊聲四起，紛紛大亂。霎時瑪麗從陣內重行殺了出來。她的嘴裏咬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到了蘇比的面前，將那顆人頭往地上一擲。蘇比忙對她噉咕了兩句。她連忙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刀回馬，重行殺進陣去。這正是：

碧血渾同三月雨，

紅顏突入萬軍營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林英之爲人，在有情無情之間。若曰無情，當瑪麗擲帕之時，必不至翹首遙矚，其狀類癡也；若曰有情，而對於蘇比蔡諳等，何拒絕之峻耶？著者用筆極細，讀者可深思之。總觀蔡諳輩至波斯，始終未與彼邦人士相交一語，宜也。大師婆不死於哈特之手，而死於比保叛寇之手，正是天意歟？

## 第八十七回

過名山狹途逢勁敵

宿古寺隔院聽奇聲

却說瑪麗重行殺入陣去，但見她在番兵陣裏，東冲西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馬到處，尸血橫飛；刀來時，肢骸重疊。將那些番兵殺得膽裂魂飛，只恨爺娘將腿生得短一節，沒命的四散奔逃。她在馬上，一面殺，一面留神向四下裏觀察，瞥見一個賊將，手執鬼頭刀，押着林英，吆吆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八十七回 過名山狹途逢勁敵 宿古寺隔院聽奇聲

一三八

喝喝的直向大營而去。她把馬一拍，趕了過來，大喝一聲。那番將措手不及，被她一刀砍死在地下。她趕散了番兵，正要來替林英解縛，猛聽得金鼓大震，一隊番兵從斜次裏沖了出來。她恐將林英傷了，趕快飛身下馬，將林英就地抓起，也不及解細，帶上了馬。這時一聲呼哨，萬箭如雨。她連忙將刀舉起來隔箭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粉臂上早已着了三箭。她咬一咬銀牙，飛馬來取那爲首的番將。那番將嚇得回頭飛也似的逃走了。她也不去追趕，回到自己的營中，將林英放下來，親手替他解去細縛。林英這時又是羞愧，又是感激，偷眼見她咬着牙關，將粉臂上的三枝箭拔了下來，那一股鮮血殷殷的淌個不止。林英到這時，也顧不得什麼羞恥了，情不自禁的拔出寶劍來，將自己的袍襟割下一塊，走到她的身邊，替她重重的裹起。這時胡明蘇比見她沖入番陣，隨後揮動大兵，掩殺過來。這一陣殺得番兵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大吃敗仗。胡明等殺到分際，才收兵回營，見林英好好的回來，好不歡喜。她從後帳裏出來，因爲血淌得太多了，臉上雪白，星眼少神。蘇比等問了個究竟，才知道臂中三箭，大家不勝嘆服。再說那比保的營中兩個首領，均被瑪麗一陣殺了，不禁人人膽戰，個個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心寒，不由的四散逃竄。有兩個小會長，料知也約束不住，無法可施，只得引兵來歸降。蘇比便將他們發放了，回來將失去的土地，收了轉來，這才奏凱而還。國王見他們得勝回國，喜不自禁，忙命人擺駕迎出波斯城外。蔡諳見胡林二將，安安穩穩的回來，真個是舉手向天，深自慶慰。蘇比便將戰事大概情形，告訴與白爾部達。白爾部達滿口誇贊。瑪麗便對國王嘆咭了兩句。國王哈哈大笑道：好好好！就是這樣辦法。他說罷，掉過頭來，又朝蘇比說道：道引前天孤家託你的那件事，可曾替我達到麼？蘇比道：前天因為軍事惚忙，未曾有空來提起這事，微臣極力撮合便了。國王大喜，又賞了胡林二將兩尊金佛，一串菩提子，三百斤白金。林胡忙將金佛收下，其餘一概不收。蘇比和他門回到館驛之內，便對蔡諳說道：如今公主瑪麗非要嫁給林將軍不可，你看這事怎樣呢？蔡諳皺眉道：這事委實太難，一來他已有妻子，二來他的性子和霹靂一樣，別人不能多一句話，我却不好再去開口了。胡明笑道：此番你們一說，就得成功的。蔡諳不解他是什麼用意。蘇比聽他這話，猛的省悟道：不錯，不錯，他此番不虧她將他從萬軍陣中救了出來，恐怕早就送了性命咧！我們就去說。他們便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七回 過名山狹途逢勁敵 宿古寺隔院聽奇聲

一四〇

一齊走到林英的房裏。蘇比首先開口向林英說道：林將軍！我此番却認真來討媒做了。方才國王令我和將軍說起將瑪麗公主許於將軍，未知將軍究竟是允許與否呢？林英此番因為她冒險將他救了出來，情意實在令人佩服；所愁的言語不通，縱然她貌美如仙，結合之後，鎮日價不能交通一語，有什麼樂趣呢？他躊躇不決的只是發楞。蘇比見他默默的一聲不做，到不像前番那樣的一百二十個不要了，便料到已經有八分認可了。蘇比連珠價的催道：將軍你素來不是一個最爽直的麼？今天為何竟自這樣吞吞吐吐的呢？答應與否，請快點回我們一聲，是是否否我們也好就去覆命了。催了半天，林英才說道：公主的盛情，林英也不是個不解事的，焉能不知呢？但是我生長東土，她偏生西域，言語不通，這是一個難題。再則我已早有妻室，公主此番定要和我配合，還算是嫡，還算是庶呢？蘇比哈哈大笑道：我當是什麼難解決的事呢，原來是這兩樁啊！容易容易，請不要游疑。她既然和你成了夫婦之後，食同棹，寢同床，不消兩個月，言語包管懂了；至於她是第二個嫁給你的，名目上當不能僭居嫡位，不過應付敷衍，完全在你的手段罷了。只要她們兩個能安安逸逸的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隨你度日子，就得了，管她娘什麼嫡的庶的。蔡諳也插口勸解他一回，他也就承認了。蘇比忙去告訴國王。國王不勝欣喜，忙命人安排結婚的儀節，擇了一個吉日，便行結婚禮。屆時一番熱鬧，自不必說。可是這瑪麗自從和他結婚之後，百依百順的，而且她天生的聰明，不上半月，漢家的言語，不獨完全懂得，且並能瑯瑯的脫口說出來，沒一些番音。林英好不歡喜。光陰似箭，轉眼又過了一月。蔡諳日日盼望潛於大師，一直等了兩個多月，一些音耗也沒有，心中好不焦急。那一天，正在館驛中發愁，祇見蘇比跑進來，對他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潛於大師已經到了。」蔡諳聽了，喜出望外，忙和蘇比一同迎了出來，只見門外兩匹白馬，背上完全駝着真經。潛於大師見了蔡諳，打了一個問詢。蔡諳連忙答禮。蘇比又與他握手道苦。潛於大師便對蘇比說道：「我此番却不能隨諸位到上國去觀光了。蘇比忙問：『怎的？』」他道：「我的師父，現在正著作迦楞真經，要我參核，故沒有機會去了。蘇比點頭稱是，便命人淨手齋戒，將真經搬了進來。潛於與蘇比、蔡諳等上殿參拜國王。白爾部達又向他頂禮問勞。潛於大師便對國王說道：「貧僧師命在身，不敢久於逗留，有緣再會吧！他說罷，打了一個稽首，飄然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七回 過名山狹途逢勁敵 宿古寺隔院聽奇聲

一四二

而去。蔡諳慌忙頂禮相送。潛於走後，蔡諳便對蘇比說道：我們出國已稽延有八月之久，萬不能再爲耽擱了。難得潛於大師大發慈悲，替不才等將真經取來，現在也好回去了。蘇比忙道：是極是極；我就替你翻譯。他說着，便回過頭來對着國王，將他的一番話翻譯明白。國王稱是。蘇比忙去到館驛裏替他點查真經，放開黃袱一看，只見裏面放着大乘經五千部，小乘經八千部，金剛經三千部，觀音經五千部，彌陀經五千部，嚴楞經三千部，寶藏真經三千部，八佛像百幀，共打了八個黃包袱。蘇比又將他們的馬匹行李，收拾停當。林英便向瑪麗道：公主還是隨某回漢，還是留在本國？一切均由公主自行裁奪，某不敢擅自作主。瑪麗忙答道：郎君那裏話來；奴家不嫁給你便罷，既然嫁給了你，當然是你的人了，焉有留在本國的道理？林英道：公主既然情願隨小子一同回漢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他說罷，便對蔡諳說個明白。蔡諳聽說她隨林英歸漢，自是歡喜，忙和胡明等一齊上朝告別。國王見他的妹子，也跟隨他們歸漢，也不好阻攔，免不得又多一番叮嚀囑咐。臨走的時候，不無生離分別，都有些傷感的。瑪麗卻一毫沒有惜別的樣子，歡歡喜喜的到各處去告辭。最後國王向她問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道：賢妹！此番歸漢，幾時才能回國來叙叙呢？瑪麗很爽的忙答道：多在三年，少則二載，總要回來探望探望的。國王領着衆大臣，一直將他們送出東門。蔡諳屢次請他轉駕，國王才轉道回宮。惟有蘇比又將他們送了一程。蔡諳再三阻止，向他問道：蘇兄仁義過天，小弟此番到這裏，多蒙照拂，銘感難忘，不知何時才能酬報大德哩！但是久客異鄉，終非長策，未卜幾時倦遊而返呢？蘇比聽了他這番話，不禁觸動思鄉之感，眼眶一紅，流下淚來，默默的半晌，才答道：回鄉這層，不過隨遇機緣罷了，豈能注定呢？而且千山萬水，實非易事。蔡諳聽他這番話，便知道他不願回去了，却也不便再說，只得請他回去。蘇比才放馬快快的回去。蔡諳等馬上加鞭，歸心似箭，在路行程，已非一日，韶光逝水，不知不覺的又到一個多月了。那天蔡諳用鞭稍向前一指問道：林將軍，那前邊黑黯黯的是不是一座山頭麼？林英擡頭一望，忙道：是的，我看這座山好像崑崙山的樣子。蔡諳驚喜着說道：照這樣的說來，足下就進了中原的境界了。林英道：如果的確是崑崙山山脚下，自然是中原的境界了。他們一面談着，一面策馬飛也似的趕了過來；不多一時，已離崑崙山祇有半里之遙了，只見道傍有許多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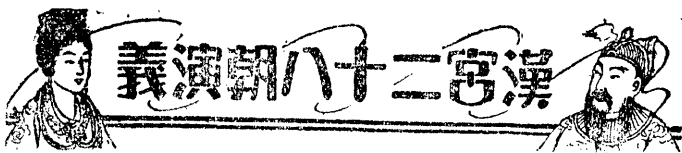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十七回 過名山狹途逢勁敵 宿古寺隔院聽奇聲

一四四

人在那裏驅逐駱駝。林英笑道：有八成是崑崙山了，我常聽人家說：崑崙山下產生野駝，專吃田間的五穀，那邊不是許多人在那裏趕逐駱駝麼？蔡諳擡頭一看，不禁大喜說道：可不是麼？不要講別的；你看那些人，誰不是穿着中原的衣服呢？大家說着，已到山跟脚下，只見那些牛皮的帳篷，搭得一個靠住一個。胡明嚷道：自從上路以來，晦他娘的氣，一頓飽飯也沒有吃過。林英笑道：用不着埋怨了！瞎子磨刀，望見亮了，快要到家了，頂多再挨一個月餓罷了。他說着，下了馬，尋了一家酒店，大家吃了一個飽，安息一宵；次日清晨，用了些點心，便又登程。這時正當五月裏的時候，只見這崑崙山上樹木連雲，蟬聲雜噪，野花含笑，怪石點頭。蔡諳在馬上不禁心暢神怡，回頭說道：究竟還是我們中原的景緻來得美麗，不似那國外的景緻，黑水白山，到處現出一種可怖的形像來。林英道：怎麼不是我們在波斯國裏足足住了兩個多月，絕不高興出去閒逛，因為見了異鄉的風景，反爾觸起思鄉之念，不如不見爲佳。他們在馬背上，談談說說，不覺已經進了山麓。蔡諳見兩邊的山崖峻險，忙對他們說道：此地非常孤險，大家千萬要小心防備！這句話還未說完，猛可裏一棒鑼聲，從深林裏



擁出一隊強徒，一式的紅巾抹額，各執刀槍，攔住去路。把個蔡諳嚇得面如土色，險些兒撞下馬來。林英忙拔寶劍對蔡諳道：「中郎休要驚怕，諒這幾個小毛賊，何足爲患？話聲未了，胡明早已拍馬懸鉞，飛也似的冲到那一隊強徒的面前，揚聲問道：「你們這幾個牛子，在這裏攔住老子的去路，意欲何爲？」那些強徒，一齊高聲大叫道：「怕死的趕緊丟下買路錢來！」胡明聽得這話，不由的哈哈大笑道：「好賊廝子，你們要向老子討買路錢麼？我倒肯，就是兩個夥計不肯。那些強盜聽他這話，連忙問道：「你的夥計在什麼地方？」叫他出來，和我們較量較量。」胡林將大鎚一揮，向他們笑道：「你看，這就是我的夥計。你們如果不服氣，先送個榜樣與你們看看。他說罷，蕩起大鎚，向右邊一塊驢頭石上，就是一下子。這時猛聽得砰然一聲，那塊石頭被他擊得火星四射，登時粉碎。那幾個強盜見了，只嚇得倒抽一口冷氣，抱着頭，沒命的逃了去了。胡明也不來追趕，帶轉馬頭，逕向蔡諳這裏而來；走到蔡諳的面前，笑道：「方才那幾個牛子，只消一鎚，就嚇得膽裂魂飛的逃了。這樣的膿包，還要來做劫路的，豈不笑倒人麼？」林英道：「你不要這樣說，還防他們有大批的羽黨呢！」胡明笑道：「用不着你們過慮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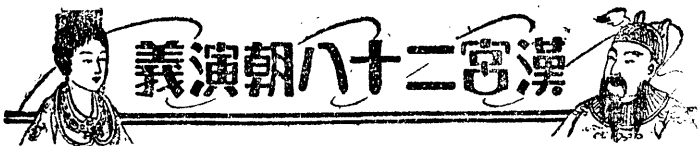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第八十七回 過名山狹途逢勁敵 宿古寺隔院聽奇聲

一四六

我說他們不敢再來尋死的了。林英搖頭答道：不見得，不見得。說着又走了一程，漸漸的到了山崖之上，一片平坡，一眼望去，足有數十里之遙。林英笑道：到了這裏，可用不着再來顧慮了；憑他是千軍萬馬，也好突進去殺個暢快。蔡諳定了一定神，對林英道：還是小心一點爲佳，不要碰見了大批強盜，人衆我寡，倒不能就說沒有顧慮呢。他剛剛將這句話說完了，猛聽得後面喊聲大起。蔡諳好像驚弓之鳥一樣的，無處可藏身體。林英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大隊紅頭巾的強盜，爲首兩個，騎着高頭大馬，頭抹紅巾，一個綽槍，一個提着獨腳銅人，穿雲閃電般追了上來。林英忙向胡明說道：你保着中郎先自前行，這裏有我和她呢。瑪麗勒馬橫刀等候廝殺。胡明保住蔡諳先向東而去。霎時那一大隊強盜，趕到面前。那個虬髯大眼的強盜，一舉獨腳銅人，闖了過來，厲聲罵道：不怕死的牛子，膽敢從我們山上經過，還敢口出浪言；可知道咱家的厲害麼？識時務的，趕緊留下買路錢來；如有半字不肯，咱老子銅人一動，管教你立刻到閻王那裏去交賬。瑪麗把馬一夾，飛入核心，也不打話，揮刀就砍。那強盜舉起銅人接住。他兩個一冲一撞，大戰了八十多回合。那個使槍的，長嘯一聲，搶到核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心擺動長槍，正要助戰。林英見此情形，更不能耐，將馬一拍，那馬雙耳一豎，直沖過來，接住那使槍的賊將。四個翻翻滾滾的大戰了一百餘合，不見勝負。瑪麗殺得性起，將刀一橫，霍的平砍過來。那使銅人的大漢，趕緊將頭一低，讓過她一刀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頭上的紅巾，已經被她削去了半截。那個賊將嚇得魂落膽飛，一轉馬頭，就想逃走。她那裏肯捨，拍馬追上，長嘯一聲，刀光飛處，那賊將的首級，骨碌骨碌的向草地上滾去。一衆的強盜，嚇得回頭就走。那個使槍的賊將，見那個使銅人的被她斬去，心中一慌，被林英一槍，刺下馬來。瑪麗還要趕殺賊兵，林英忙喊道：賢妻！窮寇莫追，由他們去罷。瑪麗才收馬回來。二人並馬來趕胡蔡二人，不多時，已經趕上；只見蔡諳面無人色，在馬身上只是亂戰。林英忙對他喊道：中郎！請不要怕了，那兩個賊獍子，已經被我們結果了。蔡諳見他們好好的趕來，心中才將一塊石頭推去，滿臉堆下笑容來，問道：那兩個凶神似的強盜，果然被你們殺了麼？林英笑道：不將他們殺了，我們就能好好的來麼？四人又攢了一程，看看天色已晚。林英道：這可失算了；在這山上，到何處去尋息宿之處呢？蔡諳道：我們且走去看，如有人家更好，實在沒有，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七回 過名山狹途逢勁敵 宿古寺隔院聽奇聲

一四八

們就行了一夜，也不妨事的。林英點頭道：「好！正是說話之時，猛聽鐘聲嚕嚕，鼓聲咚咚。胡明道：好了，這不是鐘鼓的聲音麼？一定有什麼寺院在此，我們且去尋尋看！」四人趁着這鐘聲，一路尋來，不多時，到了一座古廟的門口。蔡諳迎着月光，細細的一看，只見上面有三個大金字，亮灼灼的，乃是停雲寺三個字。胡明便下馬上前敲門。不多時門開了，走出一個小喇嘛來，向他們一看，一縮頭就要關門。被胡明一把將他扯住。那小喇嘛嚇得撲忸往下一跪，滿口哀告道：「大王爺爺！你們請到別處去發財罷！我們這裏是座窮廟，收入幾個錢，還不夠吃飯的呢！胡明聽他這話，不禁嗤的笑道：「扯你娘的什麼談，咱老子又不是劫路的大王，是來向你們這裏借宿的。那個小喇嘛聽說這話，一骨碌從地下爬起來，沒口的答應道：「有有，請爺爺放手，讓我進去問一問我家師父。胡明便將他放了。小喇嘛狗顛屁股的跑了進去。不多一刻，他又從裏面跳了出來，忙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我家師父說的，我們這裏是清靜的佛地，不能供往來過客住宿的。蔡諳道：「小和尚煩你再進去與你家師父說，我們是漢帝駕下的大臣，從天竺國剛剛將真經求回來的，走到這裏，向他借宿一夜。那小喇嘛趕着又跑了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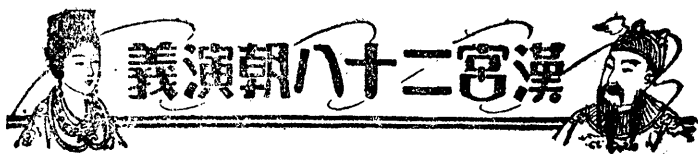
進去沒多時，從裏面對他們說道：請你們進來罷。我們師父已經答應了。蔡諳等稱謝不盡，隨着那個小和尚進了中殿。那小和尚用手向東邊的耳房一指道：我家師父分付的，請你們就到耳房去安息罷。蔡諳等進了耳房，只見裏面陳設着不少的床鋪。他四人各尋一個床鋪，安身睡下。林英睡的一張牀，貼着北邊的牆，他正要入夢，猛聽得一陣陣陣奇怪的聲音，傳到他的耳朵裏。這正是：

屬牆原有耳，

窗外豈無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林英既不願與瑪麗結婚，乃借身陷敵陣，瑪麗冒死救之，以情感動，勢所必成。作者又得鋪陳熱鬧，用筆狡如山鬼。吾觀至此，嘆觀止矣！瑪麗別兄一段，若使俗手爲之，又不知鬧幾許無謂之排場矣。遇盜戕之，是不落窠臼處。林英既聞異聲，當必起而尋其究竟矣！轉筆靈活，隱隱呼起下文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八十八回 漏洩春光淫髡授首 望穿秋水淑女懷人

一五〇

## 第八十八回 漏洩春光淫髡授首 望穿秋水淑女懷人

却說林英剛要上床睡覺，突然有一縷尖而且銳的聲音，從隔壁傳來，細聽起來，真是如怨如訴。他不禁暗暗的納罕道：這可奇怪了！這裏是個清淨的佛地，那裏來的這種悲傷的啼哭聲音呢？他回轉來一想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這也許是小和尚讀經不用心，被大和尚打了，在暗地裏啼哭的，也未可知，管他娘的，咱且去尋好夢去。他說罷，和衣倒下。可是那奇怪的聲音，總是在他耳鼓裏纏個不住。他三番兩次的要想去入夢，但是那一種疑惑的心理，只是不肯除掉，耳邊似乎有人對他說道：你去看看，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？他身不由己的重又坐了起來，便要下床，去看看究竟；猛的忽又轉過念頭道：自家只掃門前雪，休問他人瓦上霜；睡休睡！他又倒下；停了一會子，滿想安魂定魄的睡去。誰知任他怎樣想睡，總是睡不着；那一對眼睛，兀的不肯合起來，白灼灼的四下亂望；不多時將心血攪了上來，渾身煩燥，好不難過。他無奈，只得重行坐起來，側着耳朵，貼牆細細的聽了一會。他可是狐疑滿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腹，暗道：這聲音斷不是哭聲，而且又不是嘆息的聲音，簡直說不出一種什麼聲音。他到了此時，耳朵邊喊他的聲音，比較從前又厲害些，似乎有人在那裏催他道：爲什麼兀的遲疑着不肯去呢？他被這孤疑的心理，驅使得太厲害了，便下了床，輕手輕腳的從房裏走了出來，只見外面的燭燈俱已熄盡了，黑越越的只聽見衆人鼻息的聲音。他躡足潛踪的走出耳房門外。那天上的殘月，祇有一線掛在屋角，幾十個星在旁邊擁聚着，放出絲絲的慘淡光芒。那天井裏一個大黑影子，足有一丈多高，似乎張開一副可怕的面孔，在那裏向他猶笑的樣子。他定一定心神，蹲下身子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七級的寶塔式的鐵香爐。他放開步，慢慢的走到天井裏，四下裏一打量，無奈月色迷糊，一切都不能辨別明白。他向這中間的大殿走來，進了大殿，只見神檯前還有一枝半明半暗的殘燭在那裏點着。他借着燭光，四下裏一看，那兩旁的泥像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綠眉花臉，牛頭馬面，赤髮獠牙的，不一而足。他猛的一看，不禁倒退數步，自己對自己笑道：你可太癡騷了！這都是些泥塑木雕的偶像，他們的體質，都是死殭的，怕他怎的？想到這裏，膽子漸漸的也隨着壯了起來。他鼓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八回 鴻瀾春光淫髮授首 望穿秋水淑女憫人

一五二

足了勇氣，到各號的神像面前，仔細望了一個暢快。但是他們真是溫存着臉，一任他在那裏窺看，也不出聲。他在四週走了一轉，覺得陰風颯颯，鬼氣森森，耐不住打了一個寒噤。他便想回去，正從那東邊轉了出來，猛可裏只聽得呀的一聲。他一楞，連忙朝着發出聲音的地方望去，瞥見那東北角上一個木偶像，移了離出原位三尺多遠。他不禁大吃一驚，暗道：不好了！敢是這木像成了精了麼？再來仔細對着木像跳開的地方一望，只見現出一個門來。他不禁暗暗納罕道：這真奇了！我倒要來看他一個究竟呢。正自疑念間，又聽得吱呀一聲，他定睛一瞧。那門裏走出一個女子，渾身縞素，手裏拖着一條一丈多長的白絹，從門裏面慢慢的走了出來。他趕緊往一個泥判官身後面一掩，屏着氣。只見那個女子輕移蓮步，婷婷娉娉的走到神前，向一個大蒲團上，往下一跪，深深的拜了四拜，坐在蒲團上。他迎着燭光望去，但見這女子生得十分嬌俏，真個是秋水爲神玉爲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；一雙杏眼，睡得紅光灼灼的。那裙子下面一雙小足，瘦削得不滿三寸。她坐在蒲團上，微微的吁了一口氣，伸出右邊一隻玉手，到頭上整一整鬢。這時林英暗道：怪不得我在耳房裏聽見有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人哭泣啊！原來還是她呢。我想這寺裏，一定藏着不少的歹人。今天碰着我，管教他皆作無頭之鬼了。他想到這裏，便想立起來去問那個女子的究竟；轉身一想，暗道：不對，不對。我冒失失的出來去問她，她一定是很驚疑的，不肯告訴我，不如在這裏再耐一會子，且看她在這裏做些什麼。他正在那裏打算，瞥見神龕後面，又現出一個中年的婦人來，兩只眼睛突出眼眶，舌頭也拖在唇外，披着一頭的黃髮，一蹶一跛的走到神前，往下一跪，只是蹙頭不止。最可怪的，就是那蠟檯上的半枝殘燭，自從這散髮的婦人走出，忽然變了顏色：從前是白灼灼的光彩，現在却改了一種碧綠的顏色了。林英不禁大吃一驚，暗自說道：不好了！這個婦人，莫非是鬼麼？他想到這裏，渾身的汗毛，一根一根的都直豎起來。那個散髮的婦人，在神前磕了一陣頭，便轉過來，又朝着那個坐在蒲團上的女子，不住的蹙頭。那個女子似乎沒有看見的樣子，微睜杏眼，嘆了一口氣道：天哪！不想我方綠睛竟在這陷人的坑裏，老鷹拴在腿上，飛也飛不起，爬也爬不走，娘啊！你老人家可知你的女兒在這裏受罪麼？她說罷，淚如雨下，玉容憔悴，可愛可憐。可是那個散髮的婦人，仍在地下蹙個不住。停了半天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她才立了起來，咬一咬銀牙，潑開櫻口，悄悄的哭着罵道：「惡和尚！奴家被你佔污了；你不要逞着淫威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變着厲鬼來追你的魂靈的。」她說罷，重復坐下，癡呆呆的對着那慘綠的燈光，直是流淚。那散髮的婦人，在地下頭越躡越緊，隱隱的聽見得得的有了聲音。那女子便再也坐不住了，重行站了起來，理一理手中的白絹，將尖尖的小脚在地上蹬，嚶嚶的哭道：「娘呀！女兒和你今天永別了！你的女兒死了，可憐你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死的呢？娘呀！你的女兒死了之後，你老人家不要常常牽腸掛肚的，只當少生一個女兒罷！」她說了一會子，恨恨的便走到神龕之前，將白絹往上面一拴，在下面做了一個扣子，這時那個散髮的婦人，頭躡得竟像敲木魚的一樣，得得的不住。林英看到此時，再也不能忍耐，忙向腰間來拔寶劍。誰知伸手在腰間一摸，奇怪極了，寶劍早已不知去向，他發急忙道：「好不好，眼見這個女子不能去救他了！我的寶劍也不見了，難道被鬼攝了去麼？」他猛的思想出一個主意來，便輕輕的伸手將這判官手裏捧着的泥元寶，約摸有碗來粗細。他取到手中，閃了出來，照定那個散髮的婦人頭，着力擲去。猛聽得壳禿一聲，那個婦人不知去向。



猛見那神前陡然現出無數燐火，綠陰陰的閃着，霎時漸漸的連了起來，共成一個極大的火球，一炸之後，就沒有了一些影跡了。那神前的殘燭，依舊復了光明。林英這時，更不怠慢，飛步便來救那個上吊的女子。他還未走到她的身邊，叭達一聲，那白絹忽然斷了。那女子落在地下。林英好不奇異，走到她的跟前，低頭一看，那頭上的白絹扣子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只見她星眸緊閉，粉臉無光。林英到了這時，也顧不得什麼男女授受不親了，蹲下身子，慢慢的將她從地下扶到自己的腿上，用手在她的櫻口上一摸，不禁說了一聲慚愧，幸喜還有些氣，連忙替她在柳腰上摩弄了幾摩。她才爽爽快快的蘇了一口出氣，微睜杏眼，朝林英一望，不禁詫異，連忙掙出他的懷中，向他問道：你是什麼人？為什麼要來救我的性命呢？林英道：隨便什麼人，難道人家見死不救麼？恐怕天下也沒有這樣的人吧！你這女子究竟有什麼冤枉，不妨對我說明，我可設法救你。那女子聽他這話，又朝他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只見他滿臉英雄氣概，便知是個非常的人物，連忙深深的拜了下去。林英忙道：你有什麼委屈的事，儘管說來，不用客氣罷。那女子悄悄的說道：客官！此地不是談話之所，恐被惡人聽見。林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英忙道：「既如此，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去。」他說罷，便對那個女子招招手，自己先走出了大殿。她也隨後跟了出來。不多時，到了東邊的耳房裏，林英在身邊取出火種，將蠟燭點起，順手將門緊緊的閉起，便對那女子說道：「你且坐下，有什麼冤情，慢慢的告訴我罷。」她羞羞答答的坐了下來，哽哽咽咽的問道：「你這客官，尊姓大名？」林英見她問話，便答道：「我姓林，名英，乃是漢大皇帝駕下明顯大將軍是也。」她連忙改口說道：「將軍！今天蒙你將奴家救了活過來，承你問，我怎能不訴真情呢！」奴家本是山北面合子崗的人氏，奴家姓方，名喚綠晴。上月十二日，我的父親死了，我家到這裏來請僧超度，不想這裏的和尚，起下不良之心，半夜將奴家盜了出來，囚在他們一個幽房裏，有個住持和尚，生得十分凶惡，三番兩次來到幽室裏，要行非禮，奴家抵死不從；他想了一個方法來，分付另外兩個賊婆娘，有意用酒將奴家勸醉；可憐我吃醉了之後，就不曉得什麼了；那個天殺的惡和尚，就來硬行。她說到這裏，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。林英忙問道：「你豈不可逃了出去呢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將軍！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這裏牆高門緊，奴家又是個弱小的女子，怎樣逃法？而且他們又一步一防。」林英問道：他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們用什麼東西將你盜出來？她道：還記得我家父親死了，將他們請來念經超誦；那時我在孝帳裏守孝，到了三更之後，不知不覺的昏昏睡去，一夢醒來，却不知怎樣就到這裏來了。林英又問道：這裏共有多少和尚呢？她道：大大小小差不多有五十多個。林英便對她說道：馬上我們去尋他們，却不知路道，要煩你帶一帶路。她點頭答應。林英便走到胡明的房中，將燈點起，用手將他一推，口中喊道：胡大哥！快快醒來！只聽他酣睡沉沉，鼻息如雷，再也不會醒的，並且說着夢話道：快點拿飯來！咱老子吃飽了好走路。林英不禁好笑，忙又用手將他極力的一推。他冒冒失失的一骨碌坐了起來，一伸手將林英揪住，閉着眼睛罵道：賊猓子，你可逃不了。林英忙悄悄的喊道：是我，我是林英。他聽見他的聲音，才放下了手，揉開睡眼笑道：原來是你，我還當着是一個竊賊呢。林英笑道：你這樣的睡法，只怕連人被人家竊去，還不曉得呢。他笑道：林兄弟！你半夜三更的不睡覺，到我這裏做什麼的？林英便將以上的事情，細細的對他說了。他翻身下了牀，提起大鎚，往外就走。林英忙扯住他問道：你現在那裏去？他翻起白眼朝林英說道：事不宜遲，就去動手。林英跌脚道：你又來亂動了，打草驚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八回 鴻瀾春光淫髻攪首 望穿秋水淑女隨人

一五八

蛇的頂不好。他道：依你怎麼樣子幹呢？林英道：你不用心急，我自的道理。胡明只得止住脚步。林英又去將瑪麗喊醒，教她保住蔡諳，不要聲張。瑪麗連連的答應。林英便教那個女子前面帶路，一直走到大殿東北角上。那女子對林英說道：將軍們從這個角門進去，每一個房裏，都有一個關捩子設在門後面的牆上。你將那關捩子一按，馬上就會現出門來了。林英點頭會意，正要進去。胡明對他笑道：你空着一雙手，就想去捉強盜了麼？林英才曉得自己沒有帶兵器，忙對那女子說道：這裏用不着你了，你可隨我去罷。他說罷，將她帶到耳房之內，自己到房間裏，取出弓彈寶劍，走到大殿裏面，到了胡明的跟前說道：胡大哥！你就在這裏守着，讓我進去；如果有人從裏面逃了出來，你切不要放他過去。胡明點頭答應，擎着大鎚，目不轉睛的向門裏候着。林英進了角門，便到門後面的牆上，用火種一照，果然有一個關捩子嵌在上面。他用手一按，瞥見帳子後面露出一個門來。他屏着氣，走進門去，只見裏面一點聲息也沒有。他復用火種一耀，只見這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。他又走去尋着關捩子一按，有一面經櫥，忽然移了過去，也現出一個門來。只見裏面有燈光從門隙中露了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出來。林英便知裏面一定是他們的藏春之所在了。他拔出寶劍來，輕輕的將門一撬，那門不用推，自然開了。林英伸頭一瞧，只見裏面擺着三張牀，帳子一齊放下。他走到牀前，一手將帳子一揭，只見一個和尚摟着一個女子，正自睡着。他便一劍兩個。不一刻，三張牀上六道魂靈，一齊巫山十二峯去了。林英正要去尋關振子，猛聽得隔壁有呻吟的聲音。他回頭一看，那屏風後面又是一個暗門。他走到門口，側耳聽着裏面有人說道：超凡，你還未足性麼？由晚上一直弄到這會，人家怎生吃得住？這時又有一個人的聲音，喘吁吁的答道：心肝，這個頑意兒，祇有我們男子弄疲倦的，却不曾聽見個女子回嘴不幹的；我這樣的用力，不是正合你的胃口麼？他說罷，便大動起來。那張木架牀，只是咯吱咯吱，去和那女人呻吟的聲音。列位，林英在定更的時候，聽見是那裏的聲音呢？却原來就是這裏的聲浪。他這暗房却緊貼林英睡的耳房，所以一切動靜，林英都能聽見的。林英聽罷，一腿將門打開，一個箭步跳到床前，舉起寶劍，正待發作，瞥見一樣東西，從帳裏飛了出來。林英曉得是暗器，趕緊將頭一偏。那東西到對面的牆上，撞個來回，原來是一塊飛蝗石。林英一手將帳子一揭，冷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八回 鴻瀾春光淫髡授首 望穿秋水淑女懷人

一六〇

不提防，那第二塊石子又從帳子裏面發了出來。躲讓不及，右手腕着了一下，幸虧他的刀握得緊，否則連刀都被震掉。他咬一咬牙齒，一劍劈去。那和尚將身往牀裏邊一滾，一劍正着那個下面的女子。林英趕着又是一劍，照定那個和尚的肚皮刺去。那和尚何等的厲害，趁勢往牀底下一滾。林英正要再來尋他，不提防他從帳子西頭鑽了出來，在壁上取下一把截頭刀，霍的一聲，向林英面上劈下。林英將劍往上一迎。只聽得嗆啣一聲，早將他的刀削去了半截。那和尚不敢戀戰，回頭出門就走。林英隨後追來，一連過了三道暗門。林英從後面吶吶喝喝的趕了出來。胡明聽得裏面喊殺聲音，心裏早已癢癢的要去動手了。無奈又恐有人從這門裏逃出，他只得耐着性子守候着。猛聽一陣脚步声，從裏面奔了出來。胡明擎着大鎚，身子往傍邊一掩。霎時那和尚赤身露體的從裏面奔了出來。胡明手起一鎚，正中那個禿頭。禿禿一聲，腦漿迸裂。那一個萬惡淫僧，早登極樂了。林英聽見，連忙在裏面喊道：胡大哥！不要將這禿頭放走，要緊！胡明笑道：用不着你關照了，這禿頭早送他到老娘家去了。林英走出來一看，只見那和尚倒在地下，頭打得和稀爛西瓜一樣，忙喚胡明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復進去尋了一遍，另外也沒有暗室了。胡林二人才回到耳房。這時蔡譜已經醒了，提心吊膽的等了半天，見他們來了，連忙問個究竟。他二人將方才的事情說了一遍。那方綠睛感謝不盡。不多時，天色大亮。林英便將寺內所有的和尚，一齊趕了出去，點起一把火來，燒得煙焰障天。林英正想打算將方綠睛送回家去，不意她家裏的人已經尋來，聽說這樣的原因，千恩萬謝的將她帶了回去。林英等上馬就走。又走了三四天，那天到了寧白村口，早有人進去報於富平。富平喜不自勝，忙到後面，對她的女兒說道：孩兒！用不着再在這裏愁眉淚眼的了，林將軍已由天竺國回來了。她聽說這話，趕緊站起來問道：果真嗎？富平道：誰騙你呢！她連忙出來。富平也跟着出來。父女二人剛出大門，瞥見蔡譜等三人，另外又多一個美麗的女子，渾身上下一式俱是番邦的打扮。這正是：

洞房七日悲長別，

粧閣今朝又畫眉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首段描寫一林英，直活躍紙上，疑思狀況，如聞其聲，若見其形。及入佛殿一段，又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九回 金蓮瓣瓣佛座作陽臺 玉笋纖纖魚書與楚獄

一六二

是一種筆墨，鬼氣森森，讀之令人毛戴。一清淨梵林，其内幕污穢若此，無怪近世之菴觀寺院，穢史層出也。惡僧未表姓字，殆著者恐污筆墨，而不願表出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淑兒之望夫情形，於乃父口中寥寥數語，包括無遺，此著者之省筆也。

## 第八十九回

金蓮瓣瓣佛座作陽臺

玉笋纖纖魚書與楚獄

却說富淑兒和他的父親，出了大門，就見蔡譜等三人，另外還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。她不禁疑惑道：這莫非是天竺國隨來的法婆麼？看她這樣的打扮，煞是奇怪，究竟是個什麼人呢？不說她在那裏狐疑不決，再說林英一進了村口，遠遠的就望見淑兒在門口，倚在她的父親身邊，在那裏遙遙的盼望。他不禁勾起了一層心事，暗道：她的本領品貌，論起來還不在瑪麗之下；如果她要責問我重娶，我却拿什麼話去應付她呢？她如果是個溫柔靄的女子，還不會發生什麼笑話；萬一她是個嫉妬成性，免不得各生意見，爭寵奪夕，那就要糟糕了。他越想越愁，不禁臉上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形容來。胡明對瑪麗說道：妹妹，你可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知道這裏就到林兄弟第一個夫人的府上了。瑪麗忙道：果然到了麼？胡明點頭笑道：到了。瑪麗聽說，心裏也起了一種感想，暗道：還不知他的前妻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，醜的美的，都休去問。但是他的性格，與我相合，固然是不生問題；萬一性格不合，小覷了我，却怎生應付呢？到了那時，她一定要笑我是個番女，不知禮義，我倒沒有話好去和她抵抗呢。不說她暗自打算，這時已經到了門口。蔡譜等翻身下馬過來，和富平見禮。胡明忙對瑪麗道：妹妹！站在西邊的那個女子，就是林兄弟的夫人。瑪麗輕移蓮步，走到淑兒的面前，操着漢邦的言語說道：姐姐在上，小妹這裏施禮了。她說罷，便折花枝的拜了下去。淑兒倒莫名其妙，所以急忙的也拜了下去。二人互相謙虛了一會子。胡明大笑道：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；你看他們第一次見面，就這樣的親熱起來了。林兄弟！你站在那裏發了什麼楞，還不快一點來替她們介紹一紹介麼？富平聽見他的話，倒有幾分明白，便向林英問道：這位小姐是誰？林英見他一問，不禁滿面飛紅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。胡明大笑道：富老丈！還問什麼？這位是林兄弟的第二個夫人。蔡譜又和淑兒見過了禮。富平忙將他們請進大廳，一面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九回 金蓮瓣佛座作陽臺 玉笋織織魚香與楚獄

一六四

令家人擺酒伺候。淑兒聽見瑪麗是林英的第二個夫人，猛的心中灰了半截，暗道：不想這一個薄幸郎，竟做下這樣的負心事來，好好好！現在暫且耐着一刻，等你到後面，再和你講話。她想到這裏，不禁星眼向林英一瞅，一張粉臉上不由的現出一種含嗔帶怒的情形來。林英見她這樣，暗道：不好不好，果然上了我的話了；不要講別樣，一見面就這樣的鬧醋勁了，可見日後永無安寧之日了。他想到這裏，不由的愁上眉梢，癡呆呆的望着盃中的酒，默默的一聲不做。富平還未解透其中的情形，舉起盃子向林英說道：今天老夫特備一棹酒，替你們洗塵，將軍何故這樣的快快不樂呢？莫非老夫有什麼不到之處嗎？林英忙立起來答道：泰山那裏話來；小婿因為沿途受了一點風寒，所以到現在身上還有些不大適意；承你老人家這樣厚待，小婿感激還沒有感激處，那裏還敢見怪呢。胡明插口笑道：林兄弟的毛病，我曉得，就是因為他說到這裏，蔡諳忙向胡明使了一個眼色。胡明便不開口。富平忙道：既是賢婿身體不適，一路上鞍馬勞頓，先到後面歇一會去。林英忙道：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淑兒也不言語。倒是瑪麗問長問短的十分親熱。淑兒懶懶的和她去敷衍。後來富平問起林英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如何與瑪麗結婚的話來。蔡諳便一五一十的將林英如何陷入番營，瑪麗如何冒死救他出來的一番話，說了清楚。富平這才明白。淑兒聽了蔡諳這番話，便將那一片妬的疑念頭，登時打消，粉臉上現出笑容來，向瑪麗離席謝道：拙夫身陷番營，多承姐姐大力，救了出來，愚妹妹感謝不盡了。瑪麗趕緊答禮道：姐姐那裏話來，自家的姐姐，何須客氣呢！她說罷，連忙將她一把扯了坐下來。二人談到武藝一層，說刀論棒，十分投契，只恨相見太晚。林英到了這時，才將那顆突突不寧的心放了下來。不多一會子，大家散了席。林英便到後面去拜望岳母。到了晚間，富平命人收拾幾間空房間來，讓蔡諳等去休憩；又在淑兒的臥房對面，收拾出一間空房來，請瑪麗安息。再說林英到了這時，當然是先到淑兒的房間裏去：一則是久別重逢，急於要叙一叙舊情；再則自己娶了瑪麗，本是一樁虧理的事情，趁此去籠絡籠絡她。他走到淑兒的房中一看，却不知她到那裏去了，祇見一個丫頭名叫小碧的，坐在梳粧檯傍邊，在那裏打盹。林英便咳嗽一聲。那個丫頭驚醒了，揉着睡眼見他進來，忙站起來說道：姑老爺請坐！林英道：你們家小姐到那裏去了？那個小丫頭忙道：小姐在對過那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番小姐那裏談着呢。林英聽了，就回轉身忙向對過的房裏而來；走到房門口，偷眼往裏一望，只見她兩個正在談得高興。林英一脚踏進她們的房間，才將她們的話頭打斷。林英笑道：你們談得好，將我都不理了。她們見他進來，忙着一齊立起，叫他坐下來。淑兒笑道：人家正在談得高興，誰要你撞了進來？林英對淑兒笑道：現在天不早了，也好回去睡了。淑兒笑道：我睡與不睡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！要你在這裏嚕噓什麼呢？林英笑道：你不着急，我倒有些着急了。她聽說這話，不禁滿面通紅，用星眼向他一瞅道：啐！誰和你說混話？林英笑道：我倒是實在的話；良宵苦短，有話明天也好談的。瑪麗也跟着勸道：姐姐！天不早了，請回去安息罷。她玉體橫陳的往瑪麗的牀上一躺，笑道：誰和他去胡纏呢！快點走罷，讓我與妹妹在一起睡一夜安穩覺罷。林英又說了半天，她響也不響。林英沒法，突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忙向瑪麗丟了一個眼色。她便會意，託故出了房門，逕到淑兒的房中去睡覺了。林英將房一關，走到牀前，便替她寬衣解帶，同入羅幃。一度春風，沾盡人間艷福。俗語有一句話，說新婚不如久別，個中滋味，又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的。到第二天，林英帶了淑兒瑪麗一齊到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後面去告別，免不得又是一番叮嚀難捨，說也不盡。蔡諳等辭了富平，出了寧白村，竟往東方而來，一路無話；一直到七月十三日，才抵長安的西門，早見受經臺築得高入雲霄，綵畫得十分莊嚴富麗。蔡諳等還未到臺前，早有十里亭亭長飛馬進城報告蔡諳回來的消息。明帝聞得黃門官奏道：蔡中郎現已將真經取了回來了，現在已經到城外的受經臺了。明帝聞奏大喜，忙命侍臣大排鑾駕，帶了衆文武，一齊出城迎接。蔡諳遠遠的望見羽葆儀仗，曉得聖駕出城，慌得滾鞍下馬，伏在路傍。林英等也就跟着下馬，俯伏蔡諳的後面。不一會，明帝的鑾駕到了。蔡諳等三呼萬歲。明帝連忙下轎，將蔡諳攙了起來，口中說道：卿家們一路上車馬勞頓，無須拘禮了。說着，便命林胡等一律平身。蔡諳等舞蹈謝恩。這時內侍臣捧出金壺玉漿。明帝親手挨次敬了三盃。蔡諳等又謝龍恩。一會子，各種儀式，俱已做過。那御駕前面的校尉，一隊一隊的向受經臺上開發。早有內侍臣將白馬背上蛇的真經，搬了下來，恭恭敬敬的捧上臺去。明帝領着衆臣上了臺。當有司儀官喝着禮典。明帝昭告四方，擎着香對西方拜了四拜，緩步正位。蔡諳將真經一袱一袱的捧到案前。衆大臣從未見真經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九回 金蓮瓣佛座作陽臺 玉笋織魚書與楚獄

二六八

是個什麼樣子，所以大家一齊聚攏來觀看。只見明帝慢慢的將黃袱放開，一一查點，與蔡誥所報之數，實相符合，便先將大乘經第一卷展開，與諸大臣一併觀看，只見裏面奇字滿紙，怪言充幅，一點也不能了解，不禁十分納悶。有幾個明達的大臣，見了這經滿紙荒唐，不禁互相暗笑。蔡誥曉得衆人不懂，忙俯伏奏道：「我主容奏：佛經旨意玄深，一時不易懂得，請靜心研習，當不難澈悟也。」明帝聞奏稱是，便命守臺官將真經藏好，擺駕回殿，加封蔡誥爲大司空，胡明爲寧遠侯，林英爲白度侯，兩個夫人，也有極品的官誥，按下不表。明帝自從得了真經之後，便下詔大赦天下，死囚俱釋放，出獄；到處建築菴觀寺院，容納僧道之流；一面又命將取來的真經，命人刻版重印，以期普及。不到三月，果然風聞全國，家家吃素，戶戶念經。這時單表一人姓劉名英，這人本與明帝是介兄弟，乃是光武帝第十一個殿下。他乃是許美人所生的。當明帝即位時，便封他爲楚王，地土極小，而且又窮弱不堪。明帝本來是個寬宏大量的主子，見他的範圍又小又窮，倒也可憐他，常常有些賞賜。不想這個楚王劉英却是一個豺狼，面子上到還不敢出明帝的範圍，暗地裏却反對得極其厲害。他在漁陽上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谷一帶，真是爲所欲爲，收吸民財，怨聲載道。家裏藏着無數的美妻嬌妾，常常有謀爲不軌的念頭，無奈兵力又少，不敢公然起事。他聽說明帝取來真經，他不禁生了歹心，一面着人到長安去請僧道，一面在漁陽城內建築一座極大的元雲寺，命一羣百姓，俱來燒香祈福，自己也鎮日價的在寺裏混着。這元雲寺裏的住持僧，名叫道慧，年紀差不多還沒有二十歲，生得滑頭滑腦的，極其刁鑽。他曉得劉英的心思，便造了許多無稽的瞎話，把個劉英弄得天花亂墜，言聽計從；將這道慧便像菩薩一般的看待，常常將道慧帶到府中，請齋陪席的百樣殷勤。這道慧到他的府中，看見滿眼都是些美婢嬌妾，不禁食指大動；無奈侯門深似海，無從下手，倒是一件憾事。他每每借着一個名目，常要到劉英的府中，指東畫西的一陣子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寺中發悶，瞥見楚王府中一個家將跑進來，向他道：大和尚！我家王爺請你，有一件要事相商。他聽說這話，如同得着聖旨一樣的，連聲答應道：是是，就去就去。說着走入禪房，換了一件新鮮觸目的袈裟，隨着那個家將出得門來，逕到了楚王府的府內，到了會客廳上，往椅子上上一坐，閃開那一對賊眼，四下一望，不見有一個人在這裏，心中好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疑惑。只聽那家將對他說道：大和尚！煩你在這裏稍坐一會，等我進去通報王爺一聲。他連聲稱是。那家將便進去。不一會，出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丫頭來，塗脂抹粉的，倒有幾分動人之處。走到道慧的面前，先拿眼在他上下一打量，然後笑道：你這位師父，敢就是大和尚麼？道慧見他問話，不禁滿臉堆下笑容來，答道：承姐姐的下問，小僧便是。那丫頭掩着嘴向他嗤的一笑，說道：我家王爺，現在曹貴人的房裏，請你去談心呢！道慧聽了，諾諾連聲的答應着，站起身來，跟着那丫頭一同向後面轉了多少游廊，進了一個極富麗的房間裏面。他進了門，就見劉英懷裏擁着一個千嬌百美的妙人兒。他估量着這個人一定是曹貴人了。劉英見他走進來，連忙將她推開，迎上來笑道：不知師父的駕到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！他連忙答道：王爺那裏話來；小僧伺候不週，還要請王爺原諒才是。他嘴裏說，眼睛早和曹貴人打了一個招呼，但見她對着道慧斜飄秋水，嫣然一笑。這一笑，倒不打緊，可是將一個道慧身子酥了半截。劉英只是謙讓着道：豈敢豈敢，師父請坐下來，再談罷！他便一屁股送到劉英對過的一張椅子上，往下一坐。劉英對他笑道：孤家今天請師父，非爲別事，因爲各處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兵馬皆已調好，預備尅日起兵，未知尊意如何？道慧聽得，暗自歡喜，道：「機會到了，便隨口答道：『小僧今天清晨在佛前祈禱過了，老佛爺曾發下一個籤詞。』」楚王劉英忙問道：「是什麼籤詞？」他道：「漢家天下，惟英爲王；欲祈大福，須在閨房。我想這四句的意思，無非說是王爺一定是九五之尊；不過還有一點過失，須要閨房中人，到寺裏去祈禱七日七夜，再求發兵的日期，那就萬無一失了。」劉英大喜，說道：「是極是極！師父對於孤家，真是無一處不用心，事成之後，一定封你做個大國師，掌管天下的佛教，如何？」道慧忙假意謝恩。劉英又問道：「閨房中孤家的夫人貴人極多，那裏一個的最好呢？」他道：「最好是王爺心愛的一個；她去祈禱起來，能夠真心實意的。」劉英聽得這話，便回頭向曹貴人笑道：「心肝！你可要吃點辛苦了。」她聽說這話，正中心懷，故意說道：「那可不能！羞人答答，誰情願去呢？」劉英正色說道：「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；別人我全不叫他去，獨要你去，足見還是我疼愛你了。好人！你現在吃點辛苦，將來正宮娘娘不是你，還有誰呢？」她不禁也斜着眼睛笑道：「王爺不要將我折殺罷，我那裏有這樣大的福氣呢！」劉英笑道：「你沒有福，孤家有福，就將你帶了福來了。」她向道慧問道：「師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八十九回 金蓮瓣佛座作陽臺 玉笋織魚書與楚獄

一七二

父我幾時去祈禱呢？道慧笑道：這個我却不能做主，要隨王爺自便了。劉英忙道：事不宜遲，遲則生變，愈早愈妙，最好今天晚上就去罷。道慧道：既是這樣，我便回去命人安排了。劉英點頭笑道：那就煩師父的清神了。道慧又向劉英說道：不過還有一件事，我要對王爺說明。劉英忙道：你說你說！他道：老佛爺既判明要女子祈禱，千萬不要遣那些五葷六雜的男人跟去，以致洩漏天機，要緊。劉英忙道：是極是極，就這樣的辦。道慧便告辭出來，到了元雲寺，像煞熱鍋上螞蟻一樣，一頭無着處，好不容易耐着性子，等到天晚，到了亥牌的時候，她才帶着四個丫頭前來。道慧道：將她請進大殿，一面分付一切的人等，不准多走；今天是王爺的貴人降香，祇命他的四個小徒弟進來念佛。另外的和尚，因為佛事太忙，成日價的沒有睡過一回足覺，聽得這話，巴不得的各去尋他們的好夢了。他將大殿前面的錦幔緊緊的拉起。念到三更時分，他便命四個小和尚，四個丫頭，一齊退出去，揚言娘娘求籤，閒人不能在此。他們退出去之後，道慧便對她笑道：娘娘請去求籤罷。曹貴人隨着他一逕走到大佛像後面的軟墊子上，一把將她往懷中一摟，就接了一個吻。她也不聲張。道慧悄悄的說道：娘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娘！可憐小僧罷！他嗤的一笑，也沒答話。他大膽將她一抱，往墊子上面一按，解了下水，上面做了一個呂字，下面便狂浪起來。他兩個各遂心願，如魚得水，一直弄到東方既白，才算雲收雨散。道慧緊緊的將她抱着，說道：心肝！我爲你費盡了心思，今天方才到手，但不知你究竟對我同情嗎？她笑道：不知怎樣，我自從看見你之後，就像魂靈不在身上的一樣。鎮日價的就將你橫在心裏，這也許是天緣巧合吧！道慧下死勁在她的粉臉上吻了又吻，說道：你在這裏，一轉眼七天過去，下次恐怕沒有機會再來圖樂了。她笑道：那個糊塗蟲，懂得什麼？我要來就來了。二人一直到紅日已升，才從裏面出來，便將丫頭們喊了進來。道慧說道：娘的籤已經求過了，現在身體困倦，你們伏侍娘娘到東邊的靜室裏去安息罷。丫頭連忙答應，扶着她竟向東邊靜室裏去休息了，暫按不表。此番劉英謀爲不軌，早被一個人看破情形。你道是誰，就是行城縣令燕廣。他知道劉英就要發兵，鎮日價長嗟短嘆，無計可施。他的夫人谷琦向他問道：你這兩天爲着什麼事，這樣悶悶的不樂？他便將劉英謀反的情形對她說了一遍。她不禁勃然大怒，便對燕廣道：我去修書與你詣闕告變去。這正是：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回 借劍殺人宮中施毒計 含沙射影枕上進讒言

二七四

祇爲藩王謀不軌，  
却教巾幗壓鬚眉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淑兒瑪麗，俱是有藝有色者，一旦同事一夫，不爭寵奪夕，豈可多得乎？首段微表淑兒懷醋意，後聞蔡諳數語，卽釋前嫌，否則將成一妬婦矣。明帝見經未解，可見佛經玄深，不易領會也。劉英一糊塗鬼耳，溺於迷信，終蹈殺身之禍，吾知世之抱佛脚者，可以醒矣！

## 第九十回 借劍殺人宮中施毒計 含沙射影枕上進讒言

却說燕廣聽得他的夫人的話，滿心歡喜道：賢妻能助我一臂之力，那就好極了！谷琦忙道：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何況此等謀爲不軌的逆臣呢？她說罷，磨墨拂几，鋪下雪浪箋，不一刻，洋洋灑灑，立成千言。她用外套封好，對廣燕說道：我們既去告發他們，料想他和我們必不甘休的。此地也難住了，不如妾身和你一同長安去罷！燕廣大喜道：是極是極！我也是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這樣的想事不宜遲，今晚就走。谷琦道：我們就是晚上動身，也不能明顯形迹的。他兩個打定了主意，等到天晚，收拾細軟，騰雲價的直向長安而來。一路無話；到了長安，即行詣闕告變，彈劾楚王劉英，說他與王平顏忠等，造作圖書，謀爲不軌等語。明帝得書，發交有司查覆。有司派員查明，當即覆奏上去，略稱楚王劉英招集奸猾，捏造圖讖，擅置諸侯王公二千石，大逆不道，應處死刑。明帝總算格外施恩，祇將劉英的王爵奪去，徙居丹陽涇縣，又賜湯沐邑五百戶，遣大鴻臚持節護送，使樂人奴婢妓士鼓吹送行。劉英仍得高車怒馬，帶領衛士，遷到丹徒涇縣；不過那個心愛的人兒，却隨道慧逃得不知去向了。至於那一班同謀的王平顏忠等，均先後入獄，且待慢表。再說劉英到涇縣之後，那一種野心仍然一分沒有改去，還是聚衆造謠，妄想吞奪漢室的江山。不料事機不密，早有人去報與大司徒虞延。誰知虞延以爲劉英係天潢宮戚，未敢遽爾上疏。隔了數日，仍由燕廣上奏。明帝大怒，便召虞延上朝，切實申斥。虞延惶恐無地，深怕明帝誅及九族，不如自盡了罷。他回到府中，吞金自盡。這事傳到劉英的耳朵裏，驚懼萬分，暗想：大司徒尙且這樣，我還想活麼？他也服毒而亡。明帝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九十回 借劍殺人宮中施毒計 含沙射影枕上進讒言

一七六

聞報，一面命將劉英按禮葬祭，一面抄查。錦衣尉奉命前往，隔了一月，回來交旨，獻上劉英親筆寫的一本冊子。明帝細細一看，不禁天顏震怒，忙將交與軍馬司，命照冊拘拿。原來那本冊子，是劉英在日親自寫的，上面俱有名人巨卿的名子。但是他寫這本冊子，究竟是什麼用意呢？小子的鄙見，他不過欽慕衆名人巨卿，想他們扶助，成其大事罷了。可是這班名人巨卿，是否認得劉英，與劉英究竟有往來沒有，我可說一句，連認得還不認得呢。軍馬司得了聖旨，便按着冊子去挨次拘拿下獄；未到三天，竟拘禁有五千餘人。三台嚴加詢問，可憐那些名人巨卿，無辜的陡然蒙此不白之冤，誰也不肯承認和劉英通同作弊的。淹留日久，審問得毫無頭緒，三台官也未免着了忙，慘毒的五刑，只好拿來施用了。這樣的一來，將那些無辜的貴卿，害得皮膚潰爛，大半致死。有些未曾死的，奄奄一息，終無異詞。日又一日，仍然毫無頭緒，將京都內外的大小官員，弄得人人自危，如坐針氈上一樣。這事馬皇后知道了，便勸明帝從寬發落。明帝說道：梓童！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須知這些俱是劉英的黨羽，若不趁此將他們剷除，將來爲害定然不小呢。馬皇后對明帝又勸道：妾幼閱經史，殊未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見有五千餘人同時入獄的；縱有一二不肖之徒，與劉英謀爲不軌，也是意中事，但是如許名人貴卿，萬歲久知肝膽，難道他們一個個俱變了心麼？<sup>？</sup>依妾的愚見，請萬歲親幸洛陽，理直一趨，方可令無辜的得見天日，便是死了也就瞑目了。明帝聽馬娘娘這番話，不禁大動惻隱之心，便於次日親幸洛陽，開獄大審，理出未死者一千八百餘人。那時正當天旱，誰知連夜卽逼降甘霖。明帝大爲動容，便越發從寬發落，於是多半赦免復職，祇有王平顏忠二人，鐵案已定，而且爲謀叛的渠魁，罪無可道，命斬首示衆。明帝將獄事理直清楚，便轉駕回京。這一來，萬民的信仰，登時又增加幾倍了。從此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康，略泛泛眼已到永平十八年的八月間了。有一日早朝以後，明帝忽然患病不起；未到十天，竟在東宮前殿御駕告崩。羣臣以馬娘娘沒有生育，祇得將賈貴人所生的劉烜，扶登正位，是爲章帝。奉葬先帝於節陵，廟名顯宗，諡曰孝明皇帝。尊馬娘娘爲太后，遷太尉趙熹爲太傅，司空牟融爲太尉，調蜀郡太守第五倫升補司空。到了建初二年，將泚陽公主所生二女，選入宮中，册封爲貴人。原來這泚陽公主乃東海王劉彊的女兒，嫁與安豐侯竇勳，所以小子向後就要稱爲大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回 借劍殺人宮中施毒計 含沙射影枕上進讒言

一七八

寶小寶了。但是她們姐妹兩個，生得本來是傾國傾城，風鬟霧鬢，又兼那一雙攝魂的秋水，舉動可人。不要說章帝是個風流天子，見了愛得不可形容；即是隨便何人，見了這種的天生尤物，都要說一句我見猶憐呢。但是自從她們姐妹入宮以後，真個是品冠羣芳，百花無色。誰知她們雖然得寵專夕，可是秀而不實，却未宜男，倒是宋貴人反得一子，取名爲慶。章帝急欲立儲，遂將慶立爲太子。這事大寶小寶心中，大不滿意，暗自商議道：如今萬歲已經將那宋貴人的兒子，立爲太子，眼見這正宮的一把交椅，還不是那個賤人穩坐了去麼？小寶道：可不是麼？如今急急要想出一條妙計來，籠絡萬歲的心，將這皇后的位置，先奪了過來，以後再慢慢的施展手段，將這條孽根剷除，你道如何？大寶點頭稱是。至此她們各展媚惑手腕來迷溺章帝。尤其是大寶極意逢迎，百般溫存，將一個章帝顛倒得神昏志迷，百依百順。到了第二年的三月間，不幸馬太后也崩駕了。章帝越發放蕩無忌，鎮日與大小二寶胡纏瞎混，一些兒也不問政事。大寶見機會已到，便在章帝面前撒嬌撒痴的一回。章帝那知就理，便毅然冊立大寶爲萬民之母了。小寶留在靜穆宮同樣的受寵，不過名目上稍欠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一點罷。這時六宮專寵的竇娘娘，大權到手，真是如虎添翼，爲所欲爲了。有一天，趁章帝早朝的時候，便將小竇召進宮來，共同商議，剷除宋貴人母子的方法。小竇首先說道：現在你的大權已經到手，要怎麼，便怎麼，還愁什麼呢？竇娘娘搖手說道：賢妹！這句話太沒有見地，須知萬歲既然冊立她的兒子爲太子，可見與她的感情諒非淺鮮了。如今我忽然在他的面前，說她的壞話，萬歲一定是不肯相信的，不獨不能剷除她，恐怕與自己也有些不利呢！小竇聽得這番話，沉吟了片晌，然後說道：我想要剷除，就要剷除，千萬不能再緩了！萬一那賤人在萬歲的面前，進了我們的讒言，那就不對了。我們失了寵，你這皇后的位置，恐怕也要發生變化了！竇娘娘聽罷，蛾眉緊簇，一籌莫展，停了一會，開口說道：你的話，何常不是？無奈那個賤人，無疵可尋，這倒是第一層不容易下手之處。小竇笑道：只要將良心昧起來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呢？竇娘娘點頭道是。小竇又道：要想去尋她的短處，非要先派一個人，在她那裏刺探究竟，一得憑證，便好下手了。竇娘娘笑道：現在的人心難測，除了你我姐妹，更有誰人是我們的心腹呢？若是派錯了人，走漏風聲，如何是好？小竇聽了，也費躊躇，又停了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回 借劍殺人宮中施毒計 含沙射影枕上辨讒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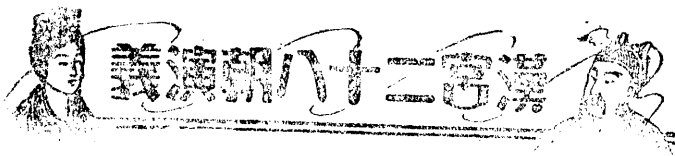
一八〇

半天，猛的跳起來，對竇娘娘笑道：有了有了，我這條計，包管百發百中！定教那賤人死無葬身之地！竇娘娘忙問道：是什麼妙計？她不慌不忙的對她說道：現在那賤人不是生著病麼？竇娘娘點頭笑道：是的。她道：京裏不是有許多的太醫麼？明天假傳一道旨意，將那吳化召來，教兩個小宮女，將他引到她的宮中；一面教萬歲去探探她的病勢，那時碰了頭，豈不是要起疑惑麼？只要萬歲起了疑心，這事便好着手辦了。竇娘娘拍手道：絕好！就是這樣的辦法；但是召太醫，還是在晚上的好，容易惹起萬歲的疑心。小竇道：當然是晚上。她兩個正自商議，忽然有個宮女進來報道：萬歲回來了！竇娘娘帶着小竇一齊出來迎接。章帝見她們一對姐妹雙雙出來接駕，不禁滿面春風，忙一彎腰伸出兩手，將她們姐妹兩個從地下撿了起來，笑道：下次見孤，用不着這些俗禮了，一概可以從免。竇娘娘謝恩答道：這雖是萬歲的天恩；但是宮闈之內，如果不按禮施行，何能壓伏衆人呢？章帝笑道：娘娘這話，十分有理；但是孤家的意思，並不是要一律免禮的。說着，她們忙將章帝扶進宮中，分位就坐。章帝笑嘻嘻的向小竇說道：愛卿！今天甚麼風吹到這裏來的？你的姐姐常常要到你那邊去，爭奈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宮內的閒事太多，所以總未能得一些空子。孤家前天已經對你說過了，這幾天孤家身體不大好，所以也沒有到你那裏，心中很是抱歉，正要過去，向你告罪，不想你竟來了。孤王順便對你說，省得你又要誤會。小寶聽得這番話，雙頰緋紅，斜乜着星眼，向章帝一瞧，展開宮袖，掩口笑道：萬歲爺不用這樣的客氣罷；我們這些人，那裏能當得起你去告罪，不要折殺賊妾了。我今天聽說萬歲的龍體欠安，特地前來拜望的。章帝聽了，便情不自禁的將她摟到懷中，捧着粉頰，吻了幾吻，笑道：想不到愛妃竟有這樣好心，無怪孤王將你當着心肝兒看待了。她微微的笑着，萬歲爺！請尊重一些！被宮女們看見，像個什麼樣子呢！章帝笑着夫婦恩愛，人之大倫，誰敢來說孤家的不是呢？這時寶娘娘早將宮袖一展，一班宮女早就退出去了。她對章帝笑着，萬歲！你用不着去聽她花言巧語的了，你知道她今天來做什麼的呢？章帝笑着，還問怎的？她方才不是說過了嗎？她今天來拜望孤家的。她笑着，不是不是；她見萬歲這幾天沒有到她那裏，她今天是來尋萬歲責問的，請萬歲就去罷，不要將她的姓子嘔起，大興問罪之師；那樣一來，連我還不得過身呢！小寶倒在章帝的懷裏，仰起粉脖，



對章帝笑道：萬歲爺聽見麼？還虧他是一位皇皇的國母呢！這兩句話，就像她說的麼？你不問我，却要和她交涉了。章帝笑道：好在你們是姐妹，她拿你開心取笑，也不要緊；你拿她開心取笑，也沒有關係。自古道：清官難斷家裏事；我雖然是個九五之尊，但是你們的事情，我却不敢干預的。小寶笑道：我曉得了，用不着萬歲爺再說了，這無非是萬歲爺怕她。說到這裏，掩着嘴，眼看着大寶，只是吃吃的笑個不止。寶娘笑着問道：怕什麼？快些說出來！她笑道：用不着說了，萬歲是個明白人，說出來反覺不大好聽，不如不說罷。寶后一疊疊的催道：他明白，我不明白，務要你說出來！如果不說，光向萬歲爺說，我可要將我的威風擺出來了。章帝笑道：那可使不得；孤王替她說了罷，千怕萬怕，大不過怕老婆罷了。大家戲謔了一陣子，小寶便告辭走了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小寶便命一個心腹的內監，去請吳化；不一會，果然請到宮中。小寶便命兩個小宮女，將他送到宋貴人的宮中。宋貴人的病已經好了，正坐在窗前觀看經史，瞥見外面一個宮女進來報道：吳太醫來了。宋貴人還只當是萬歲的旨意，教他來的呢，忙命宮女，請她進來。宋貴人便向他問道：太醫！今天來有什麼事的？吳化被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她這一問，倒弄得不知其所以，訕訕的答道：萬歲爺的旨意，着微臣來替娘娘診視的。宋貴人不覺詫異的說道：我不過前天偶然感着一點風寒，原沒有什麼要緊，昨天就好了，現在用不着診視了。吳化聽了答道：這是萬歲的旨意，教微臣來的；但是娘娘貴恙之後，也要加些調理才是。宋貴人接着說道：好好的一個人，又何苦去尋藥石來吃？做什麼呢？不表他們在這裏談話，再說小寶將吳化送去之後，又着人去到寶娘娘那裏報信。她得着這個消息，趕緊對章帝說道：萬歲前天臣妾聽說宋妹妹的身體欠安，現在不知好一些麼？章帝忙問道：她難道生病了麼？寶娘娘答道：正是呀！我請萬歲還是去望望她，究竟是什麼病也該去請一個太醫來診視診視，才好呢！章帝忙道：是極是極；還是娘娘想得到，我倒將她忘記了！前天有一個宮女，曾對我說起，不料孤家竟未留心；今天難得你題起，我便望望她罷。他說罷，便起身逕向淑德宮而來。他一個人走進去，瞥見宋貴人的對面坐着一個男子，不禁一怔；忙走進來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吳化，不禁頓起疑雲。宋貴人見他進來，慌忙站起接駕。吳化隨後俯伏地下，奏道：微臣奉旨前來，娘娘的玉體，已經大安了，不須再用藥石了，請旨定奪！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章帝聽了這話，不禁十分詫異，暗道：這話從何說起！我幾時有旨意傳他呢！章帝想到這裏，猛的省悟，暗道：這個賤人，竟做出這樣事來，好好好！他想到想這裏，也不答話，忙喚道：武士何在？話猶未了，早擁進許多武士。章帝忙命將吳化拿下。一羣武士，如虎撲羊羔般的就地將吳化抓起就走。慌得吳化滿口呼冤，向章帝呼道：萬歲爺！臣有何罪，請示明白，微臣就是死也瞑目了。章帝忙命掌嘴。不由分說，他的兩頰上，劈劈拍拍的早打了幾下子。章帝又命將宋貴人囚入冷宮，聽候發落。衆內監不敢怠慢，登時將宋貴人禁入冷宮。可憐一位極賢德的宋貴人，到了現在，還不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一回事，將她囚入冷宮呢！但是一點也不怨恨章帝昏暴，自嘆自己命苦罷了。目下暫且將她攔起，再說吳化囚入天牢，約在明日午時三刻，就要處以極刑了。這個消息傳到衆大臣的耳朵裏，沒有一個不大爲駭異，均衆口異詞，莫衷一是。到了第二天的早朝，衆大臣挨次上本保奏。章帝一概不准。這時却惱動了大司空第五倫越班出來，俯伏金階，奏道：臣聞盜賊處以極刑，當亦有證據；今太醫吳化身犯何罪，陛下未曾宣佈，便欲施以極刑，豈不令天下之士有異議麼？微臣冒死上瀆天顏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無論如何，總請萬歲將吳化的罪狀，先行露佈，然後殺之未晚。章帝忙道：「這事孤家自有道理，請卿家不要多問。」第五倫又俯伏奏道：「這並非是微臣多事，不過先帝曾有遺言：賞罰務明，功罪必佈。現在萬歲這樣的做去，豈不令朝中人人自危，而且失萬民的崇仰麼？」章帝也沒話可說，停了半天，才開口說道：「他未得孤家的旨意，擅自進宮，這罪還可赦麼？」第五倫奏道：「吳化乃先帝的遺臣，一舉一動，未曾稍失禮儀；難道他未曾奉旨，竟敢擅自闖入內宮了麼？」我想這事，定有冤情，還請陛下詳察究竟，然後再治罪不遲。章帝聽得，便覺這話也很有理，便將賜死的旨意收回。不想竇娘娘在簾後聽得第五倫這番的辨論，竟將吳化死罪赦掉，她不禁暗暗的懷恨道：「頗耐這個匹夫，他竟來和我作對了。好好管教你認得我的手段便了。」不說她暗自發恨，再說章帝龍袖一拂，捲簾退朝，和竇娘娘一空向坤儀宮而來。半路上有人報道：「宋貴人服毒身亡。」章帝聽說這話，一點也不悲感，氣冲冲說道：「她死了便死了，要你們這班狗頭來大驚小怪的做什麼呢？」那些內侍臣嚇得俯伏地下，頭也不敢擡，等聖駕走過去，才從地下爬起來，抱頭鼠竄的走了。可是竇娘娘聽說宋貴人已死，真個是化子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九十回 借劍殺人宮中施擲計 含沙射影枕下擲遺言

一八六

拾黃金，說不出來的歡喜。到了晚上，章帝自然是在她的宮裏。晚膳已畢，章帝因爲多吃了幾盃酒，又因爲是病後，那個老調兒許多時未弄了，便來不及的和她同入羅幃，一場慶戰。等到雲收雨散之後，她便假着粉臉，對章帝輕啓朱唇，說出一番話來。這正是：

蕩婦陰謀信可畏，

巫姬長舌實非虛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分回解。

明帝生平第一大失，卽楚獄也。袞袞諸公，未免冤屈。馬后能力諫得赦，殊屬難能。本回描寫章帝之昏暴，竇后之淫毒，第五倫之氣節，各有不同。用筆若分水犀，鋒利無匹。至若二竇於宮中戲謔，殊失后妃之身分。由此觀之，可見漢宮之坤範，已淪沒於無何有之鄉矣！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4156B



